

春 雷
LEI CHUN



15.00

春 雷

(东亭人民公社史)

东亭人民公社社史編委会編

*

江苏省书刊出版营业許可証出〇〇四号

江 蘇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南 京 湖 南 路 十 一 号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耗1/32 印張 4 7/8 字數 92,000

一九六〇年二月第一版 一九六〇年二月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

目 录

- 錫东人民的儿子陈凤威.....(1)
- 敌后游击队.....(15)
- 土地还家.....(33)
- 許紀林落网記.....(43)
- 倪雪梅的婚事.....(48)
- 光荣媽媽.....(56)
- 春雷.....(62)
- 三叉路口.....(81)
- 风波.....(94)
- 服輸.....(102)
- 一场舌战.....(105)
- 沸騰的一天.....(110)
- 她被孩子們吸引住了.....(113)
- 下岸食堂.....(117)
- 她笑了.....(121)
- 吃飯不要錢以后.....(125)
- 忘我劳动的白衣战士.....(129)
- 陈家庄的今昔.....(131)
- 白手起家办起“三土厂”.....(135)
- 蚕桑大队.....(139)

在錫北运河工地上.....	(144)
和好.....	(147)
編后記.....	(151)

錫东人民的儿子陈凤威

陈凤威同志一九〇七年生于仓下(东亭)一个中等地主家庭,早年丧母,父亲对他也不怎么关心。这倒是好事情,使他很少受本阶级思想的影响,童年时代,他常和穷苦的孩子在一起玩。並有好几次瞒了家中,将錢給他們,甚至有一次将自己身上的衣服也脫下来送給了一个沒有褲子穿的孩子。

在学生时代,他有強烈的正义感。对现状憤懣极了。常偷偷地閱讀进步書报,好打抱不平,有一次險些鬧得被开除。

一九二五年夏,他在无錫工商业中学校毕业了,这时正当国共合作,大革命漸趋高潮。工人、农民和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使他一直孕育在心內的进步思想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郁积着的憤慨,怀抱着的理想,使他很快就卷入了这场历史的风暴里去了。

一九二六年北伐軍进兵长江流域,革命运动更为高涨起来了。凤威同志就在这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並在团內担任宣传工作。

一九二七年凤威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为了自己的信仰不屈不挠的光輝战斗了一生,成了党和人民的忠实儿子。

“四一二”政变后，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斗争。他奉党的命令回到了家乡，表面上做小学教师，暗底下鼓吹革命，进行各种革命活动。锡东农民运动就在他的直接领导与组织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抗战爆发了。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沪宁沿线沦陷。凤威同志即和张卓如同志等在仓下地区建立了一支“民众保卫队”，后发展为“四乡联防”与日寇和汉奸进行了艰苦和残酷的斗争。

一九三九年，凤威同志领导的这支活跃在澄、锡、虞三角地区的地方武装成了首先接应“江抗”第一次东进的一股强大力量。后来这支武装被改为“江抗”独立第三支队。凤威同志任参谋长兼“江抗”驻锡办事处主任。

“江抗”才散后，他又奉党的命令组织了一支精悍的地方武装——“江抗”独立支队，他任支队长。又开辟了当地敌后抗战局面。

一九四〇年“江抗”二次东进，沪宁铁路东线全为我军控制，他又任澄、锡、虞总办事处秘书长。

一九四一年我军奉命北撤，这支队伍也随军西下，以后曾辗转苏北，为人民立下了不朽功勋。凤威同志因工作需要，被留下坚持敌后工作，并且又建立了一支小型的地方武装，神出鬼没地活跃在敌人的心脏地区，使敌人没有一天不感到胆战心惊。

一九四二年，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有一次在日寇大举“清乡”和“扫荡”下，凤威同志和那支小部队被敌人包围了，当时敌我力量悬殊过大，在突围中凤威同志不幸牺牲了。

凤威同志的一生，是光輝战斗的一生。他的血並沒有白流，他永远活在东亭人民的心目中。人們經常追忆着他那些可歌可泣的事迹来表示对他的怀念和崇敬；人們也常以叙說凤威同志的伟业作为驕傲。

堵 家 弄 事 件

一九二七年，混入革命队伍的流氓——蔣介石終于高举屠刀，叛变革命，一手制造了“四·一二”事件。从此，白色恐怖籠罩了蔣管区的每一寸土地，我党的組織不断地遭到摧殘。同年十二月十二日，武、錫、澄、虞党的联络总机关——堵家弄也受到了敌人的包围。那天，凤威同志为了研究今后开展农民运动的問題，而准备在这里召开党、团代表會議。不幸这消息为国民党特务机关获悉，出动了百余名軍警和便衣特务，开出了几輛黑色的警車，在那天下午包围了堵家弄。

这时，代表們还未来到，只有几个领导同志在这里开会研究这次會議有关事項。凤威同志因要小便而中途离会，他走进弄底廁所，偶一回首，见二个軍警从弄口处走入。他见事情不妙，暗想：“糟了，通知里面同志已来不及了，待会儿还将有不少同志来到这里……”不能，要赶快通知他們别到这里来自投罗网。情况不允許多考虑了，他鎮靜地装作边系褲子边和軍警摩肩而走过，从容地走出弄外。

街上的人如散了窝的黄蜂，乱透了。他混入人羣，遇见同志或找到了城内还不很“紅”的代表，即暗示以眼色，一起避到僻静处低声告訴他們赶忙去布防到四城要道上，阻止代表入

城，以免遭毒手，並約他們在城郊某地會談。

反動軍警從四面沖進堵家弄，當夏霖（省巡視員）和喬心泉（共青團中央委員）等同志發覺時，想突圍已經遲了，在場的同志當時都被捕了。

敵人因沒有捕到代表，羞成怒，竟不惜工本，宣布全城戒嚴，傾出全城軍警，從坑棚搜到僻弄，從住戶查到店家，大肆逮捕進步人士。鬧得全城風雨，人心惶惶的，這樣瘋狂了三、四天，才逐漸平息下去。

反動派真是殺紅了眼，在出事後的第三天，無錫四個城門上都掛滿了血淋淋的人頭。夏霖和喬心泉等同志也堅貞不屈地犧牲了。

可是，血腥的鎮壓並不能阻攔革命的怒潮，晚上在城外一座古廟里，鳳威和代表同志們在悲憤中研究着目前形勢和今後工作方針。最後鳳威同志揮動着右臂，低沉而激昂地說：“同志們！咬緊牙關，沖破白色的恐怖，到農村中去，堅持革命。”

是的，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廣大農村里，革命的大風暴到來了。

農民協會成立了

鳳威同志回到了自己的家鄉。

他公開的職業是小學教師，暗地里却和錫東的一些革命幹部一起進行革命的宣傳組織工作，準備掀起一個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

這時，中國廣大農村已瀕於破產了，全國三億多農業人口

在飢餓和死亡綫上掙扎。

东亭虽处在太湖之滨，享有“魚米之乡”的称号，情况也是一样。农民飽受着：“租、稅、兵、匪”的迫害。有时，再加上天災人禍的折磨，更是使农民在政治上、經濟上陷于絕境。可是，昏庸的“刮民党”哪里顧人民的死活呢？一味“加稅增捐”单捐一項就有水利、自治、戶籍等十数种，正如农民說的“民国万稅”。

呈现在凤威同志面前的是一幅悲慘的景象。这使他为羣众謀幸福的願望燃烧的更熾烈起来。他利用一切机会和农民們交談，农民們从不了解他慢慢地到接近他，喜爱他，这样，他就連絡了六、七个积极分子，在仓下一带扩大革命宣传，講述农民受地主們剝削压迫的道理和鼓动农民們团結起来。

革命的种子在孕育成长，凤威同志的亲屬和村上的地主、土豪开始不安起来了。他們一面中伤他，說他是“下賤丕”、“疯子”；一面企图破坏他与农民的关系，在农民中挑拨說：“凤威自己家里有屋有田的，那会真心替穷人做事。”可是这些流言蜚語，造謠誹謗，无法摧毀这个地主階級的逆子貳道对革命事业的信心和勇气。他以儉朴的生活和对地主家庭的冷若冰霜的态度以及对农民的无限关怀，博得了农民們的信任。特別当凤威对大家說：“我家的租子随你們繳多少——最好呐，一粒也不要繳。”这固然使父亲恨之入骨。可是，农民們都說：“老陈，不用多說了，我們都跟你走。”

就这样，在一九二八年的春天，一个以仓下村为中心的，有五十几戶参加的农民协会成立了！一个有着无产階級政党領導的农民組織成立了！

打倒土豪地主！开展“二五减租”

在凤威等党员同志的领导下，农民运动波澜壮阔地开展起来了，阶级仇恨的烈火漫山遍野的燃烧起来了。

这烈火首先烧到仓下大地主秦昌成头上。

秦家田租特别苛重，而且逼得最紧。名为“四六成”（六成归地主），但加上平时送节礼、做杂差，实际要在七成以上。一般年成，农民缴了租就只能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每逢荒年，农民们只得卖家具，甚至卖儿鬻女来完租。谁敢抗租秦昌成就会叫在城里当警察局长的儿子派警察来抓人。农民们敢怒而不敢言，只有在背地里咒骂这个“秦阎王”。其他地主有时也效法他欺榨农民，所以农民协会决定首先向他开刀。

农民协会派了两位代表去和秦昌成交涉，提出要“二五”减租和荒歉年岁缴租折算办法。这个老奸巨滑的秦阎王竟破口大骂“穷鬼！土匪！瞎了眼睛，到我太岁头上来动土。”两位代表回来气愤地向凤威等汇报了这情况。凤威和几个积极分子研究了，一下决定行动起来，给点颜色他们看看。

一声霹靂平地响起来了，一场风暴刮起来了。

在一个晴朗的春天早晨，邻近几个村的会员聚合到仓下来了。仓下村农民除了一些自耕农外，其他不论是农会的和不是农会的都参加了。三百余人集合在打谷场上，他们手擎着纸旗，上面写着标语口号。陈凤威站在一张八仙桌上，用宏亮而坚定的声音，用那有力的手势，激昂地和大家讲着话。最后农民们高呼：“打倒地主官僚！打倒土豪劣绅！”“大家困

結起来！开展‘二五減租！’”階級仇恨的怒潮漫蓋了倉下村。

示威开始了，凤威領着斗志昂扬、声势浩大的羣众队伍边走边呼着口号，使那些地主土豪关紧門在家內瑟瑟发抖。愤怒的巨流一直冲向封建官僚的堡垒——秦昌成。秦家的两扇象黑棺材一样的門紧关着。

“哼！倒容易，关了門就沒事了嗎？”

人們几十年来积压在心头上的仇恨爆发起来了，一笔笔血淚賬今天要算一算了。大家齐声高呼着：“秦閻王！滾出来！”但，那屋里象死光了人一样，沒有一点音响。

羣众更愤怒了，用石子扔，用木棍撞。停了一会，才听见里面在声嘶力竭地喊“別——扔！我——开，我——开！……”。

秦昌成脸上象死人一样的蒼白。肥猪般的身子象在篩糠一般。他身后还站着两个长工。他尽量強制自己，假装鎮靜地說：“乡邻……們有話——好慢慢地講，唉！何必这样大来头！”接着对凤威气怜地說“你的父亲和我还是……”沒有說完就被凤威喝住了：“秦昌成，老实一些，廢話少講，你倒底答应不答应我們的条件！”羣众也附和着說：“对！賴不掉的。啥人是你的乡邻？哼！滾你的蛋吧！你吸了乡邻的血不夠，还要剝乡邻的皮！……”老奸巨猾的秦昌成見軟的不行，就想用硬的来吓唬大家。只見他八字胡一翹，兩眼閃出一道毒蛇般的兇光：“哼！事情鬧大啦，可沒有好处的呀……难道你們真的要造反找死嗎？”

羣众見他还要咬人，真是火上加油！大家气兇兇地向前直闖，高喊着“打死他，把他抓起来。”这一来，閻王現原形了，

象一具腐爛的死尸，癱瘓下來了。人們把他捆了个結实，还不解恨，有人干脆放了一把火将他房子也燒光了。

几千年压在农民头上的大石头翻掉了，大家高呼“农会万岁”凱旋而返。

通过这次斗争，仓下村一带所有的地主和土豪都吓坏了，有的见了农会会员直打躬作揖，有的干脆棄家逃到城里去了。

总之，第一次斗争胜利，使农民認識到团结起来的力量，認清了只有共产党才是他們的大恩人大救星，参加农会的人更多了，农民运动的范围和声势也越来越大了。

农民經常自动的把一些不法地主和劣紳扭送到农会来发落，使一般土豪恶棍也不敢露头。农会非但为穷人撑腰，而且还为穷人当家。如解决借貸和一些简单的刑事糾紛等，基本上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

农会就这样团结了农民，向封建势力进行着政治斗争和經濟斗争。

武装起来 抗日保家

最黑暗的时代还没过去，灾难深重的时代又到来了。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軍从上海方面包抄过来，整个沪宁沿綫在这时淪陷了。

全村人民在党的地下組織领导下，躲避到野外的地洞中去。可是离开村子没有多久就见村中冲出一股烟柱，特别是仓下村，不是一股股，而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火苗在往上窜，人們的心却在往下沉。有不少老人拚命的要冲出地洞，想回

家去救火，可是，这怎么行呐？只有眼睁睁的看着那火逐渐地象一只行兇后的野兽疲乏地躺下去了。

人們的眼都气紅了，牙齿咬得格格作响。当鬼子一走，人們就飞奔回家。这哪里还象村庄，浓烟呛得人气也透不过来。残余的火还象不死心的想一跳跳的往上窜。人們失魂落魄般地将火救灭了。可是数十年苦苦經營起来的房屋和家具，已化为灰烬，一年用血汗换来的稻谷也完了，人們想到今后的衣食无着的生活，不禁放声痛哭起来。一时间，哭声四起，惨不可言。那些血气方刚的青年，怎能熟視无睹，充耳不聞呢，没有一个不心如火焚的。这时倪仁裕首先就高声喊了起来：“豁出命来干吧，有骨气的就起来和鬼子拚！”这些青年人正象一只只暴怒的獅子，就不知如何行动。經这一說还有誰不願意？一致讚成。老年人也在旁鼓励：“好好干，为我們爭口气！”可是究竟怎样干呐，大家不約而同地想到了农会，想到了陈凤威。

倪仁裕領了几个积极分子找到了凤威同志。正好这时他也接到了上級党委指示，要他在这里組織人民进行敌后抗日斗争。现在見羣众情緒如此高涨就和他們几人研究后决定提出了“武装起来，抗日保家”的口号，並着手組織“民众防卫队”。

武器那里来呢？那倒好办。因历年来兵荒馬乱，遗落在乡間的枪械不少。特别是这一帶的“国軍”仓惶南窜时，丢下了大批軍用物資，不但有枪械彈藥連軍用水壶也有。

这样，一个有十六位青年組成的“民众防卫队”在仓下成立了。它象一盏明灯，使民众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党

还在他們身旁；它也象一把利劍，插在敵人心窩里。江南的反“清鄉、反掃蕩”的浴血戰鬥就這樣開始了。

破壞敵人交通網

一九三九年，錫東的抗日游擊區擴大了。當時陳鳳威同志所領導的“江抗”（江南抗日義勇軍）獨立三支隊，正和其他兄弟部隊一道挺進至蘇、昆、太、常地區，給敵偽頑軍以沉重的打擊。這時，敵人又大修公路，架設電話綫，企圖以分割游擊區，隨時“清鄉”，來達到消滅抗日力量的目的。為了堅持游擊區的鬥爭，粉碎敵人的陰謀，鳳威同志發出了响亮的號召：“行動起來，破壞敵人的交通網，為保衛自己的家鄉而鬥爭！”

八月初四這天傍晚，落日的余輝映照著大地，晚飯以後，錫東倉下、楊亭、關涇、長邨、查橋等鄉的數千農民行動起來了；他們扛著鐵鍬、鐵耜，有的拿著斧頭、鋸子，到鴨城橋集合以後，便一陣風似的朝公路奔去。

人們的腳剛踏上公路，鍬、耜就象雨點般的飛舞起來，隨著一塊塊飛濺起來的泥塊，一根根的電綫木到下去……這一切都進行得很有秩序。

躲在據點里的敵人，借著依稀可見的微光，看見黑壓壓的一大片人羣，心里直打寒顫：“那裏來的這許多人，莫非‘江抗’全部過來了？……”再听听那萬馬奔騰似的挖土鋸木聲時，日軍小隊長慌了：“啊呀！他們在掘公路了呀！”他抓過電話機大喊：“坂本！坂本！我是禾本，我是禾——本，趕快派兵來，共軍的很多，很多，在破壞公路……”但儘管禾本狂叫，耳機里還

是死一样的沉寂，气得老禾本把耳机一摔，疯狂似的跳着，大吼道：“冲出去！”五六十个鬼子在他逼迫下，放下吊桥，向外冲去。但刚走上吊桥，迎面射来一阵暴风似的子弹，好多鬼子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便一命归天了。没有死的也狗似的伏了下来，慌乱的开枪还击。禾本大吼着：“他妈的，新四军的有，冲出去！”可是有哪个敢动。就这样，鬼子被我们密集的子弹截住了去路，丧家狗似的逃到窝里去了。原来，这是我们的游击队卡住了敌人。

在吼山上，几十个妇女高举着火把，左右摇晃，几个武装同志高举着手榴弹，平端起枪，对准碉堡上，准备随时截击敌人。这边的敌人似乎比东亭的稍为“聪明”一点，没有敢出来。东亭的枪声、公路上的一切，早使他们吓破了胆。

周围的空气激烈的颤动着，断断续续的枪声嘶鸣着，四周村庄上的狗汪汪地直叫。时间已是深夜了。这时，陈凤威同志来查看工作的进展情况，只见公路上的人羣象一条乌龙似的在蠕动着，望不到头，也望不到尾。“铁当铁当”的垒土声，“气卡气卡”的锯电线的声音，电线干倒下时的声音，夹着人们“快点啊”“加油啊”的喊声……这一切汇合成一个巨大的声音，好象天崩地裂一般，震得敌人在碉堡内瑟瑟发抖。陈凤威同志看到这一切，也高兴的投入了战斗。

离开天亮只有几小时了，天一亮，大批鬼子就要出动，人们决定乘天亮前，把公路全部破坏掉。有的人手掌磨出了大血泡，黄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淌，但谁也顾不了这些，只是挥动胳膊一上一下的垒着、挖着，一筐筐的泥土直往公路旁边送

去，公路上到处出现了一个个深坑。有个青年打趣地说道：“这是埋鬼子的坑呀！鬼子們倒福气，我們替他挖好了，讓他现现成成的来睡觉。”另一个农民說道：“是啊！今晚要气死那些日本鬼子了。新四軍真有办法，把鬼子打得縮在烏龟壳里了。”人們七嘴八舌地說开了。一个乡干部提醒大家說：“別多說了，快点垒吧！”立刻說話声又沒有了，垒土声更响了。

电綫木成批地倒下来，电綫一捆捆的結了起来。拆桥的人們把桥面都掀到河里，公路上的一切都給破坏无遺。

天亮了，几千农民同志扛着鉄鍬、鉄耙……，迎着晨风，迎着光明，带着胜利的欢笑回去了。留在后面的是一条支离破碎的公路，象死蛇一样躺着。敌人分割游击区、消灭抗日力量的梦想再一次地破灭了。

壮烈的牺牲

一九四二年——抗战进行到第五年了。

这是最艰难最危险的时候，日寇看清了它的主要敌人是共产党后，就开始对国民党进行政治誘降，而集中了几乎全部兵力，进攻解放区、进攻抗日人民。

这时，包厚昌同志率領了一个連队，由苏北渡江，抵达了梅村地区，这更引起了敌人无比恐慌。因此，就拿出了全部老本，作孤注一擲。从五月份起（就是和有名的冀中“五一”大扫蕩同时）敌人更疯狂地进行反复“扫蕩”和高度“清乡”，但这些“法宝”和前几次一样，“江抗”在凤威同志領导下充分掌握了敌人的活动规律和情况，然后再用相互配合、声东击西、避实

就虛等战略方法，打得敌人晕头轉向，有时鬼子挨了打还不知道是怎样挨打的。

一次次的失敗，使敌人如发狂的野兽，急得暴跳如雷。后来，敌人就妄想用封鎖水陆交通来切断錫东、錫北、虞西和澄南的联系；并且还封鎖了和苏北联系。这样一来，江南反“清乡”斗争就进入了更艰苦的阶段了。

凤威同志在这种敌我力量极端悬殊的情况下，仍旧保持着鎮靜，清醒的头脑，及时地作出了果断的正确的决定来。现在，他又根据了这里多河的特点，以查家桥一带为中心用小船往来活动和相互联系，自己也亲临各地指揮工作。就这样，在那最艰苦的日子里，党的领导也没有一刻儿离开东亭人民，没有一刻离开江南人民。

可是，就在这年十月十四日中午，不幸的事发生了。

时间是深秋，田野已空蕩了，西北风夹着黄沙毫无遮拦地呼嘯着向前滚着。

在查家桥附近的顧巷浜口（即东經浜）有三只小船停在那里。其中有一条船上，陈凤威，张卓如和一个好容易渡过江来的負責干部，正在研究着党的指示。

可是被敌人嗅到了，日本鬼子和伪軍約有六十余人偷偷地从四面包围上来。当望风的同志发觉鳴枪报告已来不及了，鬼子哇哇地乱叫着，冲了上来。

敌我力量相差太大了，三条船上只有八位同志，一边还击一边突围。在突围时敌人就用密集的枪弹射击着，警卫員顧元泉同志和其他几位同志先后中弹牺牲。凤威同志也未能冲

上岸去，而壮烈牺牲在河内，时年是三十六岁。这次脱险的只有张卓如和陆甫泉俩同志。

凤威同志死了。他为了传布共产主义思想，为了消灭世界上的吸血鬼，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人们为了纪念他，将他的故乡仓下小学改为“凤威小学”，他的崇高的形象将永远活在东亭人民的心中。

安息吧！永垂不朽的凤威烈士！

敌后游击队

入党第一夜

一九四四年三月的一天，在陈家庄一間低矮的屋子里，陈阿狗、陈仁根等十位红光焕发的农民，以激动而兴奋的心情，参加由地下党领导人张卓如同志主持的入党宣誓仪式。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卓如同志讀一句，其他十个同志也跟着讀一句。“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屈，終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声音是低沉而有力，它彷彿可以推倒大山，吹走窗外的黑暗。宣誓完毕后，张卓如和他們一个个握手。当他握到最后一个人的手时，微微一笑說：“陈阿狗同志，在你入党的第一夜，党交給你一个艰巨的任务。”

“說吧，张县长，任何艰巨的任务我都不怕！”陈阿狗激动地說。他二十七岁，穿着一件破夹袄，尖尖的下巴衬着一对灵活的眼睛，一看就知道是个勇敢而机警的小伙子。

张卓如看着他，知道他为什么这样激动。陈阿狗出生在一个貧农家庭，那时，天天过着有了早餐沒有夜頓的日子。痛苦的童年生活使他变得沉默而倔强。十八岁那年，有一天，保长說要他家出壮丁費，年青的阿狗忍着气，連夜捕捉了几条魚，可是保长还說錢不够，这一来，阿狗可压不住一肚子火，頂了

保长几句。那知道这下子可闖了祸，第二天，保长带了几个“自卫团员”到陈家庄，陈阿狗获悉逃跑了。保长见他不在家，就把他家唯一的家产——鱼网撕破了。从此，他家的生活就更加困难了。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十一月江南淪陷。一天，日軍来到陈家庄，村上的妇女、小伙子都躲到西面的蘆葦蕩里。毫无人性的鬼子，在村上好淫烧杀，无所不为，陈阿狗的父亲也被打得血淋淋的不能动弹。傍晚的时候，陈阿狗回到烟火弥漫的村庄里，他看着这一切，心中似火烧一样，但没有流一滴眼淚，只是狠狠地喊道：“这是什么世道，难道穷人连条命也活不成了嗎？”

从此，他变得更加沉默了，常想：“如果能找到抗日打鬼子的队伍，我一定参加。”

一九四三年，新四軍开到陈家庄，在这里种下了革命的种子。陈阿狗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队伍。他和新四軍一道去破坏敌人的公路，他多次地完成了送信任务。一天夜里，张卓如和他在北大河边談了很長的时间，使他明白了許多道理，从那天起，他就下定决心要争取当一个共产党员。而这个願望在今天终于实现了，他怎能不激动？！

他們互相看了好几秒鐘，然后张卓如說：“陈阿狗同志，从今天起你的担子更加重了。”

“知道，只要是革命工作，即使牺牲，我还是愉快地去做！”

“革命是要流血的，但你一定要警惕，不要随便暴露自己，无謂的牺牲是不值得的。”张卓如說完，停了停，从口袋里

掏出一封信說：“把这封信交給繆南生，要机智，要完成任务。”

“是的，坚决完成任务，决不暴露自己。”

“祝你胜利。”他們紧紧地握着手。

当他們走出屋子时，已經是深夜十二点鐘了。

出色的通訊員

兇惡的敌人实行了“三光”政策，到处进行着“清乡”，形势十分紧张。阿狗的通訊工作，也就显得更艰巨了。凭着他的机智、勇敢，他不止一次地完成了任务。

一天晚上，张卓如同志又派他送信給繆南生同志。他接受了任务回到家里，照例找一把伞，把信塞在伞柄里，又用烂泥把伞柄口封好。他走到床前，对妻子說：“家里沒有吃的，明天我想到姑母家吃素飯。”

第二天清早，陈阿狗打扮成一个吃素人的样子，夹着把伞走了出去。他一面走，一面哼着山歌，不时的四下看看。

“什么人？”突然从一棵大树背后跳出一个敌人来，叫着：“举起手来！”

阿狗一惊，但他很快鎮靜下来，他走过去，把伞放在地上。

“你是什么人？”敌人吼叫着。

“我是种田人，到亲戚家去吃素飯的。”

“你說慌，你是新四軍密探。”

阿狗明知他是威吓人，便道：“什么新四軍？我不知道。”

“你認識繆南生嗎？”敌人又問。阿狗一听，心想莫不是

繆南生出了事，但他很快地回答道：“我不知道。”

“搜！”那敌人在阿狗身上查了又查，查不出什么，但还不甘心，就把阿狗放在地上的伞拿起来，撑开来仔细看。

“我真的是吃素饭的。”阿狗说，“把伞给我吧，我还要跑很多路。”

敌人把伞看了又看，还是没有发现什么，就把伞往地上一擗，说：“滚开！”

陈阿狗拿起伞，压住心中的怒火，匆匆地走过去了。心想：“这些狗崽子，猖狂不了几天，总有一天会落在我们手中。”

他走到一个荒坟里。柏树在风中呼呼地响，他看了看四周，然后巧妙而又熟练地把信取出，塞在棺材里（这是秘密通讯站）。

又一次，他送信回来，在半路上被敌人捉住了。敌人把他狠狠打了一顿，但他一句话也没有说。那个敌人想：“不管他，送到指挥部去领赏，”就押着阿狗要走。这时阿狗心里想起了心思，怎么办呢？一定要想办法脱身！他想了一想，就从容地说：“好吧！我就跟你走。”

从哨岗到敌人指挥所有二、三里路，中间要经过一条河，那河中有一个芦苇塘，阿狗就想在那里脱身。

他们走着，为了避免敌人的怀疑，陈阿狗一会儿哼哼山歌，一会儿唸唸经，当他们走到那河边时，阿狗突然大叫起来：

“哎呀！肚子痛呀，肚子痛呀！”他双手捧着肚子，脸色一下子苍白得多了。

“快走！装什么蒜。”敌人踢了他一脚。他跌倒在地上，

呻吟着，不肯起来。

“先生，我肚子实在痛得很，让我拉一会屎吧。”那敌人四下看了看，东面是一条大河，西面是一片平原，逃不掉，就答应阿狗的要求。

阿狗走到敌人的背后，装着解裤子的样子，慢慢地移向河边。他拾起一块砖头，就向敌人掷去，趁敌人抬头看时，他窜到水里，一个猛子窜到芦苇里去了。芦苇很高，风把芦苇吹得摇摆不停，敌人恼怒地跺着脚，向河里开了两枪，又向芦苇里打了几枪，不见动静，只得拖着枪走了。一边走一边自语道：“唉，一笔奖金又逃掉了。”

阿狗等敌人走远，就穿过草塘游到对岸，踏着愉快的步子走回去了。

送“哥”到昆山

有一天，从苏北运来了许多地雷和手榴弹。倾导上决定把这批手榴弹、地雷分散开来，以防敌人发现。但把这些东西送到联络站，要通过敌人的哨岗。张卓如、钱廷君、陈阿狗和陈仁根等同志想出来一条妙计：他们把薯糠装在麻袋里，然后把手榴弹放在中间，要是碰到敌人盘问，就说这是买来的薯糠。就这样，他们把这批东西安全地送到了各个联络站。

当武工队得到这些武器后，更活跃起来了。在一个晚上，破坏了敌人从塘山到东亭一号桥的全部电线杆；又一个夜晚，几小时就缴获了杨亭敌工区的全部枪枝。敌人大为惊惶，以为我大队人马开到，马上调兵遣将，进行更加疯狂的清乡。形

势越来越紧张，地下同志的斗争也越来越艰苦了。白天他们不出来活动，藏在农民家里，在特殊的情况下，就藏到地下密室里去。如陈家庄的密室是做在一个浴锅灶堂里面的。灶堂门边放了些灰，从外面看，它确实象个普通的灶堂，可是里面的人却能看见外面的一切动静。这些密室造得很巧妙，但藏在里面的同志不能说一句话，咳嗽一声。而这时地下领导人之一钱宝华却偏偏害咳嗽病，而且一时不会好。在这样的情况下，领导上决定派陈阿狗同志送他到昆山。

六月里，天气很热，太阳好象一把火，在一只小船上，陈阿狗赤着膊，戴着一顶破笠帽，使力地摇着橹；在船篷里躺着钱宝华，船头里藏着两枝枪，这是以防万一的。

小船不断地向前行进，快接近新塘桥时，突然桥上的敌兵举起枪对准陈阿狗喊道：

“快靠岸，不靠岸要开枪啦！”

陈阿狗向船舱里投了一个眼色，意思叫钱宝华决定。

“靠拢，别惊慌。”宝华低声说。

船慢慢地靠岸了。宝华忽儿咳嗽，忽儿呻吟。那敌人跳上船东瞧瞧西嗅嗅，真象一只饿狼，他指着病人问阿狗：“他是谁？”“他是我的哥哥。有严重肺病，我摇他去治疗的。”

陈阿狗不慌不忙的说。立时，钱宝华咳得更厉害了，又夹着呻吟声，敌人看看船内空盪盪的没有一点东西可拿，再看看宝华，又怕肺病传染，便一只手掩着鼻子，一只手指着钱宝华问阿狗：

“他今年几岁？属什么？”

“我哥哥今年三十岁，屬龍；我今年二十八岁，屬馬。”

那敌人见他对答如流，再也不问什么，睬了睬脚跳上岸去了。

船晃悠悠地前进着，阿狗高兴得更出力地摇。中午过后的太阳炙得人发痛，可是陈阿狗並沒有感觉到，大粒的汗粒从他额上掉下来。

“我来摇，你去歇歇。”錢宝华說。

“不行，赶快去躺着。”阿狗回答着。这时从对面駛来一只船，錢宝华赶紧躺了下来。

发烫的河水拍打着船头，阿狗抬头望了望前方，心里有說不出的愉快。想到刚才的情景，不禁笑起来了。

“为什么笑？”宝华問。

“喔，哥哥快到昆山了。”

在 蘆 塘 里

革命的火种点燃了每个村庄，在党的领导下，到处建立了基干队，抗丁小组，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时，疯狂的敌人进行垂死的挣扎，遍地布满了碉堡，江面上也被封锁，张卓如等同志和江北失去了联系，生活更困难了。斗争也更残酷了。

一九四五年一月，叛徒邢其生經受不起这艰苦斗争的考驗，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逃走了。地下党组织的同志决定转移到北大河的蘆塘里。

这个荒蘆塘在北大河的中間。六月天，北大河水涨了，蘆

塘里的水没过膝盖。夜里，那里更成为蚊子的大本营，人走路的时候，脸上也会碰到蚊子，同志们又缺乏被服，六个人才能盖上一条被子，蚊子咬，又不能用手拍，只可以摸摸，因为弄出响声，可能会被敌人发现。但每一个革命同志，对这样的艰苦生活从不叫一声苦。

为了和这个恶劣环境作斗争，他们在芦苇塘里搭起了帐篷。这些帐篷搭的很巧妙：因为有水，他们就把板凳垫在水里，上面用木头铺好，然后再搭上篷帐。

在这当儿，陈阿狗家里的生活也很艰苦，但他把家里的被子和帐子都拿出来给同志们用。敌人到处在打听陈阿狗，企图捉住他，阿狗也总不回家。有天夜里，他因女儿生病，想回家看看，刚走到家里，自卫队来了。他穿过后门，一个猛子游到了对岸。

陈阿狗负责每天给芦苇塘里的同志送饭吃。一天夜里，刮着狂风大雨，陈阿狗同志划着小船送饭到芦苇里去，小船在波浪里颠簸着。他想到同志们一定饿坏了，而且今天是多么重要的消息要对他们说呀！想着，就加劲划着桨。

小船象箭一样在水面上滑过，当船靠近芦苇塘边的时候，他用篙子撩起倒伏的芦苇，前面是一道水沟，他把小船撑过去，然后让芦苇再倒伏下去，这样就不会被敌人发现线索。

帐篷里滴滴嗒嗒地漏着雨，每个人都淋得象落汤鸡一样，可是他们都愉快地坐在那里。在帐篷门前坐着张卓如和钱廷君，他们在讨论着什么事情，已忘却了外面在下着雨。

“噢！陈阿狗同志到现在还不来？”张卓如习惯地看了看

夜光表，已經十點鐘了。

“可能有特殊的情況。”

這時，突然聽到水響聲，他們探出頭來望，只見模模糊糊的一只小船向他們划來。

“是陳阿狗同志嗎？”張卓如、錢廷君異口同聲地問。

“是，你是張縣長嗎？”

“恩，你辛苦了！”

“革命還怕什麼吃苦，怕吃苦就不革命，再說你們才真辛苦呢！”陳阿狗高興地回答着，這時小船靠近篷帳了，他一躍就跳到篷帳里，然後把小船結好。

“外面有什麼情況？”張卓如握着他的手問。

陳阿狗高興地說：“同志們！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蘇聯幫助我們打日本了，日本人快要投降了；還有那個叛徒那其生，聽說在上海被一個地下黨的同志打死了！”

“同志們，日本人要投降了，勝利要來到了，在這勝利的前夕，我們要大干一番，讓敵人知道，共產黨還在他們周圍，隨時可以把他們摠死。”張卓如激動地說。

同志們頓時笑着噘開了，有的說：“這樣好了。”有的說：“可以和大軍會師了。”

“同志們，吃飯吧！”陳阿狗提醒大家。

由於興奮，他們都忘卻了飢餓，經他一提，倒覺得餓起來了。這次他們的晚飯吃得特別香。

就在這個漆黑的雨夜里，陳阿狗一船又一船地把同志們送到岸邊，他們去破壞敵人的工事。第二天，敵人大吃一驚，

公路桥被烧掉了，公路被破坏了。

每日每夜，陈阿狗装着换糖的、收租的和贩布的人出沒在城里和敌人窝里，出沒在荒涼的坟塚間和打魚的小船上。每当他累的时候，他就想起张卓如的話，想起他的媽媽，想起自己是共产党员，于是浑身力量又来了，他好似一只矫健的蒼鷹在党的领导下，迎着狂风暴雨向前飞去。

三 船 大 米

一九四五年六月的某日，在北塘河东边的一个漁村里，有一个老汉在村东头一棵大树底下，不时地抬起头向远处望望。

远远的，有个卖布的客人走过来。他头戴草帽，身穿一身深灰色紡綢短衫，身上扛着一捆布。一边走一边喊着：“卖布！”当他走到大树旁，老汉抬起头来，仔細把他打量一番，然后問道：“客人，花洋布多少錢一尺？是中等貨色嗎？”

“四毛錢一尺，还是新出品的呢？”

“客人，肯放賬嗎？”

“不，老大爷，我們做小生意的沒有那么大的本錢放賬。”

“那你跟我一同到家里去，再把錢付給你，順便喝口涼茶。”

“好，謝謝老大爷”卖布客人說完就跟着老汉走进村里。

原来这两个說話的都是我們的同志，上面的對話是他們联络的暗話。那卖布的叫陈仁根，东亭人。他在东亭打听到那里的敌伪軍正陸續开往无錫，最后一批走的有三只米船。他是特地来送信給张卓如同志的。

老汉带陈仁根同志走进一間屋子的內廂房，张卓如就在

这里。他和陈仁根握了握手，接过陈仁根手里的纸条，看完后笑着说：“你休息一会再和同志们一起去吧！”

张卓如同志立即通知大家紧急集合。大家正在吃饭，听到集合，丢下碗就跑。

后堂屋里，聚集着几十个雄赳赳气昂昂的游击队员，听着张卓如讲话。他穿着和队员们一样的粗蓝布短衫，瘦削的脸上戴着一付宽边眼镜，头发已经有两个月没有剃了，长得很长。他移过一张板凳，站在上面，拨了一下眼镜，手里捏着陈仁根同志刚才送来的信，用低沉的声音讲着：“同志们，陈仁根同志给我们送来一封非常重要的信。”接着他把信读给大家听。读完后，稍停一停，又向大家环视了一下，把声音提高了一点说：“同志们！现在粮食愈来愈紧张了。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独吞八年抗战的胜利果实，死死的控制粮食，企图扼死我们。不是吗？我们多少天来才吃到一顿饱饭，这里的人民也闹着没有米吃，可是反动派还疯狂地进行掠夺。因此，目前解决粮食问题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现在有三船大米送上门来了，我们不能放过这个好机会，决不能让敌人掠走！可是用什么办法把米从敌人那里夺回来呢？现在请大家想想办法。”

战士们听了都议论开了。有的说：“只要三个人就可以把米拿下来。”有的说：“干脆都去，来个绝对优势！”张卓如同志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后，决定组织三个队，每队十多个人，主要由第一队负责，其余两个队打埋伏以防万一。卓如同志和他们一一握手。当他握到陈仁根同志的手时，他严肃地问道：“老陈，任务能不能完成？”陈仁根坚毅地回答说：“首长，

相信我吧！一定能完成！”

第一队的十多个同志在陈仁根的帶領下，換上敵偽軍裝，帶着槍出了後門，直奔東亭，向北大河上追去。其他兩隊的同志也隨後出發，奔向預定的地方埋伏好。

在港西大橋的這邊，遠遠望去，有三隻滿載的運輸船。三個偽軍站在船頭上，一手拿着槍，一手拿着毛巾煩悶地擦着汗。他們看到敵人的情形後，閃在桑田的一旁，在短短的幾分鐘裏面，經過大略商量，又重新作了計劃，決定由陳仁根等六位同志先去。

他們重整軍裝，飞快地向前跑着。不到二十分鐘，他們就趕上了那三隻船，大聲喊道：“喂！ 伙計們，帶我們一起去好嗎？”偽軍一看是幾個趕得滿頭大汗的小兵，心想一定是掉隊的，便神氣活現的來個不理睬，對搖船的說：“搖快些！狗畜的再不搖，要你見閻王！”

陳仁根見這幾個偽軍如此驕橫，再也壓不住心中怒火，剎地一聲拔出手槍，大喊一聲：“不許動，繳槍不殺！”偽軍被這突如其來的一聲吓得慌了手，胡亂抓起槍，但已經來不及了，六支手槍對准了偽軍。

“把手舉起來！”偽軍顫抖地舉起了雙臂。接着陳仁根和氣地對船夫說：“把船靠上來。”船夫搖過几櫓，取下篙，迅速倒個几篙，船在岸邊停住了。陳仁根等馬上跳上船，收下槍，用繩子把三個偽軍反綁了手，塞在船倉裏。他們對船夫說：“不要怕，我們是新四軍。”船夫鬆了一口氣，忙問：“同志，你們現在把米運到什麼地方去？”

“运到柏木桥，你可以帮一下忙吧？”

“开船！”船夫一口答应，掉过船头用力地摇着橹。满满的三船大米，就这样从敌人手中夺来了。

智击瘦皮猴

东亭人民公社第六工区长大厦一带，解放前一直就是我党的革命根据地。在这里，我们的革命干部、新四军战士一批又一批的培养和成长起来，并且经常在这一带流动，进行着对敌斗争。因此这里过去就被人们称为革命的摇篮。

一九四五年日本鬼子投降后，我们的部队——新四军和大批干部，为了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服从上级的命令，开始北撤了，仅仅留下少数同志仍坚持在原地斗争。

一九四六年八月，长大厦小学由伪政府派来了一位校长——朱叶枫。他小小的个子，尖尖的下颚，高高的颧骨，活象一只瘦皮猴。

原来这个瘦皮猴是无锡惠山人，一贯不务正业，过去曾做过“忠义救国军”的税务工作。在职期间，依仗恶势力，专门敲詐勒索，无恶不作。曾经有个贩牛客人，在贩牛的中途碰上了他，他就借着收税的名义，挡路式的把贩牛客人剩下的一只牛钱全部劫去，急得贩牛客人无路可走，最后寻了死路。但瘦皮猴却用丧尽天良抢来的钱，终日花天酒地，吃、喝、嫖、赌。

瘦皮猴到长大厦来做校长，是有其政治目的的，他表面上是校长，但自己从来不上一节课，实际上是一个“三青团”的情报特派员，专门刺探我地下党的活动情况，专做一些危害人

民的勾当。

一九四七年上半年，他勾結了三区(安鎮、梅村、东亭)联防队长邢龙生，依靠联防队的势力，把革命同志的家屬抓去严刑拷打，从中进行敲詐勒索，逼得有的卖田卖地，有的妻离子散。

长大厦的倪洪生，在日本鬼子投降前曾参加过地下組織，这件事被瘦皮猢猻知道了，他就用小手枪威胁着把倪洪生押进了席祁的老爷殿(联防队临时工作地点)，胁迫他把参加新四軍的名单全部說出来。但倪洪生沒有供出任何一个革命同志。瘦皮猢猻沒法，就残酷地施用毒刑：吊、打、灌冷水、上老虎凳……，弄得他遍体鱗伤，最后还是典了当头，卖了家具，湊滿了五石米才算贖出来。

瘦皮猢猻还勾結关涇、长祁、仓下、杨亭四个伪乡长周燕生、闕仲华、諸穎东等举办“干訓班”，組織“自卫团”，迫令四乡青年集中訓練、並借故从中进行敲詐勒索，搜刮民脂民膏。

学期結束时，瘦皮猢猻提着手枪，帶了爪牙，拿了麻袋大秤，亲自上門，迫交学費。学生家长倪阿荣，因为交不出学費，被他打了两个耳光，同时还叫爪牙四处搜索，最后把他家中仅有的七、八升米也倒了去。

因此提起朱叶枫，当地的羣众很自然的会異口同声地詛咒他，发洩內心的憤恨，还为瘦皮猢猻編了一首打油詩：

朱叶枫，猢猻精，
欺騙哄吓样样能，
敲詐勒索件件精，

逼得羣众难生存，
有朝一日太阳出，
剥你皮来抽你筋。

当我地下党組織了解了这一情况后，便决定要收拾这只瘦皮糊猴，替人民除害。在一九四七年的四月十二日，杨亭有个綽号叫“棍子”的約賭，我党地下工作同志便趁此机会，通过当地羣众的关系，这天晚上把瘦皮糊猴“約”来認識一下。

晚上八时左右，杨亭的賭場里早就把场子安排好了。这边是三张桌子拚在一起的摊场，那边正中放着一张桌子，是牌九场。这时賭客三三两两的挤进来，賭場里开始熱鬧起来了。我們的地下工作同志也在这个时候混入了賭場。

賭博开始了，这边摊场里桌子周围挤滿了賭客，那边牌九场里同样也挤滿了人羣。正当这边在喊着：“千五龙橫，五元单甩白虎……”那边在喊着：“天門翼火龙，十元甩天門，五元上撇角……”一片嘈杂声的时候，突然有人高声喊着：“朱先生来了！”原来这是我們事先布置好的羣众伴同着朱叶枫来了，因此他一走进賭場，就有意識的高声喊着，以引起我們地下工作同志的注意。

当朱叶枫走进賭場时，有些賭客都出来讓坐。只见他：瘦小的个子，削尖的下顎，高聳起两块顴骨，肋下还夹着一支手枪，在摊台旁边的凳子上坐下了。这时我們地下工作的同志碰巧正面对着他，看得清清楚楚。目的达到了，我們的同志便离开了这里。

在一九四七年四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我党地下工作同志

錢廷君便悄悄地溜進了長大廈小學，暗伏在廚房里，等待着瘦皮獼猴的落網。

時鐘敲過十二點了，稀稀的星星在天空閃動，四周靜悄悄的。突然從遠處傳來了汪汪的犬吠聲，接着是些嘈雜的講話聲，原來是賭場散了，這是暗伏在廚房里的工作同志都在想：“該是時候了！”正當同志們把快慢機大小保險扳下時，瘦皮獼猴已到了學校門口，他連聲地喊着開門。這時暗伏在廚房里的同志，都在準備活捉他，誰料工友周玉銘出來開門時，走過廚房聽到里面有聲音，隨即大喊：“有賊！”這時錢廷君等還是不動聲色。瘦皮獼猴一聽里面有賊，還以為真的有賊，馬上大聲對周玉銘說：“快給我拿手槍來！在我的抽斗里，”周玉銘要回頭去拿手槍，却被同志們抓住了。他心里一慌就大喊一聲：“不好了！”瘦皮獼猴一聽苗頭不對，拔腳就逃。這時同志們已把校門打開，看見東南面一個黑影在奔跑，馬上砰砰地打了兩槍，沒有打中，這次給瘦皮獼猴僥倖的漏了網，逃到城里去了。

經過一個多月的時間，他聯絡了各方面的惡勢力，調來了一個中隊的偽保安隊，自己也隨着偽保安隊來到了長大廈小學。從此瘦皮獼猴更是變本加厲，橫行不法，對當地羣眾動不動就是擺手槍，領着偽保安隊胡作非為，給當地羣眾帶來了說不盡的災難。

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學期結束，瘦皮獼猴要調去外地。在一個烈日當空的中午，也是瘦皮獼猴臨走的一天，在長大廈碼頭旁邊靠上了一只大號班船，船老板和他的伙伴正在忙着替瘦

皮獼猴把敲詐得來的民脂民膏，一担又一担的裝上船。船頭上裝了一只滿滿的大米囤，船稍上裝滿了一袋袋的雜糧，黃豆、蚕豆、小麥。把整個船身壓得只剩着船舷露出水面。

這時在對岸的小木橋旁，一個戴着笠帽提着茶壺的農民把鋤頭橫在地上坐着休息，一面注視着船伙們把東西裝上船，一面留心着瘦皮獼猴來坐船。

下午一時左右，只見瘦皮獼猴腋下夾着公事包，神氣活潑的和他老婆一起押船來了。他倆走進了船艙，船老板才開始解纜起程，這時坐在對岸小木橋旁休息的農民也離開了這裡。原來那個農民是我黨的工作同志，他化裝後特地來為獼猴精“送行”的，生怕瘦皮獼猴走錯了路，不能回到“老家”。

船老板把櫓搖得“咕嚕、咕嚕”怪響的，一會兒船頭已哆哆嗦嗦進了擺渡口地方。正在這時，突然從橫浜里竄出一條划子，直向班船迎來。在這條划子靠近瘦皮獼猴班船的一剎那，早就有一個年青的小夥子跳上了瘦皮獼猴的船頭，把盒子槍對準了瘦皮獼猴，說聲：“不要動！”瘦皮獼猴頓時面孔失色，舉起雙手，一面顫抖着說：“不，——不，——不，動。”

在盒子槍的招呼下，我黨的工作同志，“請”瘦皮獼猴上岸談談。在談話過程中，瘦皮獼猴在人証、物証面前，低頭承認了自己的罪惡行為。

最後，錢廷君同志代表人民政府宣判了他的死刑，一聲槍響，結果了瘦皮獼猴的性命。

大 軍 南 下

一九四九年四月某日，這是一個風和日暖的日子，金光燦爛的太陽照在那綠色的田野上。游擊隊員陳阿狗、陳仁根今天感到特別高興，因為他們聽張卓如說今天大軍要來了，所以，天沒亮他們就起床了。一吃過早飯，他們就趕到東亭去迎接，到中午時分，大軍真的來了。這時，他們高興得不知怎樣才好，陳阿狗這個從來沒有流過眼淚的人，在今天也激動得流淚了。

人們和解放軍互相握手，大家問着好，到處聽到“同志你辛苦了。”“解放軍你們太辛苦了。”

從早晨到中午，從中午到晚上，他們跳着，喊着，忘記了疲勞，忘記了飢餓，忘記了嗓子的沙啞。

這時，張卓如站在一張凳上，還是戴着那副眼鏡，興奮地說：“同志們，鄉親們，勝利終於來到了，人們所盼望的幸福生活終於在今天開始了，我們要繼續發揚以前克服困難的精神，把我們祖國建設成爲一個繁榮的社會主義國家。”

是的，新的時代開始了，祖國，她正象東方初升的太陽，放出萬丈光芒。

土地还家

一九五〇年三月的一个傍晚，倪順裕从区上开完了关于土改工作的會議回来。

回到家后他把孩子往床上一甩就往村政府里去找工作队同志和乡干部一起商量起工作来了。自从在这里学习后，倪順裕不仅加深了对地主阶级的仇恨，而且从理論上弄懂了阶级斗争的道理。因此这几天劲头愈来愈足，笑容老是挂在脸上，好象飢餓疲劳也忘掉了。

晚饭后，大家紛紛的来了，虽然是夜里，但“东方紅……”的歌声仍荡漾在空中，他們深深的知道，现在大家要斗地主，分土地了，这怎么不使他們感到高兴呢。会场上剎那間挤得水洩不通，連从来不参加开会的老头子老太婆也来了。会场上激动的說話声和欢乐的笑声鬧哄哄的汇成一片。

順裕和几个干部又在一起研究了一下，看看人数已到齐了，就講起話来，大家一听见他的声音，一见他的笑脸就都靜下来了。他細致地把土改法向羣众解释，最后激动地說：“我們要伸冤报仇，现在正是时候了。大家回去好好地想一想我今天講的，对照一下我們村里那几家是符合地主条件的，你們吃过他們什么苦头等，把地主評出来后还要开斗争会呐！下面有

土改工作队的江明同志向大家說几句话，大家欢迎。”一陣热烈的掌声欢迎这位老同志。以前他一直在这里做地下工作，一九四〇年在大軍北撤的时候到江北去的，他对这里过去的情况很熟悉，所以领导上派他到这里来领导土改工作。

江明說：“老乡們！你們还認得我吗？”大家从他黢黑的、流露着朴实的微笑的脸上，一看就認得在四〇年前一直在这里的老江。白胡子陈老汉一见是他，便挤上前去激动地說：“老江，你又回来啦！”江明一看是过去自己常住在他家的陈老汉，迎上去握住他的手兴奋地說：“老大爷，回来啦。”大家看到他們重逢的情景，都被感动得流出了眼淚。江明同志又接下去說：“老乡們！我回来啦，又和大家在一起了，大家动起手来，把收集到的材料馬上告訴干部們。……”

这个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村庄——长大厦，曾經是党的地下革命根据地，这里的人民和地下工作同志建立了亲密的友誼，他們对革命事业也显示了很大的力量，如他們冒着生命危险为我軍送信、收集消息、掩护等。在那艰苦的战斗岁月里，党和羣众建立了魚水般的关系，党在羣众中撒下了革命的种子，如今已开出了大而美丽的鮮花，大家从几十年經歷中深深体会到，只有听毛主席的話，跟共产党走，一定能走上幸福的大道。

一个洶湧澎湃的土地改革运动，一场尖銳的階級斗争序幕揭开了。

“斗地主，分土地”的消息在羣众中传开了。

从开会那天起，地主諸杨氏就沒有睡过一个整夜的觉。他知道这次斗争不比以前，根据土改法的规定，准会評上地主，田要分掉，家具房屋也要分掉，他想，一定要想个办法来应付过去。他坐在床上，扳着鷄爪似的手指头，苦苦的思索着，淨肿的脸上掠过一絲奸笑。有了，第一仗就这么打，她得意忘形地高兴了一陣，这一夜虽然沒有全睡着，但总算合了一会眼。

在村办公室里很难找到順裕和所有的干部和工作队的同志，他們不是出沒在街坊，在貧僱农家里，就是在找人了解情况，开座談会，收集材料。經過半个月的調查研究，所需要的材料已基本上掌握住了，江明同志根据上級的指示，决定放手发动羣众，先做好土改工作的第一步——評定成份。事先，找了些受苦最深的人开了个小会，江明同志向大家說：“你們說說看，我們村上那个夠地主条件的？”“諸杨氏！”白胡子老汉說。“他犯了些什么恶？”江明同志問。“这！可多着呢。”一个三十多岁的人說。“就拿我來說，吃她的苦头就很多，一九四六年七月里，我向她借了三百元錢，年关未到就来催，逼得我走投无路，只好把三亩田押給她。第二年我父亲东借西凑的弄了二百多元錢，想把田契贖回来，可她拿了錢还不肯把田契还我家，故意的拖拉。時間一长，她却又向我家討三百元錢了，以前还給她的二百元錢作为利息，我父亲气得生了一场大病，几乎送了命。”

又一个老头接上去說：“有一年鬧上災荒，一亩田收不到几斗米，我种了諸楊氏二亩租田，到年末还要我还二石米。天哪，我連稻連草也沒有二担呀！她却派了狗腿子到我家来，翻大缸，拍小坛的搜尋，看看搜不到什么，就把我仅有的几斗米和几升黃豆一起带了走，临走时还把我的一张杌凳也扛了去。就这样我老俩口苦苦的哀求也沒給我留下半粒米，一年的汗水白流了。”老头說到这里已泣不成声了。

老汉說完話，大家还爭着要說，江明便對他們說：“还有的到斗争会上去說給大夥听吧！现在我問你們，諸楊氏恶不恶？”“怎么不恶，大家都叫她雌老虎。”大夥說。“她在过去剝削我們，該不該和她清算一下？”“應該！”一个个肯定地回答。“好吧！我們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明天在評成份的时候，大家也要象今天一样”。順裕站起来說，並叫大夥回去休息，時間已是深夜了。

三

第二天。順裕很早就起身了，胡乱地吃了些早飯，就叫人敲鑼集合。大家听到鑼声，都紛紛地向村中集合去。雌老虎按捺住內心的不安，裝做和平时一样，夹在人羣中間和大家一起談长說短的，尽說些好听話。“讓她一个人去說！”孙大嬸看了她一眼对旁边的人說道。因此大家就不再理她了。雌老虎独个儿的跟在人家的后面，走进了会场，在一个牆壁角落里找了一个位置一声不响的坐在那里。会上評成份，最后輪到諸楊氏，她吞吞吐吐地說：“我祖传有一百多亩的收租田，自己还

請人種了二十多亩，同大家一樣勞動，只不過另外收一點租米共三個人，我該是富農吧？”

呸！你的嘴倒說得好聽，祖傳的一百多亩租田。你到楊家來的時候，明明只有四十多亩田，其餘的那里來的？”一個披着破夾衣的農民說。羣眾你一言我一語的談開了。順裕一看，該是自己說話的時候了，便高聲地說：你們說，她該評個什麼成份呢？”

“地主！地主！”大家都異口同聲地說。還有的說：“評她地主還不夠，還要送她去吃官司呢？”

雌老虎知道逃不了地主的成份了，但她還想掙扎一下，因此從口袋裡取出一本土改法，牛頭不對馬嘴地辯解了一陣，並且說僱短工是自己忙不過來才僱的，把田租給人家種，收租也是應該的。她出田，別人出勞力，完全是公平交易，將本求利。她強詞奪理地講了這麼一大套，結果激起羣眾更大的憤怒。陳老漢氣得抖着胡子說：“說得好聽，將本求利。你是吸我們的血呀！你還要嚕蘇什麼，地主就是地主，難道還想賴掉嗎？”那個穿破夾袄的農民說：“對！趕她出去，老虎嘴裡還能說出什麼好話來呢！”

雌老虎眼看地主做定了，但還想多留一些財產，便想出了另一個手法——拉攏幹部。她回去以後，按照計劃做了，先到街上去買了些酒菜回來，想請幹部到她家裡去吃飯。可是一個也沒請到，她就親自把燒好的肉，送到幹部家門上去，苦苦哀求幹部收下，甚至跪在地上，不肯起來，結果還是照樣地遭到了拒絕。她見這個辦法行不通，又用錢賄賂幹部。當天晚上，

她到順裕家里去，正好順裕刚从屋里走出来，她看见了馬上拉住了他的手，拿了一迭鈔票，硬要塞在順裕手里，还說是小意思。順裕一看见雌老虎，心中就火起来了，厉声地說：“滾开！你瞎了眼睛，也不看看老子是啥人！”雌老虎馬上又改軟工，跑在順裕的前面，用手扯住了順裕的衣角，哭哭啼啼地說：“街上的其他房子可以分掉（东亭北街是她的），但那五間樓房剩給我吧！……”順裕实在不耐煩了，說：“你要說去向大夥儿說，我可沒有这个权利”。說着便走开了。雌老虎一看完蛋了，就躺在地上呼天喊地的嚎着，但是有誰去理她呢？

四

复仇的火燄燃烧起来了，它愈烧愈旺。

为了彻底的斗垮地主，揭露地主的罪恶，乡里布置了一个斗争大会，雌老虎——諸楊氏是斗争对象之一。

在通往东亭的每一条路上，人們象潮水一样涌向会场。他們打着旗一路上打着鑼，敲着鼓，唱着：“雌老虎，楊大娘，仗势欺人丧天良；逼租高利貸样样来，害我侬农民受災殃”。一个小女孩接上去唱：“打倒雌老虎，农民拍手笑，分掉地主田，农民翻了身”。

人流向东亭小学的操场上涌过来，不到一个小时，场上已經密密层层地站满了人。

雌老虎被民兵带上来了。雌老虎身上穿着一件黑褐色的夹袄，湖縐的褲子，浮肿的脸上，一双老虎眼射出兇恶的光。台下的喊声又起了：“跪下去！把头低下。”两个民兵在她肩上

一压，矮了下去，雌老虎眼里的一道兇光随即消失了。

倪順裕說：“我們今天要和雌老虎算細賬，她到底吸了我們農民多少血。”又說：“今天这个斗争会，大家有啥說啥，有冤伸冤，有仇报仇，现在由大夥儿來說。”要說話的人实在太多了，他的話剛說完，一个个子不高的中年人跳上台說：“我吃雌老虎的苦，现在想起来真叫我伤心。那是在解放前二年的事，因为田里沒有收成，交不上租子，想求个情，待下一年再交，那知她脸色一沉地說：‘穷光蛋！你为什么交不出租子，是不是想賴掉。’我說：‘太太，今年遭到了災害，請求你行个好吧，下年再交給你。’可她怎么說呢：‘穷鬼就是这付穷相，你嫌不好就不要种。’又对旁边狗腿子說：‘去拿笆斗来，非給他一些脸色看看不行。’我就被紧紧的細做一团，合在两个笆斗里滚了起来，一会儿就人事不省了。醒来已被村上人送到了家里，結果人受伤了，也沒有錢去医，田也被撤掉了，一家只好出去討飯过日子……”他講到这里，声音已經沙哑了，但他还高举着拳头喊着：“打倒雌老虎！”“我們要伸冤！”台下的羣众也跟着喊了起来，无数面紅旗随着呼喊声一上一下的搖动着。

一个弯背老人抖动着手，站在台上激动地說：“我也要来出出这口气，也是在两年前，我因急用向雌老虎借了四十元錢，拿一张一亩二分的田契作抵押的。大家知道，要是沒有田契她是不借錢給你的，我那四十元錢通过中人的手我只有拿到三十元，言明月利五分，到期連本带利的要还六十元，我恐怕过期后田被她吞去，就告亲求友凑足了錢去还她，可她說：

我們都是自己人，錢要用你就拿去用好了，沒什麼關係。”那時我還當她是真心實意，還說了許多感謝的話。後來我又還清了本利要向她拿田契，她又說‘田契不在家裏，在城裏，過幾天帶給你。’我不放心，又連去了幾次，她還是不肯給我。最後一次向她要時，她就露出了老虎面目，兇惡地說：‘不要臉的窮鬼，我欠你什麼田契，借了錢給你不好，反而在太歲頭上來動土，田契不是給了你嗎？’我說‘沒給呀！’她說：‘沒給你，為什麼當時不响，現在來誣賴人家？到政府里去講講看。’我當時氣得連話都說不出來，政府還不是和她一只襪統管，警察局長是她干女婿。這樣眼巴巴地看着她把我一畝二分好田硬奪了去。”老人一連說出了這些傷心事。台下的人一起高呼口號：“天下窮人是一家！”“打倒惡霸！”“打倒封建地主！”

那個穿破夾袄的農民馬上跳上台去，激昂地對羣眾說：“要不要再問問她？”“要！”羣眾一致喊着。於是，這個農民就直逼着雌老虎問：“你有沒有把佃戶的秤砣拿走？”“有。”“你有沒有把人家放在笆斗里滾？”“有。”“你有沒有強奪人家的田？”“有。”“再說一遍！”“有，有，有……”“這樣還不行，還要叫她畫押。”雌老虎在羣眾的監視下，在自己几十年來壓迫和剝削農民的罪証下畫了押。

根據規定，江明同志當眾宣布逮捕地主諸楊氏，送交法院處理，羣眾也都同意了。

這一次鬥爭大會是開得那麼漂亮，不但打倒了一只老虎，使羣眾增加了鬥地主的決心，同時也對全鄉土改工作的順利開展打下了堅強的羣眾基礎。

五

地主被斗倒了。接着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着手分配地主的土地和财产。

早晨，杨家庭院里、屋里挤满了人，大家都是来领东西的。倪顺裕和几个委员忙个不停地按照规定分配着。这是一件棉衣，那是一条被子，缸缸坛坛，家具杂物……一样一样的分下去，有的分到了一件衣服，还试着穿穿，看看合身不合身。老人们笑得合不拢嘴，连小孩子也蹦蹦跳跳的来帮助大人们搬东西，整个村庄里欢乐的人羣来来往往，川流不息。

早餐后就发土地证了，大家很快活地吃完了早饭，有的干脆就没有吃，高高兴兴的穿上了分到的新衣服，到村政府来领土地证了。江明同志，倪顺裕等干部红光满面地在爆竹声中把土地证发给大家。白胡子陈老汉用颤抖的双手从江明的手里接过那张土地证时，从心底里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对旁边的老伴说：“老太婆，我给人家种了几十年田，想不到现在有田种了。”老太婆也拉开话头说：“我同你穷里来，苦里去，过了一生总想自己有一块田，可是不知熬了多少个年头。你的胡子白了，我的牙齿也落光了，还是个穷光蛋。现在靠了共产党的福我俩也有土地种了。虽然人老了，但也不能叫地荒了呀！”“那还用说，凭我这付老骨头绝不会荒掉一分田的。”陈老汉兴奋地说。贫农倪和尚，虽然不识字，但也拿着土地证直看，旁边的一个小学生指着土地证上的一个“八”字说，你分到了八亩田。他瞅着那个向两边分开的“八”字，又

抬头看了看掛在屋子中央的毛主席相說：“毛主席啊！我要永遠跟着你走。”

院子里越来越熱鬧了，人們把四角方方的土地証折好，放在貼身的一个口袋里。回家后又用紅布把土地証包起来，藏在箱子里。这是命根子呀！怎么能不把它当作宝贝哩！

东方紅……的歌声又响彻在村庄的上空，他們从未有过象今天这样的欢乐。跳着唱着，連老太婆也扭起秧歌来了，人們完全没沉在欢乐的海洋中了。他們踏着輕松的步子，迎着东方的太阳，高声地歌唱，歌唱他們新的生活开始；歌唱毛主席和共产党的英明和伟大；歌唱这伟大的时代！

許紀林落網記

“許紀林在今天早上給捉到了。”這消息就象一陣風似的，一下子吹遍了整個東亭鄉。

人們欣喜地奔走相告着這個喜訊。有多少人聽了，拍手稱快，又有多少人樂得眼里溢出了淚花。特別是原來受過他害的人家，更是激動得忽笑忽哭。

到處都有人們在激動地議論着。

“总算捉到了！人民政府又為人民除了一個大害！”

“這傢伙早就惡貫滿盈了，現在我們可以向他討還血債了！”

“長大廈民兵和羣眾真了不起呀！我們可也要提高警惕才行。……”的確，人們几十年來，藏在心頭的仇恨，今天可以报了。這怎么不使他們興高采烈呢！

根寶買了一斤面

許紀林是西莊的（現在六工區）惡霸大地主。解放前，他不但收租收得最重最兇，而且還組織了一羣亡命之徒，当了土匪頭子。在那兵荒馬亂的年代里“官和匪”本來也沒有什麼差別的，因此他就明目張膽地干起了強盜的生涯，常拿着手槍抵住了人家的胸膛，勒索錢財；有時在黑夜里“斷路”、送“綁票”

的“匿名信”；有时則領了一羣土匪在深夜里破門而入，將人家財物搶劫一空；……总之，受其害的是无法統計，单死在他手枪和狼狗下的就有好几十人。

虽然人們咬牙切齿地罵他是“活閻王”，可是在那黑暗的时代里，还有什么真理？怒火都积在胸膛內，眼淚也只好往肚里嚥！

盜匪橫行的时代过去了。一九五〇年进行了轟轟烈烈的土改、鎮反。这只狐狸聞到对他不利的气味，畏罪潛逃，不知去向了。

長大廈倪根保是他的岳父，因此，人們就怀疑这只狐狸是否躲在他岳父家里。果然不出羣众所料，經過民兵队长倪錫全和羣众对根保家观察，发现了一系列可疑的跡象；民兵們对他家監視也更严了。

农历三月半，是人們傳說中三茅菩薩的生日。根据祖輩传下来的风俗，这天晚飯全村老小都集体要上庙去吃。錫全也吃了正走出来，忽然一个民兵三脚两步地走来向他低声地說：“根保吃了晚飯还到店里去买了一斤面，偷偷地放在帽子里带回家去的。”錫全一听高兴地揪了他就跑到村东头大树下，低声地对他說：“有門路了！以前发现他家沒人吃香烟，却在街上买了两包香烟，米也比往常淘得多一些，……今天大家吃了晚飯，还要买面干啥呐？据这样看来，許紀林一定在根保家了。”那民兵一听有些沉不住气想馬上动手。錫全忙阻止說：“別忙，我去監視他家动静，你去通知各个民兵，仍在这里集合，到齐了再来喊我。”最后还叮囑他切不要声张，免得打草惊

月下追踪

宁静的农村沐浴在皎洁的月光下入睡了。有谁会想到在这和平的春夜中，一场紧张的战斗将要开始呢？

在村东头大树下，黑压压的一群荷枪实弹的民兵，在静静地听着队长的讲话：“……我刚才还见他家屋上冒出炊烟的，所以综合上述情况，决定今晚行动起来！我和锡全等六个民兵到他家去盘问和搜查。其余十八个民兵在屋外听候动静！”人们紧张而愉快地散开了。队长领了六位民兵直奔向根保家。

敲门进去，见根保在灶前面，灶上还放着一付象刚吃过的碗筷。他还没有从惊愕中醒来。锡全劈头就问：“纪林在你家吗？这碗筷谁吃过的？”他没头没脑地说：“这是我吃茶的碗，纪林不在我家呀！”“真的不在你家？”锡全见他这样惊慌，心内已明白了一大半。所以又故意这样追问了一句。根保一听，认为大家还不知道，所以狡猾地说：“谁还敢窝藏恶霸地主？你们不信可以搜嘛！”他想想这话不行，又赶忙添了一句：“可得讲好条件，搜勿到可要负责收回我的名誉。”民兵们全那里愿他的骗吓，说了声：“搜！”六个民兵就开始搜查了起来。可是找遍了满屋，也没有发现什么。在这搜查的过程中，根保急得满头大汗，坐立不安。现在见他们搜不到，他就又硬了：“我早就说不在我家呐，你们还……”民兵队长火起来了，大声说：“别囉嗦！继续搜！”锡全看到他房内有一张床靠着墙壁，腰门微微敞开着，他就上去把门一开，嘿！这一下可清楚了。床背

面，中間木板全抽掉了。牆上也有一个洞。錫全就端起槍鑽了進去！這一下根保可急壞了！結結巴巴地說：“他在……不在裡面……啊！”誰理會他，另外兩個民兵也接着鑽了進去，事情糟了；密室裡有一張舖，舖上一切齊全，而且被窩還是熱的，舖後面還有一條暗弄，直通到後門，許紀林已聞聲逃走了。錫全馬上沖了出來，吹哨集合，叫民兵到村外去把守住各個要道。聽說惡壩有着落了，人們都自動地拿起了木棍、鐵錘，協助民兵連夜追蹤。

原來，在錫全他們盤問根保時，這狐狸知道被人家發現行踪了。他習慣地拿起了枕頭邊的一把匕首，想拚命；可是一听外面人聲很多，知道佔不着上風。所以拔腳就開了後門，向西就逃，想逃到城里去避一下風頭。

几十天的密室生活，使他虛弱無力了，甚至那月光也刺得他眼睛發癢，他暗暗地罵了一聲：“鬼天也和我作對了！”大路是不敢走了，就跌跌撞撞地鑽進了麥田里，連爬帶滾地亂竄着。

民兵和羣眾根據跡象，就分成了三路：二路分別從南面和北面包抄過來，中間一路向西搜索前進。

月亮當空照着，綠油油的麥苗上掛着一顆顆晶瑩的露水。時間已是深夜了，一陣陣寒氣直刺入骨。但是追蹤的人們還个个雄赳赳氣昂昂的，一邊象拉網似的縮小包圍圈，一邊還不斷高聲喊着：“活閻王，你還想逃到那里去。不出來要開槍了！”“老狐狸逃不掉啦，快爬出來吧！”每一塊麥田，每一個坟堆，每一棵樹都不輕易放過，到處都進行了仔細的搜查。

鞋子、褲子全給露水浸濕了，走起來濕衣响着“卡嚓，卡嚓

的声音。他们睁大了眼睛，注视着每一个可疑的地方，倾听着每一个微弱的声音。忽然在塘西圩岸那里，几个人高声地喊着：“在这里了！”大家就飞也似的往那里奔，这只狐狸逃不掉了，几枝长枪一下子对准了他的胸膛，那把闪亮的匕首从他颤抖的手里落了下来。浑身湿漉漉地举起了两只手，脸上如死人一般灰白，蓬乱的头发上沾满了泥土，真象一个刚从坟墓里鑽出来的鬼魂一样。

大家把他捆了个结实，一夜的辛苦疲劳都被欢乐赶走了。

倪雪梅的婚事

一九五〇年，在长大厦传开了倪雪梅与倪志浩自由恋爱的事情，这在当时说来，是一件十分新鲜的事儿。德仁老头子，捋了一把花白胡子，摇摇头说：“咳！解放了世道变了，十八、九岁的闺女整天东奔西跑，什么自由‘乱爱’——咳！变了，变了。”雪梅的婶婶更是整天摇着她那干瘦的脖子，一会儿到李大嫂家，一会儿到雪梅家，指手划脚地说：“雪梅这个孩子真不懂事，怎么自己找起男人来了。”有几个女人碰在一起总是议论着雪梅长，雪梅短，见了她也爱理不理的。对她的眼光也由羡慕变为鄙视了。雪梅自由恋爱的事一变成为人们谈话的中心。

谈起雪梅，人人都说是个好姑娘。短短的头发，在红喷喷的脸蛋上闪耀着一对乌黑发亮的大眼睛。干起活来泼辣得象个男子汉，真是一个活泼而健壮的好姑娘。她家中只有一个五十八岁的母亲，因为她是独生女儿，所以母亲把她爱如掌上明珠，心肝上的肉一样。

雪梅恋爱的事，传到她母亲的耳朵里了，她母亲就鼓着一肚皮的气，觉得雪梅丢了她的脸，自己的闺女没管教好，才干出了这种事情。特别是听到雪梅的对象是倪志浩，她就更气

了。她想：“倪志洁家以前一点田也没有，仅有几间破草屋，吃的穿的都没着落。在土改中靠了共产党，才分到了土地和房屋，家底差。”她又想起她的干儿子陶菊宝来了，他才配得上自己的女儿呀，“田多，房子多，人口少。”她决定要和雪梅好好的谈谈。

倪志洁是村上的数一数二的好后生，赤黑色的脸上常露出朴实的微笑，人老实能干，因为家境贫困，自小就养成勤俭朴实的性格。在党的培养下，当上了民兵连长，他无论做什么工作，总跑在别人前面。他和雪梅是在一起长大的，二人的感情也一直很好，村上办起了夜校，那时雪梅刚好小学毕业，就做了民校教师，时常教他识字，志洁在思想上和工作上也帮助她，所以慢慢的便产生了爱情。没有多久，她在志洁的帮助下也入了团。二人在一起工作学习的机会更多了。他们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在各项运动中，二人都要比比谁做得好，他俩成了青年人学习的榜样，人们总用羡慕的眼光注视着他们。这时他俩藏在心中的爱情也成熟了。在一个明月当空的晚上，他俩相互倾吐了自己的心愿。

二

雪梅从夜校里回来已是深夜了，但母亲还没有睡。她看看母亲的脸色好象是在生气，雪梅亲昵地叫了声：“妈！你怎么还不睡？”停了一刻，他妈才没好气地说道：“蠢材，我不知前世作的什么孽，会生了你这个现世宝的。”停了一下，又狠狠地說：“你明天再瞎跑，就要敲断你的腿，哼！真要气死我了。”

雪梅被弄得莫名其妙，就焦急地問：“媽，什么事你要这样生气呢？”“什么事，你自己做的好事还不知道，該死的東西，把我的臉都丟盡了。”雪梅被媽這頓罵，心中好象亂麻一樣，心想：“難道自己做錯了嗎？有啥丟臉呢？母親这样不同意怎么办呢？……”一連串的問題在她腦中閃過，這一夜她翻來復去的一直沒有睡着，后来她忽然想到，何不去找婦女主任談談呢？

雪梅找到了婦女主任陳惠英，向她講了昨晚的事，並把旁人的風言風語也告訴了她。陳惠英笑着對她說道：“洩氣了嗎？怕什么呢？”雪梅低着頭在擦着眼淚。“別難過了，有政府支持你們一定會成功的。在舊社會中，包辦婚姻害了多少人，現在是自己的事情應該由自己作主。雪梅，你說對嗎？”陳惠英親切地問着說。“對是對的，可就是旁人說了難受呀！”“你不要管這些，這是他們受舊思想的影響，一時還沒完全轉變過來，這也不能全怪他們，應該痛恨的是幾千年來封建的婚姻制度，以後在事實的教育下，他們自然會慢慢轉變過來的。”“主任，我現在怎麼辦呢？”雪梅殷切地問。“現在你應該堅強起來和一切封建思想作鬥爭。勝利就一定屬於你的。另外，我們也有責任向羣眾進行宣傳。你的母親也應該好好地勸勸她，有空我也去找她談談。”最後陳惠英誠懇地叮囑她說：“千萬不要洩氣，幸福是要自己爭取的。並且，這不單是你們二人的事情，而是在和封建婚姻作鬥爭呀！你們的勝利，也就是這次鬥爭的勝利。”陳惠英的話深深地打動了她，使她的心不再那麼亂了。並且也給了她無限的勇氣和堅強的信心。她抬起頭來親切而信任地看着陳惠英，緊握着主任的手激動地說：“主

任，你的話对我的帮助太大了。”

月亮从东方升起胖胖的圓臉，似乎带着微笑注視着田野上的一切。随着微风送来了小麦的清香，这一切是多么宁静呵！

夜校下課了，一陣鬧哄哄的談笑声震破了夜的寂靜，志洁和雪梅最后走出校門，便直往东边的石桥走去。坐在石桥墩上，他俩低低的在談着：“志洁，你看我們的事情怎么办？”“怎么办，难道你……”志洁噙下了后半句便停了，雪梅接着說：“我是想和你談談怎样打通我母亲的思想。”志洁松了一口气說：“我知道你母亲是嫌我家穷，怕你跟我受苦，还怕你……”雪梅打断他的話說道：“問題不光是我母亲，周围的羣众亦是如此，不过我坚信，只要我俩意志坚定，另外还有党的支持。陈主任說得好：我們是榜样，那就應該做出榜样来給大家看看。今后我們生活在一起，工作会做得更好，生活也会过得更愉快。穷是暫时的，只要克勤克俭，穷是会改变的，幸福的日子是人創造出来的，別人說我們也不怕。”“你說得对！”志洁接着說：“怕什么呢？我們做的是正大光明的事情，任何阻撓都不能使我們分开。”他俩的声音越談越高，这是向封建的旧婚姻发出的挑战書。雪梅与志洁要坚决地冲破旧思想的束縛，讓新的思想得到发扬广大。

夜深了，他俩还在談着。

雪梅回家时，月亮西斜了，媽媽还没睡着。带着既怜爱又生气的語气說道：“到这时才回来啊！”雪梅见母亲語气轉变了，心想莫非她老人家想通了嗎？就坐到媽旁边說：“媽，你怎

么到这时还没睡着？”“雪梅啊，叫我怎么睡得着呢？我是在为你操心啊！听妈的话，别跟志洁来往了，妈已替你找了个好婆家了，就是你的干哥菊宝。你总知道他的相貌和家底都比志洁好，况且你这样做，给人家嘁嘁喳喳的说闲话多难受啊！”雪梅一听不对，赶忙打断她的话说道：“妈！”你别为我担心，自己的事我自己会知道怎样做好的，志洁有什么不好呢？思想进步，工作又积极，我想和他结婚后，生活一定会过得很快乐的。菊宝那个人，一脑子的自私自利思想，嫁给他有什么好呢？”妈说道：“世世代代都是媒人说亲的，不也是照样过活，你年纪轻轻，懂得啥！”“你说他们照样过是不错，可是你看看阿生家呐，时常吵架，老婆只好时常被他打骂，这样的日子好过吗？妈，假使你为我好的话，就别再阻止我和志洁好。”说来说去，他妈还是不同意，认为婚姻大事应该由母亲作主。

三

婚姻法颁布了，这个消息象春风似的在长大厦吹开了。年青人听了欢喜得直拍手，雪梅与志洁的高兴更不用说了。可是有些群众的思想还是那样陈旧，她妈劝了几次也没用，雪梅想起，何不叫陈主任去和妈谈谈呢？

刚吃过早饭，妇女主任陈惠英便到雪梅家来了。雪梅妈一见她来，便知来意了。陈惠英先叫了声：“大媽”，便从雪梅妈手中拿过凳子来坐了，说了几句家常话便谈到正题上来了，她向雪梅妈说道：“你知道婚姻法颁布了吗？”“什么新昏经，旧昏经，我可不知道。”“不知道，我讲给你听吧！婚姻

法中规定：男的到二十岁，女的十八岁，双方自愿就可以结婚，废除了父母包办的旧婚姻。你们雪梅和倪志浩感情很好，你可不必为她操心。”雪梅妈点了点头，但心里却在嘀咕着自己的孩子自己不管，叫啥人管呐，她年纪轻，不懂事。陈惠英接着说：“婚姻法有许多好处，第一……。”雪梅妈听到这里，忍不住便打断了她的话说道：“你们呀！做干部的就是爱管闲事，我家雪梅整天的在外东奔西走的……”正在这时，雪梅兴匆匆的走了进来，一见妈在和妇女主任闲谈，心中早已明白了八分。招呼了声，便坐到旁边去了。她妈对雪梅膘了一眼又继续说道：“倪志浩家这样穷，今后雪梅和他怎样生活呀！”雪梅急忙说道：“难道人家会穷一世了吗？只要我俩好好劳动，日子是会好起来的。”陈主任说：“对呀！俗话说：‘穷无根，富无苗’何况他家土改又分到了田，人又勤俭，生活还用愁吗？大媽你别着急，现在嫁人，不是看家当，而是要看人。家当再多，人不勤俭老实，家当吃吃要完的。人只要好，即使生活暂时还困难，今后也会好起来的。另外，你看过去许多父母作主的婚姻，夫妻之间时常吵架，难道叫雪梅也受那样的气吗？”她妈听到后来的几句话和雪梅有一次对她讲的是一样的，想起自己过去父母作主结婚时，心中也有点难过起来，因为不了解丈夫的性格，结婚之后，二人心情不合，时常被丈夫打骂，眼泪也不知流了多少，她想起了以前很多的事情，又听见陈惠英说道：“做大人总希望自己子女将来生活过得美满一些。现在他俩心清又合得来，一同工作，一同学习，真是天生的一对好夫妻。”雪梅妈听了也觉得有理。但嘴上却不认，沉默了片

刻，雪梅向媽說：“媽，你放心吧，我決不會懊悔的。”可是，她媽心中不知在想些什麼？從她的臉部表情看來，雖然有些轉變，但心中還有個疙瘩沒有解开。

雪梅與志浩的感情愈來愈深了，他們商量決定在四月十二日這天結婚，陳惠英同志竭力支持他們這是全鄉第一對自由戀愛而結婚的青年。

雪梅把結婚的日子和媽一講，她媽可急起來了，原來打算給她找個好婆家的計劃全吹了。自己一點也沒做到主，心里真是又惱又恨。這天，雪梅那個以前專做媒婆的阿嬤又來了，對雪梅媽說道：“你們雪梅被志浩迷住了心了，你只要替她找個好婆家，保證不再會跟志浩來往了。”德仁老頭也對雪梅娘講：“雪梅與志浩是同姓，同姓結婚就是亂啊！”這樣一來，雪梅媽更冒火了，心一橫，想着：“就算沒有養她，不管她了，反正是人家的人。”

在雪梅結婚的前幾天，雪梅阿嬤便跑來對雪梅娘說：“怎麼見人吶，快別呆在家里了，還是到楊亭堂阿姊——秀娥家去住幾天吧。”雪梅娘就這樣被她連拖帶拉地拉走了。雪梅見此情況，也無別法，只好歇幾天再說了。

四月十二日這天，雪梅和志浩在黨和政府的支持下結婚了。

四

婚姻法象一株大樹似的在農村扎下了根，鄰村也有了一對青年自由結婚了。雪梅媽對自由婚姻的道理也懂得多了，並且常聽到旁人對她說“雪梅和志浩生活過得很好，雪梅真

沒找錯人。”又知道志浩家的生活不比过去了。于是她想到那时不該听別人的話而冷待了雪梅。现在真有些懊悔了。她決定还是回家去再說。

雪梅結婚以后，小倆口日子过得挺欢乐。白天一起劳动或工作，晚上一起学习，相互帮助和尊重，一天到晚有說有笑，真是好极了！羣众对他們看法也改变了，甚至连德仁老汉也摸着胡子自嘲地說：“世道真的变了，一些古話也不应驗了。我这老汉脑筋也要洗洗清了，不然又会說出糊涂話的。”的确，他俩成了人們公認的一对“模范夫妻”。

可是雪梅每当想起母亲时，臉上的苦笑就会消失。她經常从旁人口中打听一些关于母亲的事情。經常想去楊亭看看她老人家，但又恐怕母亲还没想通，倒反惹她生气。

思念母亲愈来愈迫切了。后来她和志浩商量決定：不能光等她先来看我們，我們應該先去看望她。

一天早上，雪梅媽正准备回到長大廈去了，忽見雪梅和志浩兴冲冲地从門外闖了进来，亲熱地叫了声：“媽媽！”雪梅緊緊地握住了她媽的手，眼內閃着淚花說道：“到我家去玩玩吧！”雪梅媽心里就象翻了五味瓶，不知是什么味道，只是顛顛地說：“雪梅，只要你生活得好，我也放心了……”

到了他們家中，她媽見到那平整瓦房，漂亮的新房和他倆亲熱勁儿，觉得她們过得乐融融的。臉也紅了，心內也难过起来了，暗暗責备自己說：“太糊涂了，真是白操心！”

从此，男女婚姻自主的风气在农村中形成了，残存在某些人脑瓜子里的封建思想的最后障地，也被彻底摧毁了。

光 荣 媽 媽

一九五〇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并把战火燃烧到鸭绿江畔。中国人民为了保卫祖国的安全和幸福生活，为了支援朝鲜人民抗击侵略者，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参军热潮。

东亭乡长大厦贫农潘荷英，她的大儿子海根刚巧适龄。这个有觉悟的青年十分热情地想去报名参军，可是，他担心他的母亲不答应。

潘荷英是一个中等身材，外表很朴实的农村妇女，她虽然只有四十多岁，但已经显得很苍老了。她听到儿子要去参军的消息，心里就着急起来了。这是有她一段伤心的历史的：

她年轻时，丈夫早就去世了。丈夫死时，海根还只有三岁，小儿子仅出生六个月。在丈夫生了一年半病期间，非但自己不能劳动，反而还要借钱给他医治。在旧社会里，一个贫农怎能得起这场病祸呢？就这样，拖了一屁股的债，丈夫仍旧死了。棺材买不起，沉重的负担压在她的身上，她只有在丈夫的遗体旁嚎啕痛哭，孩子也陪着哭。这桩丧事对于一个力弱透顶的女人来说是很困难的，幸亏海根的舅舅帮她买棺成殓，草草的办过了丧事。

丈夫死后，家中的生活更不能维持了。为了把孩子带大，她就忍痛离开了两个孩子到上海去做佣人。在主人家，她从

清早一直忙到深夜十二点鐘，还要受主人的白眼和恶罵，她只好忍受着这一切痛苦，为了多掙些錢带回家，总是起早摸黑地拚着命干。但所得的工錢还不够两个孩子喝口稀飯。当她回家看到儿子骨瘦如柴时，心如刀割一样的疼痛，但他只有一个信念：“只要孩子长大成人就好了。”

海根十六岁那年，她千言万語的去央求人家，請人介紹到上海一家銅匠店里当了学徒。儿子学了生意，她也高兴了，她想：“以后儿子也可以賺些錢回家了。”可是，在解放那年，店里的老板逃跑了，店也关了門，海根只得又回到家里，她想：“回家种田也好，学到手艺，等今后一有机会还是可以出去工作的，现在帮我做做也用得着。”

这时，她听到儿子要报名参军，心里怎么能舍得呢？她含着眼淚对海根說：“你三岁就死了父亲，我吃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把你扶养成人，可以成家立业，你倒要飞出去了，叫我去依靠誰呢？你弟弟还小。”說到这里不禁流下了眼淚。海根看到这种情况，連忙安慰母亲說：“媽，你不要难过，在旧社会里我父亲死了，你吃尽千辛万苦把我拖大成天，我这次报名参军，就是不願再过以前那样的苦日子！媽，你是吃过日本人的苦头的，美国強盜与日本鬼子一样貨色，假使都不去报名参军，美国強盜就会很快打到中国来，我們的生活就不能安全了。况且我是个青年团员，我不去，叫誰去？媽媽，你放心吧？我决不会忘記你的，到了部队里，我一定經常給你来信。”她点点头，慢慢地止住了眼淚。当天海根就由农会主任金祥陪同到席那报名去了。

她听到儿子已经报了名了，心里又着急起来了，她想：“我真的让他去吗？儿子去了，我今后到底怎么办呢？……。”此时，村干部倪顺裕来到了她家，他亲切地安慰她说：“海根娘，你放心让他去吧！你有什么困难尽管对我们讲好了，我们都会帮你解决！”海根娘心也就慢慢地宽下来了。

海根晚上报名后回家了，母亲看他那兴冲冲的样子想说他几句，可是海根先开口了：“妈！我已经报名了，我想和你讲讲。”海根叫娘坐下，母子俩谈开了：“在解放前，你不是很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吗？你可记得，那次你冒了生命危险，把革命同志藏在家里，还替他们藏枪弹吗？他们冒了生命危险究竟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我们今天这样的好日子。我现在去参军，就是为了要保卫先辈们用鲜血换来的好日子。妈，你为什么不同意我去啊”。她呆呆地坐着，海根看了母亲一眼就接着讲下去：“到了部队里，不但学到了文化和本领，而且使我的进步更快。妈，你放心让我去吧！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永远不会错的，我家的生活，政府一定会照顾的……。”

母子俩谈到十二点多钟，海根就催娘快去睡觉。她睡在床上，翻来复去不能入睡，又把儿子的话细细地回味着：“解放前，我把新四军藏在家中，自己怎样帮他们放哨，帮他们藏枪，这些好同志，冒了生命危险是为了谁呢？不是为了我们穷人吗？现在总算盼到了解放，我们穷人又分到了土地和房子，从今后可以过太平日子了。现在美国鬼子又要破坏我们的好日子，海根去就是为了要保卫这种日子，这到底有啥勿好呢？我真的老糊涂了。”她越想越觉得儿子的话是千真万确的，

“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是不会错的。”她又想到过去做佣人的生活；想到日本人来时的逃难情景。她想到现在的幸福生活，就打定主意让儿子去，把儿子交给毛主席和共产党教养是不会错的。这一夜她兴奋得没有入睡。

那天，海根和他娘都起得特别早，海根看到母亲也起得这样早，心里感到奇怪。他母亲一见到海根就拉着他的手仔细地看了一回说：“孩子，你娇年老了，一时想不通，现在我可想通啦！你去吧！你去了以后，要好好干，勿要给娘丢脸，有空就写封信回家，这样我就放心了。”海根听母亲这样一说，高兴得拉着母亲的双手跳了起来，忙问：“妈，你真的答应我啦？”“傻孩子，妈什么事骗过你。海根，你什么时候走？我要送送你呐。”海根也顾不得回答母亲，就一口气地跑到倪顺裕家里，立即把母亲的话告诉了他。不到半天时间，潘荷英准备送子参军的消息传到东亭乡的各个村庄。

这时，村西全兴娘，因全兴也要报名参军，所以在家很不安心，当潘荷英同意儿子参军的消息传到她耳朵里时，她不相信，她想：“海根娘很早就死了丈夫，靠她一个人拖大两个孩子不容易的，她那里会放儿子去呢？”为了要了解真实情况，就特地跑到了海根家，就问海根娘：“你真的同意你海根去参军啦？”“真的，你们全兴呢？不也适龄了吗？他报名了没有？”海根娘笑着说。“全兴，全兴年纪虽及格了，但还不懂事，另外，田里做生活的人少，我想今年暂时不让他去，让他留家里帮帮。”全兴娘慢慢地回答着。潘荷英听了以后，知道全兴还没有报名。她想：全兴娘思想还不通，决定要打通她的思想，

于是学着儿子的話和全兴娘談开了：“我們吃日本人和蔣介石的苦头你总还記得吧！他們到处杀人放火，东西都給他們搶得精光，弄得我們傾家蕩产，妻离子散。拿你家來說吧！过去是过的什么日子啊？不也是有了早餐沒晚頓嗎？大人小孩都穿着千补万衲的衣服，住的是茅屋，一天到晚愁长愁短，大哭小喊。现在，我們好容易盼到解放，分到了土地和房子，一年到头再勿要愁米愁柴了。”全兴娘眼望着地一动不动地坐着。經過潘荷英一提，激起了全兴娘辛酸的回忆，滿眶热淚。海根娘又講了，“美国强盗与日本鬼子是一样的，別人都象我們一样不讓儿子去參軍，那末美国强盗就一定要打到我們中国来”我們不是又要吃日本人那种苦了嗎？孩子參了軍，到了部队里还会学到文化和本領。我們的和平生活就能得到保障。”全兴娘再也不流淚了，她觉得这許多話很有道理。海根娘見說得有些动心了，便又高兴地說：“孩子去了以后，有什么困难，政府会帮助的。全兴娘，听毛主席的話，跟共产党走是不会錯的。”

她講到这里，全兴娘內心的激动，再也抑制不住了，她站起来，对海根娘說：“海根娘，你說得对啊！我这死脑筋，怎么不会象你这样多想想的，要沒有你把这种道理講給我听，我就不会同意全兴去的。现在想想，我真是一个沒有良心的人，真是吃水忘了挖井人，我馬上回去，好讓全兴早些去报名。”說着就很快地走出了海根家。

后来，潘荷英又听說村上的倪錫良和小乔头的包阿三也是适龄青年，他俩的娘也有思想顧慮，她便主动跑到他們两

家，分別說服她們，用自己的亲身經過：开头怎样想不通，后来怎样想通了，觉得怎样光荣等，講給她們听。周围的一些老年人，在他的动员与影响下，都讓儿子报了名。

在东亭人民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的基础上，在潘荷英等生动、具体事例的影响下，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参軍热潮在东亭乡掀起了。

送子参軍的那天，潘荷英身上也戴了大紅花，排在光荣家屬的队列里，受到人民的尊敬和讚扬，一直把儿子送到东亭鎮。到了东亭鎮以后，人們都叫她“光荣媽媽”，乡指导员热烈地招待她和其他家屬，她乐开了，她到台上講了話。她保證：从今起，要更加积极地生产，要尽量減輕国家負担，少向国家伸手要帮助，要做一个真正的光荣媽媽”。在离开东亭时，她又囑咐了儿子一番話，母子俩带着愉快的心情告别了。

从此以后，她确实照自己的話做了，任何工作，她总是跑在别人前面，生产更积极。对其他軍屬戶时常問长問短，关心他們。她也常常告訴他們：“孩子們到前綫去打仗，就是为了我們过安定生活，我們要抓紧一分一秒鐘进行生产，多打粮食支援他們。”因此許多軍屬都积极生产，生活过得很好。

大家都說潘荷英是一个能干的光荣媽媽，老年人特別尊敬这位光荣媽媽，她被評为軍屬模范以后，經常被邀請去作报告，她告訴大家她送子参軍的經過，她儿子到部队里的情况，她說每个青年都有保卫祖国和保卫人民幸福生活的責任。

春 雷

一九五三年初春的一个黎明，輕紗般的霧在輕輕地飄盪着。下陈巷村中的那条小河在霧中淙淙流着。这时一只喜鵲“喳喳”地从东方飞来，落在一家人家的院子的一棵榆树上，在披上一身浓浓的綠叶的榆树下站着一位老人，看上去已是有五、六十岁了，他捋着花白的胡須，呆呆地看着那只喜鵲出神，好象在喜鵲身上可以找到什么似的。

“唉！別到我門前叫了”，他沉痛地說，土改分了田，总要快乐一下了，誰知道还是那样愁眉苦脸呢？

老汉叫陈有德，大半世是在解放前那暗无天日的日子里渡过的，他家里本来有三个人。可是抗日战争把他的儿子夺去了，老妻在忧急之下也死了。从那时起老汉就开始着孤苦零仃的生活。家里仅有一亩薄田，在抗日战争中也被日本人佔去筑上碉堡，从此他沉默得一天难講一句話。他的苦水沒有向誰吐过。他只是想要活下去，好日子总会来的。低矮的茅屋破了，沒錢修理，遇到雨天就躲在牆角里。沒有土地，就租了地主的田种，总認為靠了自己一双手，能夠生活下去的。可是等秋收一上场，連交租田米也不夠。他又去地主家当长工，因为他要強，种田又有一手，所以在地主家住下来了，开始过着

牛馬不如的生活，真如他所說：“吃末吃的猪食，出末出格牛力。”在晚上還要到田里去耕田，黑夜還要出米。有一次，他實在又累又餓，只覺得頭一暈，就倒在地上睡着了。醒來的時候却只見鞭子在往身上落。他再也不願吃這碗飯了，卷起了“猪油渣”似的被子和東家算了賬，回到了自己多年不住的破茅屋。正在這時，江南解放了，窮人們從地獄里被解放了出來，分得了土地，分得了房屋，陳有德心里樂開了花，人們開始聽到他那爽朗的笑聲了。

太陽露出了紅通通的臉來，他鎖起了房門，扛着鋤頭慢騰騰地走出村庄。

“陳大伯，這麼早就起身了？”對面的濃霧中走出來一個姑娘陳春玲，她是貧農陳和生的女兒，今年十八歲，中等身材、瓜子臉，陳有德見他上來打招呼，臉一下子紅到耳根，沒有答她的話就走了。春玲感到惊奇，陳大伯怎麼一下子變得這樣呢？他老人家有什麼心事？她想趕上去問問他，可是她沒有勇氣，只是望着他的背影慢慢地消失在晨霧中……。

陳有德走到田中收了一口氣，他不知道這樣避開春玲的，他只是自己怨自己。以前為什麼要害一場窮病，向陳和生借了錢，病剛好，陳和生就向他要錢了，有時一天也要上三、四次，陳有德受不了這樣的逼債氣，想和村長商量商量，但他又想，自己在害病時，政府照顧他，給了很多錢他，他覺得自己對政府沒有貢獻什麼，他不想再向政府伸手，因為國家要進行建設呀！但不這樣又怎麼辦呢？他想自己的手脚硬了，又是沒男沒女，又不想發財，將來眼睛一閉，家產還不是都給

人家搶光。想到这里，他狠狠地唾了一口唾沫，說：“还是卖亩田，給他一亩吧！”話倒說出口了，陈和生也一心一意想买他的田，可是他的心总是不舒服，好象少了什么东西似的。过去辛酸的生活一幕一幕出现在他的面前，其实他何尝願意把田卖掉？这是共产党分給他的呀！他怎么能輕易将它卖掉呢？这样他有什么脸见人呢？还是不能卖，想到这里他斬釘截鐵地說。不断地喘着气，額上的皺紋挤在一起。太阳从东方爬上空中，霧早已散了，但他还象站在淡霧中似的，茫无所惜。

陈春玲回到院子里，她的哥哥陈春新正在和爸爸爭吵，她正搞不懂，好日子才开始为什么要吵鬧呢？

“我这样是为了誰呀？还不是为了你。”陈和生生气地說，嘴上的胡須也抖动着。

“我可不要你买这份家产。”陈春新严肃地說。

“喔！我怎样把你养大的，你……你现在羽毛干了，你……你这沒有心肝的东西。”老头子說着，連胡子都翘了起来。

春玲看他們这样鬧下去，会鬧出乱子来的，連忙来劝架。

“春新，你滾出这个家！”显然老头子的火沒有退。

“春新，你还不走！”她一面拖爸爸进屋，一面向春新眨了眨眼睛，意思是叫他出去。她俩便走进屋子里。

“你和他吵什么呀！”春玲关心地問。

“你去問他！”

“吵什么，还不是买田的事情。”春玲娘从厨房里走出来，束着一条腰裙，一面揩着手一面說。

“又要你来多嘴！”老头子沒有好气地說。

“你要別人的田我同意的，可不能買有德的田。”

聽到這裡，春玲已明白七分，她感到問題很嚴重。

“媽媽，我們到廚房里去講吧。”春玲拉着媽媽的手就走了。

原來這幾天爸爸在外面東奔西跑是為了買田，這真使她生氣，爸爸竟走資本主義道路了。“你爸也是為了春新創份家當，春新已經二十一歲了，應該成家立業，你爸爸現在想多買一些田，還不是將來春新快活一些。”

春玲沒有回答媽的話，吃了午飯便偷偷地拿了幾個饅頭去找哥哥了。

二

春玲在村上找遍了，還是沒有找着她哥哥，便去問村長，村長也說不知道。後來她想莫非在田頭上吧。於是春玲飛快地跑出村。三月里，天氣非常暖和，田野里的麥子一天一個樣，微風吹過，把這碧綠的大海卷起了一個個的波浪，在這波浪起伏的田野中她發現田塍上有個人坐在那兒，雙手托着下顎，穿着一件簇新的藍卡其中山裝，那不是哥哥嗎？她就飛快地跑到哥哥面前。

“喂！你坐在這兒等誰的，家裏的事情你不問，虧你還是個團員呢。”“你倒問了家裏的事情啦！”你不過是做資本主義的狗腿子，我才不要聽你的電話哩！”春新氣憤地說。

“誰說我做了資本主義的狗腿子呢？”

“剛才你和爸爸說的什麼？”

“你听我说，哥哥，爸爸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啦！我真着急，所以我找你商量商量。”

“好！我们来商量。”显然春新被那种热情感动了。

两人唧唧咕咕的讨论着，到太阳偏西时才回去。吃过晚饭，春玲和爸爸在谈家常，春新到有德家串门子。

春新一到有德家，有德惊骇地看着他，也没有叫他坐下，只是闷着头自管烧晚饭。春新走到灶前，温和地说：“大伯，你有什么困难吗？”有德抬头望了望他，然后又低下头去，在灶堂里塞了一把草，冷冷地说：“嘿！难道你不知道？”

春新知道自己问错了。便又竭力把声音讲温和地说：“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分到的田怎么愿意卖掉呢？”

“这不是你的家，请你出去吧！”春新没有想到有德会说这样的话，本来春新想替有德想些办法劝他不要卖田的。可是还没和他谈上三句，话却谈不下了。春新只好尴尬地走出来，回到家里便倒在床上。他想：我也是为他老人家呀！而他却对我这样冷淡，这真是岂有此理。这时，听到屋里爸爸和春玲的说话声，他就侧耳听听，当他听到爸爸暴跳如雷的声音时，他就不愿听下去了，自言自语地说：“真顽固！”

第二天一早，陈和生就起床了，他没有和任何人说，便轻轻的掩上门朝村东走去了，经过村中的一坐小桥后，便出了村。

凉风习习而来，和生喘了口气，觉得头脑清醒了一些，他望着那一望无际的绿油油的麦苗，不觉走到了自己的田边。他看看自己的麦苗，又看看旁边有德的麦苗，他觉得自己的麦苗很

好，又粗又黑，而有德的麦却又黄又瘦，他不禁可怜起有德来了，想起昨天女儿春玲说的话，他觉得也对，过去的的生活，又使他想了起来。解放前他只有一亩多田，田又在杨亭，来回一次就要十多里路，而且三面是水，田边的堤都很低，只要稍微发一点水，田里就白浪浪的一片，辛苦了一年，还是一粒也收不到，家里就没有吃，解放了，他分得了土地，他和有德同住在一户地主的院子里，由于自己劳动力足，他的家一下子就发达起来了，他知道家所以会好起来，这是党的领导。现在他竟不听共产党的话，却想买起田来了。想到这里，只觉得脸上热了起来，他敞着胸，让凉风吹进去。风把麦浪一个个送到远方，他望着望着望出了神！如果我有这一片麦子该多好呀！我可以替阿新取个媳妇，那时我可有福享啦！想到这里，他又把目光移到自己的麦田里，把有德的田连在一起该多大啊，可是他又不忍心让多年的，而且同干过长工的患难弟兄，把田卖给他，他感到自己良心上过不去，对不起他，但他又想自己又不是主动去买他的田，是有德说把田卖给他的呀！他无论如何想不通，最后闷闷地回家去了。

三

一天，有德刚出门，陈春玲就溜到他家里，偷偷地帮他烧早饭。今天她有一肚子的高兴，昨天她找村长说了这个问题。村长顾金根支持她的做法，要全村人来帮助有德老伯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她今天来就是想把村长说的话告诉他。

有德刚走出村，看见自己屋上的烟囱里在冒烟，他感到很

奇怪，就急忙跑回来，一看，还是春玲在帮他烧早饭，这情景若是在以前，他和她开个玩笑，说什么仙女下凡，可是今天他没有说什么，坐在凳上望着墙壁直发呆。

“有德伯，我知道你心里挺难过的。”她温和地说。

但有德没有说话，也许他没有听见她说什么，还是呆呆地望着墙壁。这时春玲揭了揭锅盖，水已经沸了，就走到他面前说：“大伯，我们不同意爸爸买你的田，你不知道吗？为了这事我哥哥还和我爸爸吵了一次。”有德还是没有说话，他望了望她，又低下头来。

“昨天，我把爸爸的事情向村长说了，他说尽量帮助你解决，绝不会把你忘掉，现在咱们是互助组将来是合作社，大家过幸福生活，至于你害病借我家的钱，你暂且不要放在心里。”春玲恳切地说。

“春玲，这是真的吗？”有德又惊又喜地说。

“是的，我一定要打通爸爸的思想。”

“阿玲，你……你太好了！”有德激动地说，眼眶里充满着泪水。

天一亮陈和生就起来了，但他觉得儿女都反对他，家里没有他的藏身之处，便走出了村庄，他盲目地向前走，不觉又走到自己的麦田旁。上过一次粪的麦长得更加好了，可旁边有德的麦还是那样瘦瘦的、黄黄的，好象多病的人一样柔弱无力。“这麦要上一次粪也会长起来的。”老头子自言自语地说。

回到村上时，贫农陈玉海揹着一袋东西，看见和生便问：“和生到什么地方去？”

“田鼠走走，你措的什么东西？”

“米，給隋有德的。”

“你家夠吃？”

“嗯！只要夠吃就好了，我又不想买地！”說着玉海匆匆走了，和生正想上去罵他几声，但又觉得自己理亏，只是狠狠地吐了口唾沫。这一天和生沒有和別人說一句話。

晚上，陈和生又沒有吃晚飯就睡在牀上了。可今天春玲沒有送晚飯來，后来听说儿子女儿在有德家，就偷偷跑到院子里听。

在有德家的屋子里，春玲在帮他补衣服，春新在和他談家常：

“这几天，我爸爸不大說話，也不吃。”陈春新說。

“是呀！我真担心他的身体要搞坏。”春玲关心地說。

“你爹的脾气和我一样，有話总是悶在肚子里，这几天不說話，不大吃，大概他認為我对他有意见，今天我碰到他，他就繞过我去的，其实我对他一点意见也沒有。”

和生听到这里，眼泪禁不住掉了下来，他想“我多么傻呀。”他很想进去叫一声有德哥，向他認錯，或抱着他哭一番，但他的儿女在那里，他不好意思进去，想了一想他不禁又高兴起来，他的麦苗不是很差嗎，一个人沒有多少人粪，趁这夜里我还可以帮他上一次粪。他赶紧找了一付粪桶向門口走去。

四

生活总不会风平浪靜，麦收的季节到了，这是农村中一年

最忙的时候，可是下陈巷互助组却闹起风波来了。

这是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陈小六偷偷地跑到陈和生家，正巧和生没有下田，他就和他谈起来了。

“哎！和生哥，你要知道做商販賺錢可多呢！我又有船，只要你出一份股金。”

“可是，小六，现在是麦收季节呀不能外出，”陈和生說。对他有些厌恶。他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只要看见陈小六就生起气来，瞧不起他。

“麦收有什么碍事呢！陈金发不也是在你們互助組里嗎？上次我俩合伙就賺到一大笔錢呢！”

“咱不能跟他学！”

“你呀，就是傻，只知在爛泥上流汗。我問你，你辛苦了一天能得到几个小錢，可我們出去一天就可撈它一个十万元、八万元(老人民币)。我說和生哥前面明明是阳关大道，你却不愿走。唉！难怪有些人总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和生一听觉得也对，的确在互助組得不到几个小錢，但他既沒有表示贊成，也沒表示反对。陈小六觉得他心里已被說活，便繼續說着：“不碍事，出了事我来撑，和生哥你別把我一片好心当作驢肝肺呀。”

“嗯！”和生沉沉地回答。

小六见他答应了，兴奋地說：“这次保險可撈一大票，保証你能打开眼界。”說着便得意地去了。

和生听了小六一番解劝后，心的确被說活了，他想和他的儿子商量一番，但儿子第一个句話便是：“我不同意”。

“为什么呢？”和生反問道。

“现在是最忙的季节呀，互助組里走不得人，再說那不是又走了資本主义道路了？”

“老头子最怕听到有人說他走資本主义道路，现在儿子說他走資本主义道路，很生气，不禁火了起来。

“陈金发为什么可以出去的？”

春新沒有回答就跑到村长顧金根家里，当他走到村长家門口时，只见他家挤滿了人，吵鬧声很高。

“我們不能跟富农走，走資本主义道路，”这是顧金根的声音，說得非常激动，他知道一定出了事情。

“不給我們去販东西，我們要退出互助組！”中农陈金发說。

“对，我們退出！”又有好几个人叫了起来。

“不能这样，难道你們以前的苦生活沒尝夠嗎？”陈春新着急地叫了起来，“我們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大家別吵。”顧金根站了起来，清了清嗓子說：“我們大家討論討論看，該不該退出，該不該听富农的話？”

这时陈春玲也来了，听到有人要退出，她又火又着急。

“我們是互助組組員，不能跟陈小六跑，我們要跟着共产党跑。”

“对！我們要跟着共产党跑。”陈有德站起来說。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吵着鬧着，无形之中成了两个派別，一組要出外販买东西，一組不同意这样。

“同志們，資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了，但有些一定要退出，

我們也不強留，讓你們出去看看，到底聽黨的話好呢，還是聽富農的話好！”顧金根說。

“我們同意組長的意見。”羣眾齊聲說。

就這樣十四戶人家就有八戶退出，這次會一直開到第二天黎明才結束，退出組的人已走了，只剩下金根等七八個人在那裡。

“我們要堅持下去，別洩氣，要和富農小六作堅決的鬥爭！”金根勸勵大家說。

“對！我們一定聽黨的話。”大家異口同聲地說。

俗話說“蠶光麥黃、一刻辰光”五月里太陽熱辣辣的，沒有一點風絲，田里的麥子沉甸甸地垂著頭，在太陽光下發出“劈劈拍拍”的聲音。顧金根互助組從清早到晚上，沒有歇一歇，特別是陳有德老伯，他的干劲很足，可是有一個謎他解不開，就是他的麥子沒有想到會這樣好，在他的觀察中自從和生不想買田那日起，他覺得麥子變綠了，但他沒有上糞。因為一個人，人糞不多，同時又沒有錢買。但他想可能互助組給他上過糞，問問金根，他說沒有，這樣他就想到和生身上，他幾次問過和生，但他沒有答話，面上卻露出難堪的表情，直到現在他還沒有弄清楚。

大家“嘩嘩嘩”地揮動著鐮刀，麥子一片片的倒下，他們的汗珠一串串落下，可他們有說有笑。

“我爸爸思想真頑固，要和有德大伯一樣該多好呀！”陳春玲說。

“我也不行呀，共產黨分給我的田，自己還想賣掉。”有德

說。

“不！你很好，我爹就是資本主義思想嚴重。這次寧可丟下活不干，却跟着小六到城里去做生意。”春新也在埋怨他爹。

“有德伯！和生回來後，你和他說說，打通打通他的思想。”金根說。

“好的，就是自己不大會講話。”

割完麥後，他們看了看天氣覺得天要變了，於是大家捆的捆、挑的挑，忘記了疲勞和飢餓，一會兒狂風把烏雲吹滿了天，頓時天暗得伸手不見五指，接着從很遠的地方送來一聲悶沉的雷聲，他們挑了一担又一担在路上不是走，簡直是跑，陳有德高興地說：“要是在去年，麥子早已挑完了，入了互助組就不同啦！”說着，“嘿嘿”地笑起來。

當他們挑完最後一担時，已經落雨了，他們挑着麥子在路上跑着，雨水和汗水混在一起，但每個人的心裡卻是那麼愉快。

回到家裡後，個個象個落湯鷄，春玲的頭髮上，臉上都是爛泥，活象一個小花臉，但她好象根本沒有發覺似的“哧哧”地笑着對哥哥說：“這次他們該相信我們的互助組了吧！”

“媽媽，以後不許陳小六到家來。”春新說。

“快去洗臉吧，你們象什麼樣啦。我叫爸爸不要和陳小六在一起，他總不聽，陳小六是什麼人？皮笑肉不笑，肚裡藏尖刀。”

“是呀，以後小六再那樣就叫他吃官司了。”

兩人笑了笑，走進廚房里去了。

五

雨還在不斷地下着，風還是那麼大，好像要把樹木吹倒似的。在通往下陳巷的一條河浜里，停着一隻船。船里面陳和生、陳金發悶悶地坐在那裡，他們互不說話，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陳和生想這次生意既沒撈到一把，反而蝕了一把，回去怎能见人呢？再說，在這幾天和陳小六的接觸中，他感到和他合不來，覺得他一切都是虛偽的，連走一步路也不例外。陳金發却想着另一個問題，蝕掉一把，他倒不覺得什麼，可是到手的麥子遭到這意外的大雨，一切都完了，悔恨自己不該退出互助組，他越想越着急，不禁躁起腳來。

“金發哥着什麼急呢？”陳小六皮笑肉不笑地說：“做生意總有蝕本嫌錢的啊！”

“唉！到手的小麥也完了。”

“不礙，沒有吃到我家去拿，我們老兄老弟還有什麼東西是你的我的呢？”

和生聽不下去了，明明金發比他小，他却叫金發哥，而且見面總是說那麼幾句，現在和生奇怪起來了，為什麼會和他們合作呢？一聲雷響把他從沉思中惊醒過來，他傾聽了一下，覺得雨比以前小了。

“開船吧！”陳和生急躁地說。

“和生哥，到家啦為什麼要這樣急。”陳小六說。“可不要把這次的事情向他們說呀！要知道你也參加的。”

和生沒有答他的話，陈小六見他臉色难看，只是重复了一句“絕不能外傳。”便走到船頭上。穿過一座石橋，再到一座木橋便到了，可和生命令他歇下來，說要步行回家。小六沒有強留他，他知道和生的脾氣，所以只輕輕說了一聲“和生哥，我剛才的話你想想呀。”

第二天，有德知道和生回來了，就到他家來玩，春玲、春新見他到他家來玩，高興得不得了，叫他喝茶，端板櫈給他坐。

有德走進和生的住室，和生早已醒在牀上了。

“和生弟，這次生意怎麼樣？”有德先說。

“唉，別提了，我現在才看穿陈小六。”

“是呀，你為什麼和那些人在一起呢？我聽見你跟他們一起跑去，真擔心呀！和生弟，咱們以前是那樣地好，你甚至說過，我們真比親兄弟還親，難道這會忘掉嗎？小六是什麼樣的人，早應該看穿了。我們都是窮人，不跟共產黨走，還會有幸福生活過嗎？”

“有德哥，我知道不該出去。”他聽了有德的話感動地說：“我問你咱們的麥子割起來了嗎？”

“互助組里的麥子完全收割起來了，一點也沒有遭受損失。”

“那好，有德哥，你們沒有把我開除出互助組吧！”

“只要到金根那里去認錯，以後別那樣就可以了。”

和生聽有德說完就跳下床，事實告訴他，互助組比單干好。

他急急去找金根，向他認錯。

当他刚走出大門，却和金根碰了个满怀，和生認為金根一定来批評他了，心里感到一陣惊慌，但他想到自己既然去認錯，又为什么惊慌，于是說：“金根，我有事找你談。”

“太好了，我听說你回来，要紧来看你了，我們到你家里去談談吧。”老头子認為在家里向金根承認錯誤，給他的儿子听见，更难为情，所以說：“到村外去走走吧。”

昨天剛下过雨，今天在太阳光的照耀下一切都觉得非常新鮮亲切，走过村中的木桥，他們的身影落在河水里，他們一边談着，一边走着，出了村口又走在田埂上。刚割过麦子的田里，只留着一片片白浪浪的水，前面有的田里的麦沒有割，麦子都垂头丧气的倒在田里，金根指着那几块未割的田說：“你看，这就是陈小六給你們的好处。本想抓紧時間帮他們割的，但因为人手少，沒有来得及。和生叔，咱們穷人总要团结在一起的，不能跟富农瞎混。”

“金根，我錯了，我以后决不和他們合伙。”和生痛苦地說。

六

三麦水稻比去年多收了一半，大家都清楚地看到組織起来比单干好。这年冬天，当大家听到要成立合作社的消息以后，都紛紛要求报名参加。

这天陈有德老汉吃罢晚飯，連碗都来不及洗，往空鍋子里一盖，就去找組长顧金根了。刚好顧金根在吃晚飯，见有德老汉走进来，連忙招呼道：“陈大伯，随便坐坐吧！”老汉哪里还顧得到坐，一进门就开门见山地說：“金根，我們村上是不是要

組織合作社？”

“要的，我們下陈巷要单独成立一个农业社！”金根回答說。

“我还可以参加嗎？”老汉恐怕年紀大了就不吸收，焦急地問。

“你非但能参加，将来初級社轉高級社时还可以享受五保呢！”金根回答說。

“那我就报名，现在算参加啦！”老汉笑着說。但他对五保两个字还搞不明白，两只眼睛望好了顧金根，不解地問：“什么叫五保？”

“五保，就是沒有子女的老人有社里来供养。”金根还滿有意思地說，“象你，沒有儿子，又沒有女儿，年紀大了做不动就有社里大家来养你。”

“世上还有那样的事？”老汉还有些不大相信地問。顧金根又講了許多道理給他听，还举出了一些例子，老汉才真的相信了。摸摸他那花白的胡須，笑得合不上咀来。

忽然一个女人闖进來說：“金根叔！我家也报名参加合作社！”

“和生叔同意了嗎？”金根看了一下就問。

“他說参加就参加。”

“好！你算是参加进来了，不过回去还要好好的打通打通和生的思想。”金根最后叮囑了这么一句。

报名的人愈来愈多了。下陈巷除了富农陈小六之外，其余的卅五家都报了名，顧金根把这个情况向乡农会汇报以后，

錢鄉長親自來參加了合作社成立大會。

七

陳小六雖然沒有參加到社里來，也沒有去開會；但他從人們的口里知道錢鄉長要大家小麥產量達到300斤，水稻產量達到800斤，他暗暗地罵着：“看你們這些窮鬼，搞得出什麼名堂來，這一熟小麥就要和你們比一比，看看誰高誰低！”

自從下陳巷的社成立以後，顧金根就被大家選為社主任，後來大家都干脆叫他“主任”，連名字也不喊了。顧金根擔任了社主任後，担子更加重了，他日思夜想的想着怎麼來實現提出的指標，有時候也召集社員大會，叫大家來想辦法。

陳和生說：“陳小六在種麥的時候，田里已經墾了三隻豬的灰，還散了500斤豆餅，我們社里200多亩田，就只墾了廿幾頭豬的糞，看樣子要落在他的後頭了。”“為什麼我們比不上他？我們人多勞力足，而他只有那麼付臭骨頭。”有德老漢也開起口來。

“有德大伯說得對，我們勞動力足，只要多加工，精耕細作，再加上一些追肥，保管比陳小六的麥子長得好！”春玲也爭着說。

“用什麼來作追肥呢？”主任提出這一問題，大家一陣沉默，顯然大家都在苦苦的思索着，找出一個可以解決肥料問題的好辦法。

“只有鬮河泥”，有德老漢的話打破了這少有的沉默。

“到底還是老經驗呢！”社主任說。

大家都贊成这样做，于是一场向河塘要肥料的战斗开始了。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社員們日夜苦战在杨婆河上，因为据有德老汉說那里的河泥最肥。

陈有德老汉因为年紀大，社主任沒有同意他去鬻河泥，却分配他另一个任务，叫他指导大家到麦田去加工。他知道再和主任去爭鬻河泥是沒用的，同时麦田加工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事，因此也就算了。在麦田加工的工作中，他真的当上了指导員，大家都按照他的話去做，把排水沟开得深深的，各条沟又能相通，真的做到了雨一停，田里的水就流干淨。

春天到了，肥頂的麦苗經過几场春雨以后，直往上长，綠油油的一片真誘人，后来信用社又給他們貸款买了300多斤肥田粉撒在田里，过了几天，麦苗好象“偷眼长”似的，更加长得秆壮叶闊根子粗，真是越长越神气了。

这两天，陈小六看看社里的麦子长得那么漂亮，自己田里的麦却老是那么高，急得象热鍋上的螞蚁，整天在田里打轉轉，心想：“我在这几块田里花的成本就夠一家六口吃一年呀，断命田也不爭气。”他越想越气，头摆得象貨郎鼓似的，叹了一口气說：“这次輸給社里了。”

五月的风吹动着金黃的麦子。麦子收割了。收割結束，全社平均每亩产量340多斤，比陈小六的麦子整整多上三倍。

八

一九五五年冬，下陈巷初級社轉为高級社，这个消息象风一样吹遍了全村，从原来的卅五戶扩展到三百八十多戶，大家

都想替自己的社起个好听的名字，有的說：“我想叫幸福社。”

“不，社长不是說了嗎？幸福刚刚开始，我想叫曙光社。”

“我想叫春雷社，毛主席的报告象春雷，而且我們又是全县第一个成立高級社。”春玲高声地說。

“对！春雷！春雷！春雷一声响天下。”陈有德老汉高兴地說。“这名字很好，我們贊成！”大家高声地說。

春雷高級社誕生了。日子真是越过越好了。

三 叉 路 口

富裕中农华万福入社記

提起华万福，在东亭鎮的方圆十里，可說是众所周知的人物。从互助組发展到高級社这段合作化的运动中，他曾經挖空心思，絞尽脑汁，用尽全力来抗拒这一历史潮流，使他的“大名”曾“喧赫”一时。結果，一切还是枉費心机。在党和羣众再三教育下，在組織起来比单干強的事实面前，他虽然在較长時間里徘徊、观望在三叉路口。但是，結果还終于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成了推动这历史潮流前进的行列中的一員了。

华万福，五十多岁，細长个子。常穿一身黑色中装，有时还围上一条青竹裙。使人看上去干淨、利落。那有几根黄須的脸上有着薄薄的嘴唇和尖尖的下顎，还有一副滴溜溜乱轉的黄眸子。誰和他相处一会，就会在脑子里留下一个“精明鬼”的印象。至于常和他生活在一块的人对他評价可有分歧，有的人(大多是老年人)說他会过日子，是个“挣家当老小”；有的人却說他是耍奸取巧的能手。的确，就是在日寇和国民党黑暗統治下，一般人家都逼得倾家蕩产，害得家破人亡的，而他

却凭那两片能說会道的嘴唇和看风使舵的本領，对各种人都圓滑地应付得沒有一點儿棱角。因此非但保住了祖上遺給他的六亩地，而且还添置了四亩地。关于这件事，他常把它作为向孩子夸耀的資本。土改时，保留了原产，划成了富裕中农，生活更是一天天好起来了。

在一九五〇年，他第二个儿子参军去了。起先，他是竭力反对的，觉得凭空少了一个整劳力。可是，后来见到干部和羣众很尊敬他家。这样他一想：“也好！”所以，他又象虎添了翼，驕縱起来了。他总感到自己在人前要比別人高一个头，並且常常得意地告訴別人：“嘿！不是我万福吹牛皮，凭着我这二高三多过日子是不用愁的。”当人家問起他什么是“二高三多”呀？他就会眉飞色舞，津津有味地告訴別人家：“二高”指他家政治地位高和他自己种田技术高；“三多”是田多、劳力多、畜力农具多。事实上也是这样，因此很多人羨慕他家。說他家可称得上“兵強馬壯”了。

他也长久地盘算着再掙四亩地再造三間屋将来好每个儿子都能分到七亩地三間屋，使儿孙們知道他是个勤儉人。

可是，正当他做着个人发财的美梦时，互助合作的运动在农村中开展起来了。

这可使他困惑起来了“互助組？十几家人家在一起做生活，怎么会不相罵打架呢？”他又想到自己和万寿（他兄弟）沒有分家时經常相罵，甚至还打过几回架。不行，祖祖輩輩是一家一户过慣了的，从古到今都是各家打各家的算盘。哼！讓那些光桿子（指貧农）去胡鬧吧，不弄成“糊涂組”才怪呀！”

他又想到：“自己不要仰求別人，並且希望別人也不要來仰求他。”用他的口頭禪來說：“我最喜歡不進不出。”

因此，當華菊根動員他入組時，他除了公開表示堅決不參加外，還在心內暗暗打算：“空話少說！我們騎着驢子看唱本——走着瞧吧，究竟誰的優越性大！”

這樣，他就下定決心，要和互助組比武了。

他又多養了一隻老母猪，農忙時他兒子和媳婦三人，雖然起早摸黑在田里做，但還感人手缺少，他就用“現工資，吃得好”來僱工，並和組里搶鬻泥。農閒時，他又挑着一付糖担，到各處去換破布和舊棉絮等廢品。由於他會察顏觀色，加上他腦子里會打算盤，所以生意雖小、利潤却高。一家人油鹽就不用靠在稻稈上。

在秋收時，互助組產量却使他吃了一驚，但他還認為長不了的，總要散的。而且，他生活還是比一般農民要好得多。因此，他還是專心致意地走他的資本主義的老路。

二

五二年秋，互助組要轉成初級社了。他一想更不行了：十多家互助組，評工要評一黃昏，有時還要掙得面紅耳赤；這樣幾百家人聚在一起怎樣搞好吶，老話沒錯的，百姓百姓是百條心！而且他還想到一入社，他就沒有隨便做生意的“自由”了。所以當華菊根等來動員他入社時，他還是搖頭又搖手。並且心里拿定主意：“你們，死人說得活轉來，我這塊肥肉也絕不肯和你們沙子和在一起的讓你們白沾光！嘿！眼睁睁吃虧的事

情，我华万福出了娘肚皮也没有做过哟！”

並且为了使干部和群众不来“干涉”他“单干自由”，让他能安静静地做他的单干户。因此，用他象黄蜂窝一般的心眼儿，想出了几个鬼主意。

首先，他用小恩小惠来拉拢队内干部和群众。他姪儿是初级社主任，他就在他面前挑拨说：“金广，社里少跑跑，人家可在議論你贪污、官僚哟……没有钱用，我这里有，来拿好哩。没有田种我也好拨两亩你种种。”对其他队内干部和群众也这样说：“社里借点钞票脚底要跑穿，我这里可随借随拿”。

当时，如果他家也没有，他就赶快到街上去代借“折会钱”自己甘愿倒填上一些利钱，因此有些人是被他蒙住了，说他慷慨大方，进步很快。但也有少数人在背后说：“哼！黄鼠狼给鸡拜年——没有好心肠。”而他自己认为这生意是值得做的，因为知道政府是提倡“有借有还的”不怕人家少掉他。

另外，他又多养了两只母猪，准备与初级社再比一场。

就这样，他还是执迷不悟，做着发财致富的白日梦。

三

毛主席的讲话，象春雷一样，使全国人民欢腾起来了。高级合作化的浪潮以雷霆万钧之势来到了东亭。某些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生活方式，将在这历史的变革中迅速瓦解。

华万福也知道这一次混不过去了，因此，当干部来动员他入社时，不再是坚决拒绝了，而是闷不吭声了。有时就一边支

吾着說：“是是……要入的。”一边却象脚底抹了油一样想溜走了。有时人家顶住了他，他就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說：“唉！各家有各家的难处呀，让我再想想，你們先走一步吧，我看看再說。”

可是，时代是不能再等他了。干部本着“团结中农”的方针，想出了“细算账，看现在，想将来”的方法，来动员一般中农入社。社主任华菊根还亲自替他算了一笔细账：把单干时收入扣掉农本和雇短工费用后来和入社后净收入比较起来，他家不但不减少收入，而且每年还可以增加二十几元收入。这可使他大吃一惊了。皱起了眉头，如梦魇般低吟着：“咦？有这种事？……”他想大概算错了吧，华菊根再边說边打算盘给他听，他两个黄眼珠也死盯住了每一粒算盘珠，结果还是外甥提灯笼——照舅（旧）。这可使他迷迷惘惘；转身就飞跑回家拿出他十六位算盘，又磨蹭磨蹭地打了几遍。但无论是心里算，手上算，结果还是那样。这一下他可象着了魔一样；连他老婆叫他吃饭也不理，拔脚就往社办公室跑，气喘喘地对菊根說：“主任，现在加入不嫌晚吧？那笔账我承认算对了！”菊根微笑地对他说：“不嫌晚的。随时都可加入的，只要写一张申请书就行了。”

万福又兴冲冲地回到了家。路过自己桑田时，他象突然被蛇咬了一下，脸色一下子变白了，随后是一层阴影罩在上面了。原来他见到刚栽下四年的新桑树。枝条是那么长，幼叶儿象绿吱吱的翡翠一样逗人爱。他想到了培育这两亩田桑树，曾化了多少力气呀，不久前还施了一次重粪。现在刚刚上

圈，倒又要归大家了。他两只脚就象钉在那里似的走不动，后来拖着沉重的脚步，一步步磨回家。家内的一圈圈的肥猪，一件件农具又使他心里和刀绞一样难受。特别当他抚摸着那只三岁的长得滚瓜流油的牯牛，更是热泪满眶了。他连饭也不吃就合衣倒在床上。脑子里象黄河一样的在翻腾。他老婆见他乘兴去，败兴归，甚是奇怪，赶忙搬动两只小脚来低声地问：“老头子，身上不舒服吗？还是和人家吵架了？要不要吃点饭？”可是他死不吭声。只好嚥口气走了。万福想到：几十年苦苦经营的家业，可不能随便扔掉啊！可是一旦高级社真正好了，自己晚加入恐怕要吃亏，另外，他最感到为难的是今后雇短工一定难了。碰到农忙天旱一家人可实在忙不过来呀！……”他就这样心内七上八下，左右为难着。后来他决定过几天听听风声再说吧。

第二天，他破例地走进了茶店。很快的就和几个落后分子搅在一起了。富农张祖荣压低了嗓子，嘴巴差不多咬着他的耳朵，神秘地说：“入了社就没有自由了，上街要请假，付块钱要跑几趟，哼！你入社还不是明吃亏的……万福，怕啥？你又是军属，中农……嘿嘿！”最后还装作挺亲热的样子，拍拍他的肩膀，笑着说：“不要三心两意了！”还有一个叫徐阿南的下中农也心事重重地说：“你还有什么不能决定的，不象我里没牛没本钱的离开了人家就种不熟田。”还有一些未入社的更想拿他当挡箭牌，好在干部在动员他们时，理直气壮地讲：“嘿！人家军属也不入，我入？因此也是百般倦怠还拍着胸脯说：“万福，挺下去，将来农忙时我们好伴工的。”

这样一来，他可横了心，胆子也壮了。一回家就向大家宣言：“不入社哩，我的麦田仍旧自己去加工。啥人去做生活，我敲开他的头打断他的腿！”他又见到贫农都入社了，田是买不成了，因此就每天上午一趟街，茶馆内成了他们交换情况和议事的地方。久之，华万福无形中成了他们的“头脑”。

这时，县合作部长钱廷君同志到这里来协助建社和检查工作。他听了菊根介绍，也亲自找他聊家常，后来又谈到小农经济的不稳定性。也向他描绘了社会主义农业的远景等，并且又再一次帮他算了细账。同时，他儿子也写信回来，叫他赶快入社，信上还說：“不要单看到自己的鼻子，社会主义道路是农民唯一通向幸福的生活道路……我参军不也是为了社会主义嗎？”特别他见到在茶店内叫他不要入社的富农张祖荣，因企图放火烧毁社里的仓库，而被逮捕了。这一系列事件使他的心又活了，向菊根表示愿意入社，并且把红布包着的土地证也交了出来。

可是数千年传下来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观念，在他身上是根深蒂固的，个人的私利，象一条毒蛇般盘踞在他心头。因此入了社好象是失了魂儿似的。

当天傍晚，晚霞映红了半个天空，田野上是一片抽穗扬花的麦海，微风过去，那象狗尾巴似的麦穗慢慢地盪漾着。往年这种时候，他每天傍晚都要这样立在田边，看着这样的麦苗，准会乐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心内也会象吃了新米酒一样甜滋滋的。可是，现在他却有一对忧郁的眼睛，天神地望着这五亩麦子，痛苦地想着：“这已不是我一家的了！”接着，他又颓唐地蹲

下去，伸手抓起了一把黑油油的泥土，两眼直盯住它，並紧紧地把它捏成了粉，一面慢慢地往下撒着，一面想着：“在这块五亩方正正的田里，我曾墾过多少猪灰、河泥和豆餅，有那一家田里的田脚有这么好啊？唉！”

“今年我不入社該多好呀！”他感到很后悔：“唉！唉！真是鬼迷了我的心了，我为啥要入社呢？”他又想到了那桑树、猪、牛和农具，真是越想越心疼。他好象是见到了一张花花綠綠的鈔票，被人家从自己口袋里拿去分掉了，心内就气愤起来，后悔地说：“我精明了一世，这一回却给人家沾‘光’了，哼！这还行……”

他就这样的独自在田埂上轉来又轉去。晚霞由逐渐暗淡到消失了，夜幕也降临了，直到一阵风吹来，使他打了一个寒噤，他才从沉思中清醒过来，长叹了一口气，象幽灵一般悄悄地飘回家去了。

以后，他就这样愁眉不展，唉声叹气的。劳动时候是吊儿郎当拆烂污，大家批評他，他就和人家吵架。他是想鬧得社里开除他。可社长早就关照了那一队社員，耐心地教育他，特别关怀他。因此，他只好另想別法了。经过几天动脑筋，想主意，居然被他想出了一个“好方法”。

第二天，他就又挑起了那副半年沒用过的糖担，說是要去換几天糖。菊根虽再三开导他，叫他不要走。但他那里肯听呢？手一撒，扬长而去了。菊根只好追着他的背影，叹了一口气，搖了搖頭。

其实，他那里是想去換糖呀，而是到四处去打听合作社的

消息。过了三天，他家也没回，挑起担子一直赶到社办公室门口，然后进去对着菊根就大嚷了起来：“我要退社，政策上明文规定的：有入社的自由，也有退社的自由，我坚决要求退社！”说罢也不管准许不~~不~~就气势汹汹地走了出去。连菊根叫他再仔细地想想也没有听见。

为了实现他的梦想，他又玩了一套鬼花样。

首先，他怕那三亩桑田里长得象蒲扇般的桑叶被社里探去因此就在一个晚上偷偷的到桑田四周洒上了石灰水和盐水。然后，他放出空气：“我桑田里都洒上了石灰水和盐水了，你们有胆的就去剪好哩！”而他却暗地里和坊前多一个商人做好了交易，在初夏的一个晚上，一下子就将桑叶全部剪下卖了。同时他还声言：“我田里的麦要自己割，啥人割我就和啥人拼命！”

群众可火起来了。纷纷说：“偷卖了桑叶，还想割麦，心太狠了”有的要干部好好地教育他一頓。但干部也觉得一时没有好办法，教育么！那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啦！

四

为了华万福的入社问题，干部们苦口婆心地不知讲了多少话，费了多少心。特别是华菊根同志，因原来身体就比较孱弱，这次为了他，心血也熬干了。在前两天夜里，他竟突然从床上爬起来，跑到门外大声疾呼：“华万福为啥要闹退社？大家起来帮助我说服他！”周围群众闻声惊起，见此情由，无一不为之深深地感动，纷纷议论说：“毛主席的干部为了大家过好

日子，化了多少心血啊！”“万福这人也太没有心肝了，害得人家为他急得这般模样！”那原来称赞他是“置业手”的老年人也这样骂着。

青年人干脆嚷着：“把他送到公安局去，叫他坐几天，洗洗脑筋！”菊根同志当时住了医院，休息了半个月才好的。

钱部长和一些干部就抓住了这机会对社员进行了一次“坚决走合作化道路”的教育，当众揭发和批判了华万福的资本主义思想，并对他所在的那个小队干部的温情主义也作了严厉批评。贫农办好社的信心更加强了。就象徐阿南等中农也安心地在社里了。使社在原来的基础上，巩固和提高了一大步。

这几天华万福也躺在床上，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

他被几件事苦苦折磨着：一是怕人家以后嘲笑他，会在人家的面前感到矮一截，但最主要也是最使他伤心的是金保夫妻俩的变化。事情是这这样的：

金保是他大儿子，长得象牛一样健壮，十分勤俭，一天到晚只知道埋头做生活，平时很少讲话的。因此，他在金保二十岁时就替他娶了媳妇，这又给他增加了一个好劳动力，所以他一向认为他们一对是自己的继承人。但金保，他对单干一直是不赞成的，特别见到人家在一起劳动时有说有笑，而自己和爹爹一声不响冷清清地干活。虽然金保已娶了媳妇，但他爹仍要如骂小孩一般地斥责他，他媳妇也不知在他耳内唠叨过多少回，希望早些和人家在一起劳动。但金保哪里敢吭声啊？直到这次才一起和大家干了几天活，他爹却又要闹起退社来。见这机会，他俩商量了一下，就在一个晚上向他說：“爹，我俩

一份田要留在社里，你退社我們就分家吧！”

这对华万福說来是一个晴天霹靂。他想，我一直辛辛苦苦地干还不是为了你們，就是想单干也是为了你們使日子过得好一些呀。真想不到儿子也不能諒解我这一片苦心了。当时，他老淚縱橫，一声不响。金保俩见此情景，吓得沒了主张。他娘就高声罵道：“你这忤逆种，把亲爷也气死了！他哪一样还不是为了你俚好？快滚开！”金保声不响地退了出來。他妻子可还頂了一句：“我俚可不稀罕这种好心。”

这真的差一些把他气死，老夫妻俩談到了半夜。金保娘安慰他說：“儿孙自有儿孙福，我俩还操啥騰心思呀？”他最后叹了一口气，慢慢地說：“变了，时代变了！一切都变了！……”

第二天他象是一个大病初愈的人，起身就到各处乱轉。发觉以前和他一条心的人也安心在社里了。甚至阿南也这样对他說：“我想通了，資本主义道路是一条死路，现在走不通了。”他觉得一个人是撑不住天的。从此退社的心慢慢地就冷了下来。

五

以后，华万福在党和羣众的再三教育下，思想逐渐有了轉变，发觉他原来許多打算和看法是不正确的。

就拿怕不光彩这点來說吧；菊根早就关照了社員，对他应抱团結友爱态度，多帮助和关怀他。因此大家在他面前絕不提他过去鬧了情緒，相反在干活时多虛心請教他，並給一些

輕活兒他干。特別是菊根同志更是非但沒對他有一絲假意，相反常主動地接近他，和他聊聊天，問問他家有沒有困難，並抓住每一機會對他進行教育。萬福在他面前總是感到又慚愧又感激。因此菊根對他教育也特別起作用，也使他認識到現在幹部真是赤胆忠心地為大家服務的。

另外，他家三個全勞力，加上老婆在家庭料理料理家務，一家在社里可以做到七百多工，收入也並不比單干時差，並且他可少費不少心機，晚上覺也要睡得多。所以他在社里心也慢慢地安定下來了。特別是家庭關係改變，更是使他徹底悔悟過來了。就拿他的大兒子和大兒媳來說吧：金保以前是對他“怕”，和他在一起干活，可以一整天不講一句話，而兒媳，則更怕他了，平時愛理不理的。總之一家生活過得還好，但互相間是冷冰冰的，坐在一起也是冷清清的，唯一能諒解他的是老伴了。而現在卻完全變樣了，他大兒子的說話和笑聲多起來了，兒媳見了他露出了笑臉，還時常親熱地叫聲：“公公！”他倆也常將笑聲和愉快帶到家里。萬福十分明白：這樣變化是由於他倆能和大伙兒一塊勞動、休息和少受他的斥責而引起的。這也使他認識到自己以前是瞎操心，反而引起他們對自己不滿。再說現在他和兄弟萬壽的關係也親密起來了，再也不會為田多田少而吵架了。這一切都使他那一顆原來被自私自利腐蝕透了的心，現在又變得淳樸、善良了。他開始對社有了感情了。

人民公社成立後，他因對飼養有經驗，就專門養豬了。開始接受這件任務時，他心里就暗暗下了決心：“嘿！這一會

可要施展一下我的本領了，我要拿出全部本領，讓大家知道我萬應有兩下子！”在他內心還有這樣一個打算：“將工作搞出色一些，可以使大家對他的看法好一些”，所以他十分賣力地干起來了，想盡各種辦法解決飼料問題。如他自己利用休息時間還種了一畝葫蘿卜。由於他照料得好，使小豬成活率達到百分之百，肉豬也吃得滾壯的。平時，菊根也時常來看望他，還經常夸奖和鼓勵他幾句。他干得更有力了。因此，在這次社里評勞模時他也被評上了。在慶丰收的會議上，他戴上了大紅花，社里還獎給他五元錢呢？這樣一來，他的積極性更高了，干脆將舖蓋也搬到豬舍里去了，日夜照顧着豬仔。

● 他妻子也在食堂里燒飯，小兒子也復員了，在一個工廠里工作，每月也寄一些錢給他，這樣一來，他的心情更舒暢了。

以前他怕人家提起他鬧事的事情，現在却經常向人這樣講：“私有制度是害人精，它使人的良心也要變壞的。總希望人家窮得賣田，自己好買田造屋。我也幾乎被它害了一世。還好，共產黨叫我醒過來了，沒有往死路上走。好了！特別現在成立了公社吃飯不要錢了。私有制度也連根拔掉了，我也脫胎換骨成了‘僕’了。哈！哈！”在那黃老的臉上，卻閃耀着青春和幸福的光芒。

是的，他變了，他也趕上時代了！

风 波

一

在无錫到东亭公路的东侧，有一个住着三十多户的小村，这就是蒋巷村。一九五四年春，这里鬧起了一场风波。

說起这事話很长。还是在那年春初一个夜晚，月亮上騰了一层浅灰色的云。灰暗的夜空，田野一片寂靜。隱約可以看到在无錫到东亭的公路上一个穿着青布衫的壯年人低着头向东亭走来。与其說在走，不如說在跑更恰当。

那人是谁呢？他就是蒋巷村的富裕中农蒋全根的儿子蒋狗大。解放前他在国民党军队里当炊事員，在长官面前，他表现得“誠实、听話、勇敢”提升当了一个炊事班长，他一心想升官发财，在官长面前象一只馴服的猫犬。四八年，他被解放軍俘虜后放回家了，可他一回到家就和他父亲做起投机生意来。解放后，不知怎的，在无錫某厂当上了炊事員。他回家一次总要偷点鍋巴回来。

这次他也是偷了鍋巴回来嗎？不是。那他为什么要跑得这样快呢？原来有一件急事要告訴他一家人。他今晚在厂里参加了一个大会，听到了农村里粮食要实行“統購統銷，吃飯要按計劃供应。真正沒有米的人家由国家来供应，有多余的要卖給国家”这消息他听了每一根汗毛都要发抖了。他

要把这个消息馬上告訴家里的人，他有一种心事，急于要和父亲商量。他低着头急急地走。在村旁和蔣金明撞了一个满怀。

金明是蔣巷村的村长，他刚从乡里开会回来。脑子里一心想着會議的精神，深思着全村各戶的粮食情况。如何把这“統購統銷”告訴給社員們。不料被撞了一下，抬头一看是蔣狗大。就說：“狗大，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啊？可把你老婆等死了。”蔣狗大忙回答：“我在厂里开会啊，一直开到九点鐘，所以只好现在回来啊！”原来蔣狗大每星期六下午要回来一次的，村长也不觉奇怪。开玩笑的問了那么一声。蔣狗大也大搖大摆地回家去了。

二

蔣狗大一回到家里，看见里面还点着灯，他的老婆开门后唧唧咕咕地說：“把人等死了，我当你不回来了。两位老人已睡觉了，夜飯吃了沒有？”又一看狗大的臉，她料想到一定有什么急事悶在心里。蔣狗大沒有理会她这些話，只是說：“快把他們叫起来！”說了又加了一句“輕点，別惊动了邻居。”

全家都起来了，老头子蔣全根当出了什么事，急着問狗大。蔣狗大就把听到的“統購統銷”的事从头到尾說了一遍。这一說真急坏了蔣全根。

蔣全根已是六十开外的人了。但他身体还很健壮，他死守着自己十几亩田，在各项活动中，特别是对参加互助組一事，他象一块死石头，动都不动。村上連三岁的小孩都会叫他

“老頑固”。老頑固奸計倒不少，囤積、投機是他的拿手好戲。現在家里還積着一千餘斤糧食。這是他和兒子去年秋收時偷偷地拿稍高於政府的价格收買來的。想在今年青黃不接的時候來撈一把鈔票，發一下橫財。他自己問自己“這些糧食難道隨便賣給國家嗎？不！決不能放過這一手”。于是就氣呼呼地問狗大：“我們那米怎麼辦呀？”又憤憤地罵了一聲：“該死的共產黨，蓋一座房子的錢又要落空了”。蔣狗大回答說：“我正是為這件事忙着趕回來的啊！我們得想個辦法混過去”。大家沉默了，老頑固抓頭摸耳地想，忽然他冷笑了一下說：“好，有啦！我們把它藏起來。明天到村長那里去借米，來一個以守為攻！坐在他旁邊的女兒蔣銀仙說道：“這個辦法不好”，“為什麼？”老頑固問着。“我是幹部呀！”原來蔣銀仙前二年剛從小學畢業，因沒有考取學校，留在家裏，在辦民校掃盲運動中她為了要表現自己出出風頭。花了一點力氣，干出了一點成績，評上了掃盲積極分子，混入到團里來。其實她的行動和說話都是虛偽的、表面的。領導上叫她負責掃盲的工作，她算當上了一個幹部。正由於這個“幹部”的緣故吧！使她良心上受了責備似的說了這麼兩句話。“啊，正因為你是幹部，我才用了這條妙計，別人就不會懷疑我們呀！”老頑固又象高興似的這麼說。蔣銀仙心想：“這也對，只要不發覺就不要緊。”狗大也說“這倒是一個好辦法。”

● 事情就這樣決定了。

三

早晨，凡家缺粮的人家在村干部的帮助下，也和其他人家一样高兴地吃着早饭，正在这个时候，蒋全根家可就“吵”起来了。

人们都端着碗到老顽固家来看到底发生了怎么一回事。只见老顽固蒋全根面孔涨的通红，和他的媳妇在吵闹。老顽固说：“混账！这是烧的什么东西。叫我怎么吃法！”媳妇结结巴巴说：“米，米没有了，叫我拿手去烧！”老顽固更火了，大叫“什么？！米没有了？我种出来的米到哪里去了！”他把旱烟筒一甩，直往房里奔去。媳妇也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哭着，嘴里还说：“以前死吃活吃，吃落了现在要骂我了”。

人们都感到奇怪——怎么这老顽固家里没有吃的了？都用怀疑的眼光看着这一切。

午后，蒋狗大回厂了。沿村看到人就含着眼泪说：“家里米没有了，我是可以不回来的，看他们怎样度过呐？”

黑幕笼罩下来，夜降临了。村长金明一面吃着夜饭一面想早晨全根家发生的事情。凭他的工作经验已猜到了三分。正在这时，蒋全根推门进来，愁眉苦脸地说：“金明弟！你知道我家从未吵过一次咀，我太糊涂了。今天才发现家里没有米了，想和你商量一下，借点米我？救救我全家吧！”这时，金明完全明白了昨夜蒋狗大为什么在那时候还回家。心想：今天早上吵闹，一定是先来放一个烟幕弹，来迷惑大家。好！让你迷惑吧。金明就反问道，“怎么，你也没有米了？”“是呀，当

稻收上场，沒有錢用就卖了几百斤，产量又不高，他們又死吃活吃，现在吃亏了啊”“吃亏了不会这样快吧？”“真的呀！只剩几斤米了啊！”“不，这是不可能的，我們互助組的产量比你低，还可以过些日子，你到反而沒有了？”“你总要帮我想想办法啊！”“几斤米吃掉再說吧！”老頑固扫兴地回去了，但他的心里还是高兴的——村长和村上人都知道他“沒有米了啊，今后鬧供应就‘便当’了”。金明的心里也是亮堂堂的，他心里暗想：“老頑固真狡猾啊！明天把这事和乡长研究研究。”

四

过了两天，“統購統銷”的工作在农村展开了。

在羣众大会上金明把“統購統銷”的意义和好处說了，並宣布了誰是缺粮戶，馬上就有供应。如果經濟实在紧的話，政府还可以貸一部分錢給他。羣众听了都很高兴。特别是沒有米的，真是对政府感激不尽。只有几个人一直沉默着，心里象有一个不能解的疙瘩。

现在老頑固一听自己不在里面，就气呼呼地問村长：“我早和你說了几次。怎么现在我家还没有供应，你有心要和我作对嗎？”村长倒緩和地說：“你去問你的女儿，自己再算一算吧”老頑固无話可答，心里有些慌了。暗想：“銀仙和他們說了嗎？糟了。”他只好急急的往回走。

原来金民在前天找蔣銀仙談了話，金明問她“你家真的沒有米了嗎？”蔣銀仙一听，結結巴巴地說：“真的，真的。我到米囤里去看过的。”

“說實話吧！不要耍樣。你是有知識的。請算一算你家去年的產量吧！”金明慢慢地說。蔣銀仙回答道：“我，我從沒算過，這個我不會算。”“我來算給你聽吧。聽好！算你家田產500斤，12畝田共收6000斤，你家連二歲小孩在內共8個人，每人算你口糧600斤，共計口糧4800斤，交給政府600斤，還剩600呢，怎麼沒有了？”蔣銀仙低頭不響了。

蔣全根到家惡狠狠地把女兒叫到跟前，問道：“你和他說些什麼？”銀仙只好把村長對她說的話說了一遍。這一說他又急了，抓著頭惡狠狠地說道：“他們倒和我算起賬來了啊？”但又一想：反正我把糧藏好了。你們來抄也別想抄到。既然鬧開了，就鬧他一個徹底吧。”

此後，他在幹部面前鬧得更兇又更厲害了。

五

蔣巷村另一個富裕中農蔣平山看到蔣全根在鬧供應，他想內中必有原因，全根是個“聰明”人，從來不做吃虧的事情。他知道，去年全根暗地里向幾個窮人收買了千把斤糧食，一定是把它藏起來了。才敢這樣鬧。跟着全根就吃不了虧，因此，他也鬧起供應來了。

他們鬧的形式倒不少，一会儿哭，一会儿和別人去吵鬧。真象政府要餓死他們一樣。當然蔣全根家在這里面是主角。他的老婆，媳婦端著一碗稀湯菜粥，東村跑到西村，碰到人就說：“你們看，我們只吃這牛鼻子里的水，真要把我們餓死了。蔣銀仙也裝著病不出門。掃盲的事也根本不管了。老

頑固蔣全根更是有趣，天天拿了一只竹箕到村長那裏去借米，不借給他就祖宗三代的罵起來。

終於他顯原形的一天到了。

一天，鄉長一進蔣巷村。就看到蔣全根和村長在“扭胸膊”嘴裏還罵着人，鄉長明白了。他正是為了這件事來的，鄉長上前去勸架，蔣全根見是鄉長就不動了。鄉長問金明為什麼會吵起來的。金明擦了擦頭上的汗說：“我正在吃飯，他闖進來說我押他的供應証。要死，他要我同他一道死。就把我拖到這裏來了。”鄉長轉身對蔣全根說：“你真的沒有吃嗎？”“真的，不信到我家裏去抄！”“為什麼要抄呢？該有說有，該無說無，實事求是嘛。”“我說了一千個沒有了，不抄你們總是不信，抄了你們才會相信。”“真要抄嗎？好。聽你的話，我們就去抄！”

蔣全根總認為藏得萬無一失了，才下了這個決心，要逼迫幹部到他家裏去抄，他那里會想到糧食會抄出來呢？

鄉長和村幹部最後又征求了他的意見，蔣全根還是那樣的表示。所以就到他家抄起來了。蔣全根提心吊膽地跟在後面。鄉長象一個老偵察員似的翻弄着每個可疑之處，不放鬆任何細小的一點東西。但許多地方都抄遍了。還沒有發現什麼。現在還剩下一間房裏沒有去。幹部們走進房間，看到蔣銀仙發抖地睡在床上，他們檢查得更仔細了，還是沒有找到。村長看看帳子，要去拿它。蔣全根看到這裏，面孔慘白。眼睛死死地盯着鄉長。鄉長把帳子一拿掉，只見到那座牆是新砌的。鄉長拿了一塊磚敲敲那牆，只聽見是“空空空”地發響。這一响可把蔣全根急壞了，上前拉住鄉長。嘴裏叫着“這……

…这这墙……他这一句话未说完，金明把一块砖头弄掉了，只见白米“簌落落”地滚了出来。好多人都“啊呀”地惊叫了一声。这时，蒋全根无话可说了，呆呆地站着，象个木偶人。蒋银仙急得支支吾吾地说：“我可不知道他们会藏着。”

乡长走了出来，他马上对在场的群众说：“你们看到了吧？这就是蒋全根的鬼计，他囤积这一千多斤大米。做什么呢？不是还要想和以前一样搞投机活动吗？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剥削你们吗？我们“统购统销”就是要防止奸商的囤积，稳定粮价。使每个人都能吃饱肚皮。并且当场撤销了蒋银仙民校教师的职务。

蒋平山看了这一切，听了乡长的话，面孔也红了。他想着过去的生活，物价一天涨几次。在地主家里做了两个月的活，拿到了五斗米钱。歇了三天，只买到了五升米。逼得真是无路可走，现在一年的粮食，还能够吃，倒跟着去闹供应。想想真不应该呀，想到这里热泪夺眶而出。走到金明跟前激动地说：“我不要供应了。家里还有。我错了。”

服 輸

一九五七年五月的一天，田野里還是一片綠色的波浪，可是在錢顧巷門前的一塊方方正正的水田里，隊長顧泉根和社員們正在蔣雙季稻。他們一邊蔣，一邊還在爭論。隊長首先說：“我們這一畝雙季稻，現在要蔣‘二五方’，保證將來能收它個千斤以上。大部分社員的信心也挺足，紛紛說：“只要我倆今後認真管理，一千斤是不成問題的”。可是顧全木一聽可光火了，大聲說：“說得好聽，一千斤？我看還要連稻種也收不到啦！”這當頭的冷水，把大家潑得愣住了。

顧全木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漢，年青時在地主家曾當了十幾年長工，學了一套種田經驗，干起活來也是頭把好手。人家也經常請教他一些種田的門道，他也常以這點作為自豪。正由於這樣，他就常常迷信過去老一套，迷信自己的經驗，對新事物總是抱着懷疑和反對的態度。這次對密植也不例外。在下田時，他就在岸上叭哩咕嚕了一陣，現在聽這麼一說，原來到舌尖的話就象連珠炮似的沖了出來：“蔣了‘二五方’勿熱死已好哩，還會增產？假如蔣了‘四五方’，只要多出些力氣，八百一千倒穩當，要蔣這個‘二五方’，人工成本甩落不算數，老本也要勿着扛。”

停了一會，大家又紛紛議論起來了。一個年青社員反駁

他說：“你不要亂說，去年春雷社也是‘二五方’，一畝就收到了兩千多斤吶！難道我們一千斤也收不到嗎？”全木氣呼呼地站起來說：“你懂的什麼？收到了一千斤。我願全木頭割下來給你們當夜壺！”泉根見要鬧僵了，就勸解似地說：“現在不要吵鬧爭論，一句話，聽政府的話是不會錯的。只要我們大家今後努力，收多少可以在場上算的。”

在經營管理這雙季稻時，一般年青社員特別賣力，他們打破了陳舊的管理方法，耩了四次，拔得沒有一根雜草。肥料也經常各種各樣的配合着施。泉根幾乎每天都要到田頭上轉幾圈，就是全木也偷偷地經常來看望，不過他是來看看有沒有熱死。

正在稻子旺盛的時候，突然發現了稻苞蟲，於是大家就耐心地一個一個剪下來，真是照顧得比孩子還好。

這樣綠油油的稻子一直往上長，過路的人見了都要停下來，仔細瞧瞧，嘴里也要“嘖嘖”地稱讚幾聲。但是全木還是不服輸，冷言冷語地對人講：“別高興得太早，熱的時候還沒有來到，歇落幾天就可見分曉！”他還是堅信着一千斤是收不到的！他想：“錢顧巷從來還沒有收到一千斤的稻呢！”

但事實却大大出了他意料之外，天是熱的，可就是沒有熱死，當單季稻剛要耩的時候，那一畝雙季稻早已一片金黃，沉甸甸的稻穗把稻梗壓得彎彎的，並隨着微風得意洋洋地擺動着。

收割的時候到了。仍由那幾個薅秧的社員去割。他們拉着一把把沉甸甸的稻子，心里樂滋滋的真舒服。他們越割越

有劲，越割越高兴，不时发出一阵胜利的笑声。一个老汉拿着一把稻，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象孩子般天真地说：“这稻子我活到现在还是第一次见到呀！”那青年社员也说：“这稻一千斤是稳拿了，我们再加把劲，后季稻再收它个两千斤！”

全木看看稻子，看看兴奋的人们，显然心里是动摇了，可是他还不服气地说：“称斤见数！”社员们一听都“哄地”一声大笑起来了。全木一听象是嘲笑着他，恼怒地向旁边一个妇女高声喝道：“笑什么！人家陈永康种出了一千四百斤就上北京，到苏联，成了一个全国有名的劳动模范，你们也想上北京？”社员们听了又是一阵大笑。有人说：“我们当然要努力争取上北京见毛主席！”

稻收上场，马上就轧下来了。颧好就称。颧全木恐怕人家会多算几斤似的，自己去当了秤。一籬二籬……最后一算，是一千六百七十六斤十二两。这可把颧全木吓得“啊”了一声，张口结舌地说：“有这……么多……”可是他也知道是一两不少的。大家都笑嘻嘻地看着他。还是那个青年做着鬼脸，假装对旁人说：“收到了一千斤；我头割下来给你们当夜壶。”引得大家大笑了起来。这笑声是胜利的凯歌，是对保守派的一个有力的回击。颧全木涨红了脸，结结巴巴地说：“我服输；相信共产党的主张……”最后，他还补充了一句：“我要向大家学习！”

一場舌戰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晚上，田野一片漆黑，雨下个不停。在春雷社席郭小學的辦公室里，雪亮的汽油燈下，坐滿了人。主席台旁，坐着一個年約五十左右，頭戴西瓜帽，身穿黑衣衫，腰圍青布裙的人，這個人是富余中農楊根桂，他假作鎮靜手捧茶杯，坐在那里，黑板上整齊地寫着他在大放大鳴中所散布的錯誤言論。

七點正，辯論會開始了。社主任顧金根同志講了這次大會的內容、目的和性質以後，就側過身指向黑板，逐條宣讀了楊根桂的錯誤言論。顧金根同志剛讀完，楊根桂裝着若无其事地站起來，冷笑了一聲說：“我這樣說，想想並沒錯。我堡村上楊阿培，過去是窮人，到現在還是窮人，窮人好、好、好，好點啥？”說完又坐在凳子上，洋洋得意地摸摸八字須。他滿以為這一着就擊中了我們的要害，那知社員的眼睛是雪亮的。

一位老人，撐着拐杖走到楊根桂的前面，怒不可遏地說：“你這個忘恩負義的傢伙，共產黨什麼地方虧待了你，現在有什麼地方不好呢？辦了高級社連我這個無依無靠的老頭子也得到了‘五保’，你說楊阿培過去是窮人，現在還是一樣窮。你為什麼不睜開眼來看個清楚，楊阿培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呢？平時懶得鹽鉢頭里出蛆，農忙時大家都去勞動了，他却想出了

一条懶計，反鎖了大門，安安靜靜睡懶覺，干部找了三天也沒有找到他，你說這種懶漢怎麼能有好生活過呢？就是有金山銀山也要被挖空的。”老人用這些活生生的事實駁得這個滿口是舌的楊根桂頓時啞口無言，目瞪口呆。

接着又揭發楊根桂曾說過的“產量增加，增加，完全是共產黨在吹牛皮。辦社時到說得好，每個勞動日可得三元三”等。這時，楊根桂又顯得有些神氣了，他對社員說：“你們有沒有拿到手？”一個社員站起來說。“難道你的眼睛瞎掉了嗎？你沒看到我們社里規劃時，全社做六萬個勞動日，每個勞動日得二元六，結果做了十三萬個勞動日，因此，每個勞動日就只分到了一元五角五，超產的可以分到一元六角四，如果按六萬個勞動日來分，每個勞動日還不是可以得三元出頭嗎？”

這時會場上的人也顯得更加活躍了，發言的人爭先恐後。一個社員又站起來揭露楊根桂說“你一天到晚在自留地里摸，一坑人糞剛出清，第二天倒桑渣澆點水掏一掏，又當作一坑糞賣給社里。象你這樣的人，不要說一元半，連二三角也不值。”他停了停又接下去說：“你倒還說過去勿做也有得吃，現在做了還吃不飽，倒不如日本人在這里的好。”楊根桂一聽到這一句話，象受到了針刺一樣，抽搐了一下，睜着一隻眼睛，仍然裝做坦然自得的样子說：“我眼睛雖被日本人打瞎，可鈔票賺着不少！”……“噢！你原來是對金錢貪得無厭的傢伙，怪不得有人說你獨眼龍，一隻眼睛開，一隻眼睛瞎，光想鈔票進口袋，我清楚地記得，你乘火車到外頭去購一次菜，賺一個‘頂對’。你一早起來攤好了田，叫我父子倆蒔一日悶頭秧。還放‘半粒

豆’，你这样剝削当然不做也有得吃。”

杨根桂一听他放“粒半豆”，一只独眼骨碌碌的望着那个社员說：“我粒半豆放給啥人？你去替我找！”“啥！你还想賴，放給顧主任的五石米就是粒半豆，这是否是事实？”他还狡賴地說：“这是移給顧主任的，不是粒半豆。”顧主任早就听不下去了，說：“你不是和我說好‘粒半豆’的嗎？”杨根桂装沒有听见的样子說：“什么‘粒半豆’，我又沒有收你的利息？”“哼！你还要装蒜，要是沒有共产党来，你收不收？”他的神气消失了，臉上的青筋涨得象蚯蚓一样粗。

杨根桂一看西洋鏡要戳穿了，眯起了仅有的一只眼睛，灵机一动，向主任看了看說：“主任，別见怪，这都是为了吃飯的問題，我今年沒有吃飽过肚皮，社里的超产量直到九月份才补給我的，幸亏我外甥給了我一百斤粮票，否則真的要餓死了，所以我才发了这样的牢騷。”

“什么，是牢騷？不！这是向党向合作化发出的毒箭。”主任提高了由于日夜工作而沙哑的喉嚨說：“我本来不知道你还有一百斤粮票，现在倒要与你算算細賬，你全家七人，得口粮三千六百四十斤，你儿子到运输船上去了，又冒領一分口粮，社里补給你超产量六百斤，外甥还給你粮票100斤，平均每人吃六百六十斤，难道还吃不飽嗎？”

杨根桂給这么一算，吓了一跳，不禁“啊”了一声說：“我还吃了二百斤南瓜呐！我真沒有米了，不信你可以去搜。”“誰相信你的鬼話，米总在你家里，吃飯躲到灶仓里吃，吃起南瓜来就东巷走到西巷，装腔作势，要想騙別人。”主任說。

社員繼續揭發楊根桂的反動言論：“他曾說，‘合作化沒有單干好，產量沒有提高，收入沒有過去多，一年做到頭，連年夜飯米也沒有。’”社員用鐵的事實來駁他，舉出了莊前四十二戶人家，單干時（五三年），糧食最高產量全村平均每畝五百二十九斤，去年辦了高級社，莊前村水稻平均五百七十九斤。又給他算了一筆賬，他單干時種七畝八分田，全年收到糧食十石五斗，去年入了高級社，全家做了五百來個勞動日，折合大米二十七石，比單干時多收了十六石五斗，再扣除春夏兩季收入五石，還比過去多收入拾一石五斗。事實一桩一桩擺在面前，他只好低頭不語。

楊根桂不但在糧食統購統銷和合作化上面攻擊我們，就是在對待幹部的看法上，也撒布不少錯誤的言論，正如一個社員所揭發的，他講：“過去做生意算剝削，做偽鄉長、偽保長也算剝削，現在做幹部倒不算剝削？”這時，他滿口抵賴，“可是他的干兒子也忍不住了，站起來說：“這句話是你在三畝里做生活說的，還想賴！”他結結巴巴的還想說什麼，社員馬上指出：“你不要象祝枝山做對聯一樣，請你把後來的話連起來說說看。過去反動派用盡一切心思來剝削老百姓，象吳金根過去做了三代六老（指他在日本鬼子，汪偽反動派時都做過事）家里起了洋房；現在人民幹部那一個造洋房。”

他想不到干兒子也會向他斗起來，說了一聲你——臉色頓時漲得象豬肺一樣，再也沒有話說了，只是用斷續的聲音迸出了三個字：“我——錯——了。”然後無力地低下了頭，一只茶杯幾乎摔到地上。

雨停了，人們高兴地跨出了門坎，望望刚从云头里鑽出来的星星，心情舒畅地談論着：“今天辯得好，过去他总是不服貼，这次可服貼了。”一位老太婆也兴奋地說：“我过去糊里糊塗的，以后开会我一定要好好的参加了，听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話，坚决走合作化的道路”。接着，向老头子問道：“对不对？”老头子笑着回答：“对！”

散会了，大家通过这场舌战，在心情舒畅的談笑中，三五成羣地回家去了。

沸騰的一天

9月7日，这是东亭人民公社全体社員最欢乐的一天。全社八千多男女社員个个臉露笑容，敲鑼打鼓，抬着大紅喜报四面八方涌向东亭广场，庆祝公社的誕生。会场四周，旗帜招展；主席台两旁，挂着耀眼的金色对联：“办人民公社，万民享幸福，多謝恩人毛主席”“工农商学兵，迈步进天堂，不忘恩人共产党”。道出了全体社員要說的心里話。

在第二工区队伍里有三位敲乐器的姑娘，这是去年由无錫市組織来乡参加农业劳动的尤瑞芬、黄广英、李錫金。前一时期，她們因不安心农业生产而将戶口迁回过城市里，最近，办人民公社的消息吸引了她們，重新又回到了农村。会场东首的第七工区的队伍中，有位四十开外身材坚实的妇女黄小毛，听了社筹委副主任章凤岐同志講了公社的好处后，欣喜若狂地說：“这真是我解放以来四件喜事（土改、办初級社、高級社和人民公社）中最大的一件喜事，几十年来的願望实现了。”在欢笑声中，許多人都注視着一位双目失明的社員——“五保戶”施松南，他听到今天公社成立，特地請人搀了从七里以外的楊亭赶来。他做着手势，向身旁的社員介紹人民公社給他带来的好处：社里买了一部草繩机，讓他搖草繩。他感动地說：毛主席把我这个废人变成了自力更生的人。在休

息的时候，二工区春合幼儿园近百名天真活泼的小天使，唱起了清脆的儿歌：

公社办了幼儿园，
我的生活幸福啦！
天天吃着饼干和糖果，
摇了木船骑木马；
学了唱歌和舞蹈，
放学还把我送回家；
公公奶奶见见哈哈笑，
爸妈见了连把公社夸。

在公社另一角的人民公社图片展览会里，挤满了人羣，細心地逐张端詳着图片上的公社建設规划。有的說：明年就要造发电站啦！有的說：乖乖，明年就要建三十三个大厂！五工区的几个年青小伙子談論得更加有劲，一个說：明年的今天，你好当鋼鉄工人了；一个道：你也好当电力工人了；一个年紀較大的社員拍拍他們的肩膀說：好！你們进工厂去，我們在家种好田，保証亩收千斤粮。还有一些老农双手摸着新制的两部車床，向东亭抽水机站的工人了解它的来历，工人回答他們：这是自己用废鋼废鉄，經過七昼夜的苦战，制造出来的两部“土”車床。老农們听了敬佩地說：“真不愧为工人老大哥！”

在幸福院里，十六个老年人在享受着晚年的幸福。一边听着留声机里的歌声，一边吃着鮮果、糕点和丰盛的飯菜。他們激动地說：靠了共产党和毛主席的福，办了人民公社，过着

象天堂一样的生活了。

从办社的第一天起，社員們看到了公社带来的好处，情緒就更加高涨。在鼓乐声中，各个工区的代表都爭相上台表决心：坚决搞好生产，办好人民公社，答謝毛主席的恩情。因为大家通过学习都知道了：人民公社所以比高級社更加优越，是因为能够更高速度地发展工农业生产，而只有高速度发展了工农业生产，幸福生活才有可靠的物质基础。天黑的时候，三工区的二百多个社員拿出了三十多担竹竿和大批繩子，把十五亩倒伏的稻扶起並搭好了架子。石桥头的社員說：“为了千斤稻，一定要把稻搀好。”第二天清早，二工区五百多个社員冒着大雨到田头，繼續检查和搀扶雨后倒伏的水稻。

她被孩子們吸引住了

东亭人民公社八工区中心幼兒園教養員蔣惠琴同志，是一个初中毕业生，今年二十岁。虽然年輕，幼兒教育工作却搞得很好，是最近社里选出来的优秀教養員。她对教養員的工作已經产生了感情，常常高兴的說：“我被活泼可爱的孩子吸引住了，我已下了决心，准备做一辈子的教養員了。”

事情說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怎么简单了。蔣惠琴同志对教養員工作也不是一开始就有这样的决心的。她在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的二年中，曾有一段时间在无锡市学“机綉”和“理发”，还是在去年冬天，动员回乡生产的，当时她想不通，認為在农村“沒有出息”。“沒有前途”，生活又比城里“吃苦”，因此虽然回到家里，但还是留恋着城市、只是勉强地安頓下来，参加生产也不积极，总想等待机会，再到城市里去“找出路”。

五八年九月上旬，建办了人民公社，她們工区里也办了幼兒園。工区干部对她說：“惠琴，你在我們工区里做教養員好不好？”她听了这话很不高兴，想道：“叫我領孩子可真不高兴，自己还有孩子脾气，怎么担当得住这个任务呢？再說和許多小孩子在一起有什么出息。”可是不好意思拒絕，便說了声“好，搞搞再說”。

她接受了这个任务来到幼兒園，終日和許多孩子在一起，

对带孩子摸不着門路，自己还是姑娘，学着做大人的样子，很不习惯；另外孩子們对新环境不习惯而經常哭鬧，騙乖了这个，那个又吵起来了，一天到晚忙得要命。家長們对这情况很有意见，一些搖头派还在背后說风涼話。“年紀輕輕，倒会带孩子。”这时，她痛苦极了，本来就不想干这“沒出息的事”，于是几次三番向工区干部辭职不干，干部几次和她談話，告訴她：“幼儿园工作是整个公社工作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沒有人領孩子，这些孩子要媽媽領，那么妇女怎能走出家庭去生产呢？现在孩子交托給你，孩子的媽媽可以安心生产，並且孩子交給你不单是看管，更重要的是要你教育他們，这件工作是很重要的，任何平凡的劳动，只要对社会有貢獻，都是光荣的，有出息的。工作才开头总是有困难的，但相信你能克服的，好好干吧，惠琴同志。”許多話她觉得很对，她反复想想：“任何平凡的劳动只要对社会主义有貢獻，都是光荣的，有出息的。这句话在書上她也学过，老师也講过。”不觉臉一紅，她就不想离开工作了。

不多时工区办全托，要将全工区所有孩子集中在一个地方，这时問題又来了。家長不肯把孩子拿出来，有的不放心孩子住在园里。由于他初步認識到教育工作的重要性，于是决心搞个样儿，她和另外几个教養員研究，会后就把自己园內92个孩子的幼儿园先办了出來，做出个样子，过了几天又召开家長會議，組織现场参观，同时分头到各村去宣传，这样打消了家長顧慮，都乐意把棉被拿出来讓孩子住在园內。蔣惠琴这时多高兴啊，她和其他几个教養員說：“倒底办出来了。”但

是在开始几天，还有不少家长到深夜要赶到园里来看看孩子睡得好不好，暖不暖。她和几个教养员向家长保证做到：公社、工区、家长、孩子、本人六满意。家长们就渐渐地放心了。入托儿童也由原来的26人增加到182人，不少家长反映说：“幼儿园真正好，照顾孩子真周到，吃好管好睡得好，比在家里还要好。”另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吴才兴看到幼儿园办得好，写了表扬的大字报：“毛主席领导真正好，领导我们把公社来办好，公社还有幼儿园，个个孩子教养好。”这给予蒋惠琴极大的鼓舞，她想群众这样关心他们的工作，幼儿园一定能办得更好的。于是对如何教养好孩子有了信心。

家长放心了，孩子增多了，但是新的问题又产生了。这么多的孩子，怎么让他们生活得好呢，怎样把他们教育好呢？她和其他教养员进行了研究，孩子晚上有小便的习惯，他们就把小便次数相同的孩子住在一块，这样便于保育员领他们拉尿。孩子们吃的食物也多样化，他们掌握了孩子喜戴“高帽子”，喜欢唱唱跳跳的特点，因此经常给他们讲故事，表扬好孩子，讲给他们听怎样爱清洁，同时又做了许多玩具，洋娃娃啦、马啦、花篮、花灯啦，许多孩子玩得非常快乐，会唱会跳，个个健壮活泼，对人很有礼貌，不论什么人去参观，孩子们会“阿姨叔叔叫个不停。孩子们只要一會兒看不见她就会围着问：“阿姨啥地方去的”，孩子们见了她就象见了妈妈一样亲热，惠琴抱起这个吻吻，抱起那个亲亲，觉得可爱极了，她深深地爱上了这羣活泼可爱的孩子。

沒几天，她出席了市县保育工作跃进大会，听到市委書

記甘霖同志在報告中說：“保育工作是培養共產主義接班人的工作，是崇高的事業。今年我國在各項建設事業上都取得了偉大的成績，這是由於許多平凡的勞動積累起來的，其中也包括保育工作在內。“她感到驕傲，由於自己帶好了孩子，媽媽們安心投入了生產，促進了生產大躍進。特別是甘霖同志提到毛主席對保育員說的話：“你們辛苦了，謝謝你們，你們的工作很重要，好好工作吧！”劉少奇同志對托兒所的指示：“管孩子比管拖拉機和抽水機還重要。”這些話更使她感動，她想到黨和人民把這樣重要的工作交給保育員，她感到光榮，也覺得慚愧，過去認為這是“沒有出息”的工作。

現在她多麼喜愛自己的工作呀！她為自己能為祖國培養共產主義接班人而感到幸福，由於她充分的認識到幼兒工作的重要性，深深地熱愛上了這個工作，因而她回來後工作更積極了。她說：要不辜負黨和人民的希望，決心做一輩子教養員，為祖國培養出健壯的共產主義幼苗。”所以她天天動腦筋想辦法，因而幼兒園環境布置得更美了，孩子們生活得更好了，孩子們一個都不願意回家，有時他們的媽媽來叫也不願意回去，並告訴媽媽：“阿姨好。”媽媽們非常感動。不久，這個幼兒園被評為模範幼兒園，得到了公社的獎勵。蔣惠琴激動的說：“我們決不驕傲，要繼續努力，不辜負黨和人民的委託，為共產主義培養接班人。”

下岸食堂

在新塘桥东北方横着一条小河，河水淙淙向南流着。在小河的一旁有一座小村庄，庄前一排蒼翠的竹林，庄后有一排碧綠的树木，长得又高又大。在这碧藍的深处就是下岸村庄。

下岸村上的食堂是远近聞名的。人們只要提起下岸食堂，总是眉开眼笑的。但在沒办食堂之前，这里村上的人們思想顧慮是很多的。“办食堂吃大鍋飯不“自由”，人来客去怎么办？“生了病也沒什么好吃的。”老年人怕吃得慢后只好吃剩下来的菜飯等。

食堂办起来了，炊事員是陆瑞珍等五个人，陆瑞珍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婆婆，她年紀虽老，但做起活来却比年輕人还有劲。对工作也非常認真負責。她知道人們的思想顧慮以后，便一面向人們解释，一面就与工区書記商量决定先搞好食堂的各項工作如：組織管理、蔬菜供給等，以实际行动来消除人們的思想顧慮。

食堂人員日夜辛勤地劳动着，开动腦筋，多找窍门，不到一个月時間，食堂大大的变了样，人們对食堂的看法和以前不同了。食堂里不但小菜多，味道好，而且每天的一粥一飯，硬軟干稀，讓大家任意挑选。老年人吃的飯是軟軟的，吃的菜既有

味又煮得烂，使老年人个个吃得称心如意。有个老伯伯说：“我在听到要办食堂时，真愁我俚吃不到好饭菜，想不到食堂里的人比家里儿女还要好，每顿替我俚添饭添菜。”食堂人员对田里做活的人，照顾得也很周到。饭烧得又硬又香，菜炒得青青的，真合青年人的胃口。他们常常高兴地说：“食堂里负责人好比是我们的亲娘，他们能知道我们爱吃什么样的饭菜。我俚过去愁到食堂里来吃不饱的想法是多余的。吃得舒舒服服的，做起活来劲头也十足。”

对学生却是另一种方法。她们说：“学校里放学较晚，另烧一锅饭才能使他们吃得又饱又暖。”由于照顾得好，学生的缺课、迟到现象也就逐渐少了；照顾病人更是无微不至，象张巧珍的儿子生病刚好，她恐怕吃不好会影响儿子的健康，结果却出于她的意料之外，食堂人员经常来问她，你的儿子要吃些什么？你尽管说好了，生病后得吃点好东西补补才好。于是每天总要烧一些较好的菜来给她儿子吃。使她儿子病后的身体比过去更白更胖了。

这一系列的事例教育了下岸村上的人们，现在此地的人们都一致认为生活在公社里比生活在家里还要温暖，舒服。村里人也主动来帮助食堂做事，妇女们抢着来扫地抹桌，小伙子们抢着来挑水，在全村人的帮助下食堂办得更好了。清洁卫生工作同样搞得很好。

还有使人们奇怪的是：大多数食堂每天基本上都是吃的萝卜、青菜，而下岸食堂却天天三菜一汤。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主要是食堂负责人能开动脑筋，使一样东西烧成儿

样不同味道的小菜来。如一样青菜就可以烧成三种小菜。老菜叶烧豆腐或萝卜，菜心炒了吃，菜梗又可以卤来吃，社里的青菜、萝卜吃不了就卖了，买些鱼、黄豆芽、豆腐等回来，调调口味。

~~下岸食堂不但伙食搞得很好，而且食堂副业搞得也不差。~~
自从食堂成立以后，炊事员就抽出空余时间下田种蔬菜，前后共种蔬菜六亩多。到现在为止，除一天三顿吃的菜和卤了七十担咸菜以外，还卖了各种蔬菜有3000多斤，总收入有200多元左右。把卖来的钱添置食堂里的用具。从成立食堂到现在，没有向群众拿一分钱。反而还买了十只小猪，饲料等一切费用都由食堂里负责的。今年还计划要养鸡养鸭，保证在一年后要让社员每星期至少吃到二次荤菜，来增加大家的营养。

计划用粮更加好，余下粮食既不保存也不浪费，全部上交给国家，他们所以会做得这样好，关键是在党的领导下，走了群众路线，吸取了群众意见。如吃粥吃饭根据需要：假如明天活儿较轻，那食堂负责人就征求大家的意见：“明天吃粥是否同意”？所以难得吃顿粥，社员也是高高兴兴的。同时注意不烧焦饭与烧生饭，不使饭粒随地乱抛，剩粥剩饭适当处理。所以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间，每天每人照斤两算，到月底还上交粮食百余斤。

当你们问起为什么这个食堂办得这样好呢？食堂负责人陆瑞珍一定会详细地告诉你：“办了食堂以后，我们看到村上的妇女都能和田里安心生产，还有我俚听到毛主席提出了要

讓农民做到三好“——吃好、睡好、休息好”以后。现在我俚食堂人員就有把“吃好”这一点做好的責任。假如农民吃得不好，就会影响到他們身体健康，影响生产。我俚保証要讓农民吃得高高兴兴地下地生产。”公社党委对他們也很关心，經常来詢問和鼓勵食堂工作大員，叫他們想尽一切办法搞好食堂。陆瑞珍說：“想起过去做佣人时，一天做到晚，但过的日子却与牛馬一样。”她說：“现在全靠共产党来了，使我俚穷人都翻了身，现在吃飯又不要錢，这真是做梦也沒做到的好日子，为了要答謝毛主席和共产党，就想一心一意的搞好食堂工作，来表达我俚的心意。”

下岸食堂的确办得很好，是东亭公社食堂的一面紅旗。来到食堂参观的人，曾写下很多大字报来表扬它，其中有一张这样歌頌下岸食堂的好处的：

“下岸食堂真正好，
老人小孩照顧到，
想办法穿門找，
社員生产干劲高。”

她笑了

五工区有个妇女叫张祥凤，二十多岁，长得身材高大，有着一身坚实的肌肉，黑黝黝的脸上閃耀着紅潤潤的光輝，一看就能知道这是个女劳动能手。事实上也是这样，她现在是妇女生产队的副队长，社里的劳动模范。

大家談起她时，总是这样說：“这个女人真行，不亚于男子。但假使沒有公社的話，大概一辈子也只好被家务拖住了”。

她自己也說：“公社真是她的大救星，使我又变年輕了。”

是的，是公社給她帶回了青春的活力，是劳动又給她帶來了幸福和欢笑。

张祥凤出身在一个中农家庭里，从小就跟着她爸爸下田干活，到十六岁时她不仅庄稼活件件能；而且由于常期的劳动，使她具有了強健的体格，也养成了她勤俭活泼和直爽的性格。人家都叫她“三快”姑娘——嘴快、手快和脚快。

十九岁那年她和同村的一个沉默忠厚的小伙子，陈正宝結了婚。开始时俩人同耕同劳动相互体贴、帮助，日子过得挺滿意。人家也都称讚她們是一对好夫妻。这时，她虽已結婚，但还是象姑娘一样，說說笑笑跳跳蹦蹦，正宝虽然不大习惯这样，但也觉得沒有有什么不好，总是用微笑来回答她的嬉吵。

几年过去了，祥凤已生了三个孩子，但她还是不愿意等在家里，往往给孩子们吃了奶，就往婆婆手里一放，拿着铁耙走了，连她婆婆喊她回家也不顾。田里回来后，双手又不停地料理家务；一忽儿给孩子洗尿布，一忽儿又在洗衣服补衣服了。所以每天总要忙到深夜，她的精力象是用不完似的，还是一天到晚乐呵呵的，弄得有条有理，孩子也弄得干净利落，婆婆见她这样勤俭，自己再忙些也不说什么话了。丈夫也很满意，村里人也称她是个会治家的女人。

可是她的婆婆不幸在五七年的春天逝世了。这样一家五口的洗衣烧饭就都落在她一人身上。照她这样情况是不可能再下田干活了，可是这对一个习惯于劳动的女人来说，是一种折磨。所以，在一开始尽管遭到丈夫的反对，别人的劝阻，她还是摸黑起来烧饭，然后又淘好米，弄好午饭菜，吃了午饭还要哄睡了两个男孩，喂饱了小女孩，等她睡了，就拿了农具，蹑手蹑脚溜到田里去了。不过在劳动时她是心挂两头的，牵挂孩子也牵挂着家务。每到午饭前，总要早一些赶回家做午饭。午后人家休息，她就洗衣服。慢慢地她的笑声少了，脸上的红晕变淡了。

有一天上午，她回家烧午饭，一进门只见床上的孩子已滚到地上，声音也哭得嘶哑了。她赶上一步把孩子抱了起来，禁不住扑簌簌地掉下泪来。可是孩子呻吟得更厉害了，原来孩子的手臂跌伤了。丈夫一回来看到这种情况，就发了火，骂她不心疼孩子，祥凤委屈地顶了几句话，夫妻俩就这样吵了起来，这是他们结婚以来的第一次口角。最后正宝斩钉截铁

地对她說：“从今天起，不許你下田，替我好好照顧孩子。”

在婆婆生病和死后，化了不少錢拉下了一些債。所以她家的生活开始变得困难了。现在又加上祥凤不能再出勤，生活就更艰苦了。虽然社里一再照顧她家，但是日子总过得沒有以前那样好了。正宝也变得更沉默了。

对祥凤來說，生活困难还是小事，最使她苦恼的是再也不能在田里施展她的身手了。她再也不能和姑娘們在一起說笑了。就好象一只自由飞翔的鳥儿被关入了籠子一样。笑容从她脸上消失了，那銀鈴般的笑声也听不见了，活泼的眼睛也就呆滯起来了，她一天到晚不是围着鍋台轉就是从家里走到河边，又从河边走回家里。

每天早晨，她老是倚在門上用羡慕的目光目送着她們出工时的背影直到她們下田干活了，她才惆悵地回轉身来，有时还要洒落几滴眼淚。她常常想，这一輩子大概再也不能下田干活了。她又回忆起自己做姑娘和刚結婚的时候，回忆起婆婆还活着的时候，这些美好的日子是多么使她留恋啊！有时她就这样想着想着，忘掉了手里的工作。有时她甚至打罵自己的孩子，一不高兴就动手打他們。可是过后她又懊悔起来，含着眼淚抱着他們，亲着他們。

这一年，祥凤的心里一直是悶悶不乐的。脸上也显得憔悴了。一年的日子有三四年那么长，事实上她也老了不少。

人民公社成立了！

食堂、托儿所和幼儿园如雨后的春笋一样办起来了。

张祥凤高兴得簡直有些不相信了，她做梦也沒有想到还会

有这样的一天。她在那幼、托成立的第一天，一大早就爬起来，把孩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然后把两个大的送往幼儿园，两个小的送进了托儿所。自己换上了劳动衣服，含着激动的泪水，拿起了铁耙又回到她梦想过多少回的土地上劳动了。和姑娘们在一起热烈而愉快地干起来了。

现在她劳动回来，再也不要摸冷灶头了，和男人一样走进食堂吃着那香喷喷的饭和热腾腾的菜，她真是心花怒放了。在每天晚上她将那四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接回来，看着他们苹果似的脸，她和正宝俩人都发出了爽朗的笑声。这笑声吹走了他俩心头的烦恼，这笑声象春天的阳光，满屋生辉。正宝也变得话多起来了。

她的出勤，使村上原来不下田的妇女感到惊奇和惭愧，便都自动地纷纷下田了。使该村妇女出勤率由60%迅速上升到90%，自从她摆脱了家务，告别了苦恼后，脸上又闪起了青春的光辉。劳动时也更卖力了，由于不再要一心挂两头，所以活也干得更好了。在秋收深翻中，她和男人一样，每天都达到了五分的定额。在秋种结束后社里把她评为了劳动模范，又光荣地担任了妇女生产队的副队长。

她常这样告诉别人：“我走进食堂，走下田里，接回孩子。都要想公社对我的好处。毛主席体贴我们。他老人家知道我的难处，现在我苦吃到头了，今后我只想在生产上如何多出点力来报答毛主席的恩情。”说到这里，她总是眉飞色舞，从心底里发出了笑声。这笑声是多么无忧无虑，是多么年青！

吃飯不要錢以後

喜在眉間甜在心头

东亭人民公社实行吃飯不要錢的这一天是举社欢騰的一天，庄上、田头，人們都在談論着这种神話般的幸福生活，到处洋溢着一片欢乐的笑声。

六大队有四个社員——倪文潮、倪福民、倪杏根和倪正和。前三个是聋子，后一个是哑子，生理上的缺陷使他們今天不能促膝暢談和縱声欢笑。但却不能阻止他們表达对党和毛主席的崇高敬意和今天能过这种幸福生活的欢乐心情。他們用无声的語言——手势在暢談，他們的臉上堆滿了欢笑。倪文潮首先乐呵呵地拍拍倪正和的肩膀，做了一陣手势，倪正和知道文潮問他今天吃了几碗飯，他就把一只伸着四个手指的手高兴地送到文潮面前。文潮正想再說什么，旁边的福民看到了，走过来伸出三个指头，在文潮面前直搖。三个人在一起話多了，談起来格外热烈了。拿着鉄耙准备下田去的杏根看见他們三人談得有劲，也就插了进去。在解放前，这个一贯愁吃愁穿的貧农，今天他臉上的愁容早消失到九霄云外去了，他知道三位同伴的談話內容后，連忙放下鉄耙，双手拍拍飽飽的肚子，然后把右手举起来，豎起一个大拇指……。从他那简单的动作中，不仅是他們三个同伴，就是局外人看见了，也完全可

以清楚地理解其中复杂和激动的心情，他是在說：“今天人人有飯吃，人人吃得飽，多亏共产党和毛主席……”說完，杏根拿起鐵耙，指指田頭，就走了。他們三個同伴也立即緊緊跟上。在田頭，他們的鐵耙舉得更高，壟得更深。

公社給沈阿狗帶來了幸福

七工區有個社員叫沈阿狗，他一家四口人，他的妻子是個啞巴，兩個孩子都還小，他自己又患有小腸氣毛病，因為缺乏勞動力一日三餐非常艱難。解放前一家的生活是靠他上几双鞋子來維持的，因為他的手藝不太好，所以生意很清淡，生活毫無保障，每天沈阿狗挑了担子到外面去做生意，有的人家可憐他就給他几碗冷粥冷飯吃，可是家裡的妻兒還餓着肚子呢！他們立在門口，盼望阿狗能賺點錢回來，可以到街上去換些糧食回來吃吃。有時候能弄些錢回來，但多數是空着兩手回來的。於是他們只好煮鍋菜湯。象喝茶似的喝了几碗就算了。日子長了，人瘦得皮包骨頭，借錢又借不到，妻子埋怨他不能想法子，阿狗的憂愁與煩惱正無處發洩，妻子這樣一鬧，他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向着老婆孩子來出氣了，動勿動就打他們，夫妻間經常吵架。一到冬天，那就更難受了，肚子餓不要說，身上凍得青一塊紫一塊，白天穿着不能遮體的棉衣在太陽底下發抖，晚上几个人就鑽在一條破得象“脂油渣”似的被窩里。飢寒交迫，过着牛馬都不如的生活。

解放后，沈阿狗得救了，生活一天好似一天，可是因為勞力弱，所以虽有政府照顧，每年的口糧還是不足，今天實行了

吃飯不要錢以後，他們再也不用為吃發愁了，並且社里還發救濟費給他們。他們把救濟費買了一床新被子，吃得飽睡得暖。現在再也聽不見他家吵架的聲音了。

阿狗的勞力雖不強，但做起活來却很起勁，現在他替社里養牛，做工作很負責任，對牛特別愛護，有空時還幫食堂挑挑水。他時常激動地對人說：“我們所以有這樣的好日子，都是共產黨，毛主席給我的呀！我一定要好好的工作，來報答他們的恩情……”。想想過去，比比現在沈阿狗經常流下感激的眼淚。

多年的願望盼到了，全心全意搞生產

公社實行糧食供給制，吃飯不要錢，我長着耳朵也沒聽說過。如今在共產黨毛主席的領導下，居然實行了，這真是連做梦也沒想到的事。

記得在解放前，我在地主家做長工，家里沒有一斤糧，天天吃一頓愁一頓。解放後黨領導我們組織了互助組、農業合作社，生活不斷的改善，但一家大小六口，只有我一個勞動力，不能做足全部的口糧，每年從二三月起，就要借錢買米，生產也不安心，我常常想：要是能留足全家一年的口糧，吃飯不愁，那定能更好地生產。成立公社後，我多年的願望實現了。社里自從十月十六日起實行糧食供給制、吃飯不要錢，我高興得話都說不出來，全家都說：“這真是進了天堂了，”想想從前受地主的剝削，受偽鄉長、偽保長的欺壓，你餓死了，他們也不來管，如今吃飯不要錢，這是共產黨毛主席給我們帶來的好處，我們全家決定要把全部力氣用在生產上，不管什麼時候，什麼工

作，那怕上山打猛虎，下海擒龙，只要是社里做的事情，我一定做好。

忘我劳动的白衣战士

深夜，东亭镇的四周一片漆黑，只有天空中的星星在无力地眨着眼睛，街道上的路灯也是黯淡若失。偶而可以听到附近村庄里低沉断续的犬吠声，挂在墙上的壁钟，时针正指在23.40分上，人们早已进入梦境了。但是，东亭人民公社医院里的全体医务工作人员，却还在手术室里紧张的工作着。

手术室里，灯光闪亮，手术台上躺着一个年约五十开外的老汉。他就是八工区社员陈福春，今年五十八岁，还是在三十多岁时就患上了疝气症，由于生活困难，一直没有钱医治，因此病根已很深了，最近又剧烈的发作起来，整天坐立不安。公社医院接受了党委的指示，在为他动手术。

公社医院从去年12月开始施行开刀手术，至今已经有25起了。过去，农村医疗机构从未有过这样的设备，事实上也是无力办到的，现在有了人民公社，办起了医院，才能有这种良好的设备，为病人造福。

手术室里的七、八个医师，正在紧张忙碌地做着准备工作。工具台上的器材早已消过毒了，三个主、助医师都已穿上了在高压消毒器内消过毒的工作服，戴上了胶皮手套；另外几位医师则在忙着替病人进行体温、心胸、脉搏等检查，手术即将开始了。

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手术正式开始。这时手术室里寂应静无声，只能听到各人的“吸呼吸呼”的呼吸声和钳子的切察声，七、八对眼睛炯炯地注视在病人的裂口上，主、助医师由于两手忙碌的原故，呼吸格外急促，但他们却很镇静，工作有条不紊的一点不乱。约摸经过一个半小时，就已结束了全部手术，已经在陈福春肚内作怪了20多年的疝气被治好了。这时，医师面露笑容，手术室里有了讲话声，显得活跃起来了。陈福春从昏迷中醒来，激动地说：“同志，你俚辛苦了，深更半夜为我忙碌，真对不起；我的这个已经受累了20多年的怪毛病，要是没有人民公社，办起了医院，是没有办法治好的了。”

医师同志们满意地说：“陈老伯，这算不了什么辛苦，我们的任务就是为病者服务！只要把大家的病治好，搞好生产，就是再辛苦点也高兴的！”

一场与病魔的激战，胜利地结束了，大家刚睡到床上，还没有合上眼睛，远处已传来了报晓的鸡啼声。翌晨，白衣战士又在门诊室内为病人诊病了。

陈家庄的今昔

一条丁字形的小河穿过陈家庄，清晨，微风把河中的蘆葦吹得颯颯作响，黃雀在天空中、蘆葦里叫着，飞着，互相追逐着，一条条的漁船似箭一样地滑过水面，漁民們划着舢板，高声地唱着漁歌，这一天的生活开始了。他們互相打招呼，撒下了漁网。黃昏，月亮掛在天空中，又好象沉在水底里，河水“啪啪啪”地打着河岸。隱藏在綠林里的陈家庄亮起了点点的灯火，农妇守在灯旁，等待丈夫捕魚归来。陈家庄的人們不仅是种田的能手，同时又是捕魚狩猎的行家，因此这里真称得上“魚米之乡”了。

人們一定会想，生长在这里的人一定过着幸福美好的生活。可是在解放前，陈家庄却是一个穷庄，全村四十戶人家，除了陈凤山等三家富农之外，其余三十七戶都是被債、稅、涝、旱迫得喘不过气来，鷄叫做到鬼叫，鬼叫做到鷄叫，終日到河中捕魚，到林中、蘆葦里去捕捉黃雀，还只能勉强度个温飽。沒有肥料，田种得七荒八熟，有时候捕不到魚，猎不到雀，生活就成了問題，連薄粥也喝不上。这里的人終年过着有早餐沒夜頓的悲慘生活，有的人家因生活实在过不下去，就带着孩子到外地去乞討，有的全家离开了陈家庄，到別处去謀生度日。所以周圍的人們常說：“有女莫嫁陈家庄。”村上的农民还流

传着这样的歌谣：

清早捉到夜黄昏，
天空捉到水底里，
费尽力气流尽汗，
夜饭烧不满一汤罐。

解放后，陈家庄的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分得了土地，摆脱了苦难和贫困。合作化后，这里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了。过年过节真热闹，大人小孩穿上了新衣裳，有说有笑的。一九五六年他们和附近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为了消灭水涝，他们在零下二度和风雪展开了苦战。全体男女社员，每天清早五时就上工，晚上六时才收工，经过两个月的苦战，终于筑成了几十年来人们一直盼望的长达十里的“环城圩岸”。确保了生产丰收。

一九五八年公社化后，领导上帮助他们成立捕捞队、田间专业管理队，并办起了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和敬老院。使妇女劳动力获得了彻底的解放，尤其是实现吃饭不要钱后，大家的信心更强，干劲更足了。这个村庄一九五八年水稻单产就有八百斤，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一倍以上，陈家庄人们为丰收而尽情地歌唱着。

在捕捞方面，他们积极准备发展养鱼事业。在一九五八年冬天决定，要把北大河里的蘆塘开垦成鱼池。这里本来是片荒蘆塘，是黄雀和蜈蚣的大本营，现在把它开成鱼池，真是一举两得：养了鱼能增加社里的收入，同时收割下来的蘆葦加工以后，编成蘆蓆卖出去，又增加了社里的收入；但更重要的是，

这样一来可把黄雀和螟虫的老家彻底消灭。可使水、虫等灾害彻底消灭。经过全体社员的日夜苦干，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鱼池开好了，大家认为要给鱼池起一个有意义的名字，有个老农提出：“过去敌人清乡最疯狂的时候，而这里却是地下工作同志活动最可靠的地区，从这里把革命的种子散布到很远的地方，在这里也考验和锻炼了很多同志，因此我认为把开成的鱼池命名“红色鱼池”。从此“红色鱼池”在东亭公社诞生了。

养鱼收入很大。单五八年一年的收入就有四万多元，大大地增加了公社收入，加上政府又大力帮助修造鱼船，增添鱼网，发展捕捞生产，因此社员的生活也大大地提高了。象社员王阿福家中有六口人，解放前只有二亩多田，为了全家的生活，只有到地主家当长工，受尽剥削和折磨，结果还是养不活一家人。入了公社，不但吃饭不要钱，到年底还领到工资四十多元，当王阿福领到工资时，当场感动得流下眼泪，他说：“公社就是我的亲爹娘。”在过春节时，全家大小都穿上了新衣裳。另一个社员包和宝，父子两人，解放前一分土地也没有，入了公社后，父亲下田做工，儿子进工厂，生活有了显著的提高。他说：“要是没有共产党，我偌父子两人那会有这样的好生活过。”最近他称了一下体重，比公社以前增加了三十斤，他感动地说：“在过去我只有年年瘦下去，那里谈得上胖起来。公社成立了，我专心在田里工作，回家也不愁长愁短，我的心也宽畅了，所以也胖了。”其他社员也说：“过去和现在是无法比了。过去是有女决不嫁给陈家庄，而现在呢？姑娘找对象都找到陈家庄来了，这都是共产党的领导好啊！”的确，现在的

陈家庄和过去的陈家庄显然不同了。

当太阳下山的时候，社員們攬着鋤頭，踏着輕快的步子，愉快地回到家里。他們嘴里哼着山歌，走向食堂，吃着香甜的飯菜，听着广播里传来悅耳的歌声。晚飯后他們又在一起学习、讀报、講革命故事，有时愉快地唱着山歌，歌唱他們一天好似一天的幸福生活。

白手起家办起“三土厂”

“三土厂”是生产土水泥、土化肥、土农藥的联合工厂。它是东亭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办起来的。

自从党中央提出了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并举的方针以后，东亭乡党委决定要办一个肥料厂来满足当地农业生产的需要。六月下旬，县委派了一位刘同志带领了五个工人来到东亭公社，並在新塘桥立即开始动工兴建“三土厂”。

这五位工人都是商业部門轉来的，最初他們热情非常高，可是来到厂里一看，心里却冷了半截。

这里那有厂的影子呀，只有四間年久失修的破旧磨房，中間有一个大院子，后面是农业社的养猪场。磨房里四面牆壁倒坍，地上长满了青苔和杂草，院子里更是杂草丛生，还堆着一堆猪窝灰和一堆堆的瓦砾，真是臭气难聞。蒼蠅在上面直打轉轉，无数的蛆虫也在蠕动着。的确“万事起头难”，在沒有資金、原料、技术的情况下，要办起一个工厂，看来是很困难的。因此，有些人洩气了，認為名字到很好听！“肥料厂”，想不到还是这样的“好”地方！想想还是去站柜台吧！有人就这样逃跑了，有些人領導上准备派到这里来，聞到风声也不願来了。……总之有些人对这个工厂的前途是有疑虑的。东亭公社党委知道了这个情况后，就决定先要安定工人的情緒，統一工人

的思想。一天晚上，公社工业负责人高书记召开了一次全体工人大会，他在会上对某些错误思想进行了分析批判，还强调指出这个厂在农业战线上的作用，他说：“我们在农业上要获得大丰收，那就少不了我们这个厂，现在各公社都需要土化肥，但靠几个大工厂生产还是来不及的，要解决这个矛盾，各公社决定自己来办肥料厂，我们东亭公社今后的土化肥也就是要靠你们这些人。全体社员都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现在乡党委已初步决定把这个肥料厂作为目前社办工业的中心工作来搞，社党委尽量支持你们，我希望全体工人同志要拿出革命干劲来，多开动脑筋想办法来克服种种困难，我相信，在座的同志一定有这样的决心与信心。同志们，大家看吧！一年后的今天我们这个厂是什么样子呢？我说不但有了电灯、电话、工具齐全，而且我们这个工厂一定会建造得象花园一样，同时我们的产品不但能供给本社使用，一定要供给全县全省去使用……。”他的话还没说完，一个青年工人站起来大声说：

“高书记说得很对，党委任务交代得很清楚，希望我早日生产化肥，支援农业。我想只要依靠群众，发挥群众的干劲和智慧，一定能白手起家办工厂，党和人民一定会全力支持。问题在于自己是否肯干，大家说对吗？”工人們的劲給鼓起来了，大家一致回答：“说得对，我們明天就立即动手。”

思想统一了，每个人都認識到“怕吃苦，沒前途”的逃跑思想的可恥！所以干起活来都非常起劲，自己主动做泥水匠、木匠，要啥大家供应啥，仅仅化了三天时间，就把厂房弄好了，同时工人們也認識到了只有把厂办好，才能使生活、劳动条件，

得到改善。大家明确了：路是人走出来的，奇迹是人干出来的，困难虽如一座大山挡在他们面前，但他们有勇气搬掉它。

工作开始了，他们先从粪便中提炼出氨和硫酸，然后再合成硫酸铵。为此，他们先借了两只锅，两付粪桶和一只试制硫酸铵的柴油桶，摸索着开始生产。

这时，虽然是秋天，但人们热得难受，再加上工作时要闻到那炒大便、熬小便的臭味，使人恶心得欲呕，工作是艰苦的，但全体工人并不因此而退缩，他们认识到厂对国家的建设所起的作用，以及农民对他们的迫切希望。第一次因粪便中含铵的量不多，所以效果不大，加上用了大量燃料、人力，很不合算，最后还是干脆停工了。

“第一炮就没有打响，洩气不干吗？不，一定要干，党交给我们的任务一定要完成。”这是目前摆在他们面前的新问题，后经党委研究，根据报上的材料介绍，结合厂的具体情况，决定先生产氮、磷、钾三要素肥料。

随着生产的开始，困难也一个跟一个地出现了。钱没有，原材料没有，怎么办呢？这时党和群众又向他们伸出了支援的手，政府贷了一笔款子给他们，国营商店供给他们原料材料，工人的工资由原单位企业发（这时厂内还没有收入），这时工人们看到厂虽小，确很受人爱护，信心更坚定了，劳动热情更高了。他们看到蚌壳粉难弄碎，就想出了用石滚来压，但效力还很低，加上人手又少，不能满足工厂的需要。这时国营商店又开来了支援大队，六十多个人开夜工敲蚌壳粉，一直敲到次日两点钟，工人们敲的敲，筛的筛，一直到天亮，还留下粗

的，社党委就和碾米厂接洽拿到机器上去轧，解决了困难。

起先因无经验，制成的三要素肥料很潮湿，他们就把它放到太阳底下去晒，结果晒得象石头一样，为了要将它敲碎，工人们就在烈日的照射下，日夜换班敲着，皮肤起了泡，脱了几层皮，脚底也烫红了，但大家从没有叫一声苦。

这时，工人也渐渐增多起来了，厂房天天在造，工人情绪安定下来了，“以厂为家”的风气形成了。见到厂里的每一发展，那怕是买一只小小的螺丝钉，砌一间屋都从心底里感到高兴。上次装了电话和广播，工人们象自己添了一个儿子一样高兴。明确到这个厂大有可为，意志更坚定了，干劲更足了。

现在，该厂已有职工九十六人，厂房四十一间，设备基本齐全，粉碎机隆隆地响着。生产出的土水泥，已运销到无锡、上海等地，制成的土农药、土化肥也运销到公社各生产大队，当各队社员看到自己公社里生产的肥料和农药时，心里都是乐滋滋的，有个老农说得好：“我活到六十多，还第一次看到农村办工厂，说老实话，当我听到说要在新塘桥开什么厂时，想想真是暗地里好笑。但是想不到两个月还没有满，不但办起了厂，并且已经生产出了产品——化肥和农药，现在还送到各队来，这真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的，哈哈！毛主席真英明，他想的办法真巧妙”。

蚕桑大队

三月里来暖洋洋，
养蚕姑娘心舒畅。
肩背竹筐手摘桑，
摘了一筐又一筐。
蚕儿喂得白胖胖，
结出茧子白又大。
支援国家工业化，
人民生活乐无疆。

……歌声在桑田的上空回盪着。

在一片綠蔭蔭的桑田里，一羣蚕桑大队的队员愉快地歌唱着，一双双灵活的手忙碌地摘着桑叶。

“梅珍！你看我们的桑叶长得多茂盛呀！”小凤高兴地說道。

“是呀。要沒有党的领导，要沒大伙儿努力，那有这样的
好桑叶摘哟！”梅珍也高兴地回答。

李大媽听了就接着說：“对！要沒大伙儿在党的领导下
努力，我們的蚕桑大队也早垮了。”

是的，回想到她們蚕桑队初成立时的困难，和她們的勞
力，倒有一段故事可講呢，

一九五五年八月，她們的蠶桑隊成立了。當時社里派了梅珍擔任蠶桑隊的隊長，參加蠶桑隊的有二十七人，都是女的。初成立時隊里要啥沒啥，社里除了劃給他們一百三十畝桑田和一所養豬場外，別的什麼也沒有，而田又是那麼貧瘠，都是些河沙樣的黃土和磚頭瓦片，田里的桑樹長得稀稀落落的，又矮又小，最高的桑樹也只有齊腰那麼高。當時人們說：“桑田如牛場，桑梗如細香。”她們的蠶室原是養豬場，倒塌敗落的，四面透風，屋頂還有一個個的窟窿，下雨時，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外面不下，里面還滴嗒。屋內又潮又濕，地上牆壁上長滿了綠茵茵的青泥苔，人一走進去就有一股撲鼻的臭氣。當時她們沒有辦法，只好把屋稍加整理後在那里住下了。可是沒到半个月，倒有幾個隊員由於吃不來苦退出了她們的蠶桑隊。

留下來的隊員，除李大媽年紀較大外，其餘的都是些年輕的姑娘，這當中要算梅珍最大些了，她們都叫她大姐；頂小的是小鳳，只有十七歲，剛從初中畢業，她認識到參加農業生產也是光榮偉大的事業，所以就留在家裡參加了農業勞動。李大媽咱，已是六十多歲的人了，她十五、六歲開始養蠶，到現在從來沒有一年間斷過，她非常喜歡養蠶，所以她留下來沒走。說實在話這許多年輕的姑娘正希望她不走，因為她的養蠶經驗挺多，而這些姑娘沒有什麼經驗。留下來的這些隊員個個都是闖將，無論困難怎麼大也吓不倒她們。特別是梅珍，社長一再的對她說：“現在社里困難，不能夠滿足你們的要求，要自己想辦法克服，蠶桑隊要堅持下去。”她想到自己是一個共產黨員，決不能向困難低頭。她做各種事情時，都是以身

作則，把難的重的活兒留給自己，並且她還經常鼓勵隊員去克服困難。

一天晚上，梅珍和其他隊員圍在一起熱烈地討論“如何办好她們的蠶桑隊？如何养好蚕。”李大媽說：“我們要养好蚕，就先得把桑田弄好。”大家一听都說“对”。有个隊員說：“那我們要壘肥料呀！”接着隊員們紛紛地說：我們去向政府貸款，先买点肥料！”“不行！我們要自己想办法，不能光依靠政府。”梅珍听了高兴地說：“对！我們要自己想办法。”那么想什么办法呢？經過大家的討論，一致認為用罾河泥，削草皮等办法来解决。

她們把那办法告訴了社里，社里立即給了她們一只小船，这下她們高兴得不得了，都要搶着去罾。有一些老年人笑她們，都認為是件怪事，說：“我生了耳朵第一次听說過。”有些人还笑她們說：“女人罾河泥准要翻船。”有些人还說她們：“瞎子点灯，女人罾的河泥是不肥的。”可是這些話她們只当聋子放炮，沒听见。但是到底她們从来沒有罾过河泥，不懂罾河泥的技术，所以罾一船河泥要花很多的工夫，而且罾得很慢，小伙子們一天可罾十五六船，她們一天只好罾五、六船。虽然这样，她們决不灰心，更不示弱。有个隊員說：“他們也是人，我們也是人，他們罾多少，我們也一定罾多少。”大家听了連声說：“对”。于是，她們一面自己摸索着罾，一面去看小伙子們罾，看他們怎样起网，怎样落网。不几天她們罾河泥的技术也提高了，每天也能罾到十一、二船。

清晨，隊員們踏着露水，唱着歌，有的搖着船去罾河泥，有

的扛着鋤頭去削草皮。晨風吹來，掠過人們愉快的笑臉。“梅姐，你看這河泥多黑呀！哼！簡直比豆餅還肥。”“我們的桑田施上這一次肥，明年桑葉一定長得又肥又大。”梅珍也高興地說。那邊岸上傳來了“嚓嚓嚓”的聲音，梅珍抬頭一看，噢！原來是李大媽們在削草皮，便打趣地說：“大媽！你的老骨頭來勁啦！”“嗯！要我們的桑樹吃得好，長得好嘛！”她一本正經地說着。說得大家都笑了起來。在歌聲和笑聲中，一船船河泥，一担担草皮不斷的往回運。

她們每天這樣愉快地勞動着，不知經過了多少個白天和黑夜，也不知付出了多少勞動的代價，終於在這一百三十畝桑田里，鋪上了一層厚厚的河泥和草皮。

有一次，小鳳提出要嫁接桑樹，說什麼是初中里學到的，說要把胡桑的桑芽接在花桑上。為了這件事，小鳳還和李大媽爭執過，李大媽說：“什麼假接真接的，還不是白化工夫！我就不相信那一套。”小鳳說：“那是科學的方法，會使花桑變成胡桑的。”兩個人你說你的理，我說我的理，沒有個結果。後來還是梅珍說了一句：“去做做試試看，大家才拿了小刀跟小鳳去嫁接。李大媽跟小鳳鬧了，一個人就在一旁做生活，可是她已過慣了與她們在一起又說又笑的生活，一個人單獨做時覺得怪冷清的，做了一會她也拿着一把刀跟她們一起嫁接去了。

果然小鳳提出的嫁接有道理，以前那些小枝小條的花桑，後來都變成了高大的胡桑。連李大媽也常說：“小鳳的辦法真好，我的老經驗也不及她。”

轉眼間養蠶的季節到了，第一年她們養了三十二張蠶種。頭年養蠶，困難也特別多，缺這又缺那，蠶籠蠶架也缺得很多，幼蠶時要給它保溫，照理要個溫室，象這樣的困難她們碰到了很多，可是這些困難一點也沒有吓倒她們，她們想了辦法，沒有溫室，她們就用土塊在屋里弄一個小房間，中間生只火爐，周圍用自己睡的被子圍起來保溫。缺少蠶具，就用毛竹、木條自己來做。把幾根木條釘釘，中間攤張蘆蓆就成了蠶籠。

後來，她們賣掉了幾熟茧子後，替社里積累了好多資金，條件也就慢慢地好起來了。於是請幾個人用毛竹做成了一架架的蠶架，用山籠代替了她們土制的蠶籠，以後慢慢地越變越好。

現在，你看她們在那裡採桑，桑樹多高呀！小風採桑還要墊張高凳吶！”如今人們是這樣的夸她們的桑田了：“桑田如樹林，桑梗如竹子。”你看，北面那一排黑色的瓦房，那就是她們的養蠶室。那裡不但有溫室和育種室，而且還有病蠶研究室……。隊員現在已有四五十人了。過去有些看不起她們蠶桑隊的人，現在一提起蠶桑大隊四個字，那些人准會翹起大拇指來稱讚她們。

今年春天，她們在黨的領導下，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提高了產量，平均每張蠶種收了七十五斤蠶茧，受到了省蠶桑管理委員會的獎勵，在蠶桑戰綫上她們大大地邁進了一大步。

在錫北运河工地上

在錫北运河工地上，八工区摆下了擂台，在他們的工地上插上了擂旗，迎风盪颺着。六工区的全体社員非常羨慕，决定和八工区来一次紅旗友誼竞赛。

呼呼的西北风吹得人瑟瑟发抖，寒暑表上的紅綫直往下降，在这寒冷的天气下，人們仍然干劲十足，頂风踏冻的工作着。六工区的工地上喊着：“加油呀！加油呀！”的一片鼓动声。鉄耙垒土的“嚓嚓”的声音，四輪車“依拉依拉”的声音，电綫被风吹得嗚嗚发响的声音……許多声音汇合成一支优美动听的交响曲。干着，干着，漸漸的汗珠鑽出来了，棉衣脫下来了，看来夹衣还得脫。这时，只见民兵連长倪雪根拿着把鉄鍬飞快地向工地奔来，他剛站住，便喊道：“同志們，加油啊！”好一些人围上来問他开会的情况。他一面走，一面說道：“夺取紅旗可不簡單呀！他們八工区的士气非常高漲，昨晚还开夜工的呢！他們要坚决保住自己的擂旗，並向我們提出了友誼竞赛的条件，十天之中看輸贏。”“好啊！就和他們比一比吧，他們开夜工，我們也来开夜工。”“对，比就比吧，我們把劳力重新按男女強弱来搭配一下，以便發揮每个人的干劲。”……大家你一言我一語，有的是建議怎么样提高工效，有的是說一定要夺得紅旗。連长看看大家飽滿的情緒，便說道：“同志們，

別曠了，快加油干吧，他們已趕在我們前面了……。”大家听了，說声“对！”回轉身，便猛干起来了。鉄耙飞快地起落着，一輛輛的木車好象穿梭，車子裝得又快又滿。看他們的那種勁頭，真象“下山的猛虎，出海的蛟龍。”凍得堅如鉄石的泥土，一壟一條白痕，連鉄耙都壟壞了。但它終久沒有人們的決心強，意志硬。這樣的戰鬥似乎不是在零下幾度的天氣里干活，而是象在溫暖的春天里干活一樣。

八工區那方面也不示弱，擺開了陣勢，個個奮勇，人人當先。第八天過去了，計算結果，知道比六工區差了一點。是輸是贏，決定於最後兩天了，于是就黑夜當白天的干起来了。六工區更不退讓，亦挑燈夜戰，真是“將遇良材，棋逢敵手，英雄”志保擂台，好漢想奪主位，這兩天的戰鬥情景真是緊張，熱烈。

就在这驚人心弦的場合里，出現了許多英雄和模範。六十多歲的余其生就是其中的一個，人們稱他為老黃忠，這個稱號他是受之無愧的。他個人定一條軌，推起車子來，雙腳如飛。他还和小伙子們競賽呢！有人問他說道：“老伯伯，不冷嗎？快去穿衣休息吧！”他搖了一把花白胡子說道：“冷什麼，過去我在地主家做了十多年長工，從未穿過棉衣，共產黨來了，我方有福氣穿上新棉衣。開河是為子孫造福啊，現在的生活，真是越過越有味道了，想起這些，我渾身就是勁……”許多人被他的話感動了。就憑他這股干劲，在這天創造了推上十一方的新紀錄。

六工區模範倪春生，是工地上的一面旗幟。公社化前，由一家有六口人，只有他一個人勞動，生活比較困苦。公社化

后，实行了吃饭不要钱，他再不为生活而苦恼了。他激动地对人說：“过去我时常要东借钱，西借米的，现在再也不要借了，而且吃得又饱又暖，共产党真会替穷人打算，我做梦也没想到会过到今天这样的好日子，我一定要用积极的劳动来报答党和毛主席的恩情……。”在工地上他和倪巧宝、倪耀南等十人组成了青年突击队。他跑在最前面，並喊出响亮的口号：“一定要夺得八工区的红旗！”他们这组平均工效为十二个土方，最后一天有十五个土方；超过定额（二方半）六倍，因此受到工区的表扬，倪春生並被评为工区模范。

就是这些英雄好汉們苦战了整整十天，最后六工区终于以平均工效十个土方的成績打下了八工区平均工效九方半的擂台。优胜红旗在六工区的工地上胜利的飘扬着，望着红旗，社員們都笑了。但是八工区的社員並沒有灰心，他們决心在下一个十天中大干一番，夺回红旗，当然六工区的社員是不会示弱的。于是一个新的更激烈的竞赛运动又开始了。

和 好

整社的第一阶段开始。

三工区总書記在第二生产队刚作过“整社动员报告”号召社員大鳴大放写大字报，羣众情緒甚为高涨，特别是七十七岁的顧增和老汉，心情更是不能平靜。他回到家里，坐在床沿上，边吸烟边思量：“我胡須一大把全白了，皇帝和朝代也换了好几个，可是能真正为人民办事出力的政府和干部还是解放后才看见，现在为了把公社办好，党又叫大家对生产和干部作风提意见。”他想到这里，不由得从心底里再一次感到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因此拿定了主意要貼张大字报，整整工区俞主任的作风。在他心里不由得又想起了那件在食堂里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来。

正是在秋收秋种的时候，俞主任到二道火車桥研究生产进度和解决食堂存在的一些問題，来时正好是吃午飯时光，他盛了碗飯就在一张桌旁坐下来，炊事員见到主任来吃飯，赶忙从廚房端出一碗滿滿的菜。这时刚好顧增和老汉也在吃飯，见炊事員为了討好主任端一碗滿滿的菜，就把他前几天积在心中的憤懣发泄了出来。

顧增和是一位发花須白、做事老实穩重的老人。解放后分到了土地，翻了身，虽然年紀这样大，生产上总是积极带头，

常常要与小伙子們比賽。对年輕人做活飄浮还要不留面情提出批評，他自己也說：“我是心直口快的，肚皮里放不下半句話的。”干部和青年們稍有一些不公平的事兒，就要被他斥責得面紅耳赤，但心底里还是觉得他的話是有道理的；过后还是按照他說的去做。所以他在人們心目中是一位可敬的老人。

村里办起食堂后，他见到个别炊事員打給自己家里的菜多些，粥厚些，在他眼里就是看不慣。这次炊事員又用菜去討好主任，他想趁此机会“將”他一軍。他就厉声地喊：“菜不夠，添点来！”炊事員沒理他。接連喊了几声，炊事員装作沒听见，这样一来，就嘀嘀咕咕地在主任面前說开了：“人家好多吃菜，我添点不可以？”俞主任因吃罢飯还要下田去参加生产，心很急，听了这許多噜噜苏苏的話，認為是在說他，心里老不大开心。他想原来是想来解决生产和食堂的一些問題的，而现在倒为我反而引起了新的問題。听他在唠唠叨叨一时忍耐不住，腦火了起来，放下碗筷，站起来高声地对老汉說：“你倒管起我来哩！难道我不應該吃菜嗎？你嫌菜不夠，就不吃好了！”老汉听了这話，說：“勿吃就勿吃！”气得胡須直抖动，想不到說給主任听听，反被碰上一鼻子灰。隨即把碗往台中一推，筷一丢，猛地站起来，轉身就走出了食堂。就这样，他和主任在无形中产生了隔閡。这件事老汉一直悶在心里，现在听到工区書記动员大家提意見，在他心头里回想起这件事来了。可是，当他想叫正在温习功課的孩子小明写时，又有些犹豫起来了：“写吧，怕主任受不了，反把事情弄僵，不写吧？这疙瘩又沒法解开。”經過一番思想斗争，想到了听党的話沒有錯，提意見

是帮助干部改进作风，于是叫小明照他口述的话，写了一张大字报，明天一早，老汉亲自去贴在食堂朝南的墙上。

当天晚上，俞主任到火车桥来检查鸣放情况，看到食堂里的大字报贴得琳琅满目，觉得非常高兴。看了一会，忽然在朝南墙上见到那张为“俞主任的作风”的大字报时，脸上刷的一下红到耳根，呆呆地抬起头站在那张大字报面前，脑子里象黄河水般翻腾起来。“不，难道那天的菜我不应该吃吗？”他自言自语道。他沉默着，耳旁想起了平时党的话：“应该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我们和群众是鱼水之间的关系。”主任眼前又呈现出那天“你倒管起我来哩……”的情景，悔恨之心油然而起。他想：“向他去检讨吧，是否会在群众中丢面子，失威信？今后怎样开展工作呢？”他左思右想，总觉得有些为难，最后还是带着这种矛盾的心情，走出了食堂。

第二天上午，公社党委召开“整社干部大会”，他揣着这种思想包袱，去出席了这次会议。

会上党委章书记作了鸣放第一阶段的小结报告，谈到干部作风问题时说，向群众去检讨是不会影响自己的威信；相反，错了不改，那群众才会有意见。这些话，句句都记在他心里。他的心一下子就亮堂了起来。散会后，他轻松愉快地回到了工区。

当天傍晚，俞主任特地跑到火车桥去向老汉检讨，这时社员们刚收工回来，准备吃晚饭。他一见顾增和，远远就迎上去，紧紧地握住他的双手，真挚地看看老汉，和颜悦色地说：“顾增和老伯伯，我特地来向你道歉的。那天食堂里的事，我

錯了，我保證以後一定改正，希望您還多多的提意見……。”聲調說得那麼懇切、坦率。老漢一時被他激動得說不出話來，只是更緊緊的握住了俞主任的手說：“主任，區區小事，何必這樣認真……。那天我不應該嘮嘮叨叨，不能全怪你，否則你也不會發火的。”這時小明正準備去食堂吃晚飯了，老漢一見，就喊住他說：“小明，去將那張大字報撕下來。”他倆仍然緊緊的握住手，非常激動，兩顆心緊緊連在一起了。羣眾不知什麼時候走上來的，見到這種情形也無不感動地紛紛議論着：“主任赤胆忠心的為我俚做事，就是有時火氣大些。”“只有共產黨的幹部，錯了向羣眾檢討”。“有些幹部態度生硬，也是出於好心，為的是搞好生產。”

俞主任原來打算去三庄吃晚飯，晚上要在那裡開會的。可是老漢那裡肯放他走。拉住了他的手臂說：“主任，今天一定要在這裡吃了晚飯才走，和我一起吃頓‘合歡飯’，羣眾也幫着挽留。俞主任見盛情難却，就在那裡吃了晚飯，幾個月的隔閡全消除了。現在他們回想起以前的那件事真覺得好笑。

編 后 記

东亭人民公社史是一部党领导羣众改变农村面貌的革命斗争史。这是一部用文艺的形式記述真人真事，真的斗争故事的历史。

在編写过程中，我們得到了无錫县委宣传部的领导和指示；取得了洛社师范文科毕业班十数位同学的协助，于今年一月起进行搜集材料，到三月中旬完成了全部編写工作。如果没有宣传部的领导和洛师的帮助，在两个月内要完成这项工作是不可能的。我們特在此向他們致以敬意。

这本公社史还是在三月中旬定稿的，从去年九月公社成立至今年三月，短短的几个月中，我們可以看到人民公社在羣众中的深远影响，可以看到人民公社的无比优越性。今年四月到现在，特别是經过了整社以后，它又以巨大的步伐前进了一大步。一些新人新事新气象，本应当在出版以前补充进去，但鉴于原来負責編写社史的大部分同志因工作需要調离了公社，洛师文科班的同学也均于今年暑假后分赴工作崗位，要把这些力量重新組織起来，客观上有一定困难。所以只能把这一部还不够完整的公社史先出版了，希望讀者同志多多指正，以便在以后条件許可时，把这部社史补写得完美些。

东亭人民公社史編译委员会

1959.10.

